

會文正公批牘卷四

同治五年丙寅歲，八月起，北征行轅。

安徽撫標振威營李鎮南葉稟奉札查復蒙城麥捐等情：蒙城瘠苦，實較他處為甚，而苗搶積習濡染太深，非廉潔剛正，不能挽回人心於萬一。故查圩委員，本部堂常常諄囑，總以絲毫取於民，為立信之本。麥捐等項，所得甚微，所失信者甚大。委員方嚴禁圩長不准有需索之弊，城內紳董又傳令圩長代寫捐帖，不特圩長無所適從，久之民間必疑查圩係為斂費起見，實於圩務大有關係，不得不從嚴禁革。至莠民畏罪匿營，該鎮素與苗捻為仇，諒不至容留此輩，或有無知營弁收用匪人，如稟中所言者，仰仍遵前札隨時訪查辦理。該鎮從前身經百戰，力保危城，本部堂豈忍忘其大功，而求其小過？且孫部郎并無戰功，僅能拒苗，本部堂尚為奏雪其冤。該鎮拒苗既堅，戰功尤偉，豈不知加意成全，但須革除私捐，拒絕匪人，自保令名，而後人皆愛惜而保全之也。勉之毋忽。

潘臬司鼎新稟：賊在荷曹大軍由南路退之，較有把握等情。

該軍二十三日行抵單縣，可謂迅速。張牛等酋尚盤旋於曹河之間，未即渡運，東軍業已嚴為準備，聞李統領於十九日亦至。

濟寧刻下河水較深，人心當可稍定。不知運防究竟靠得住否？該司先赴嘉祥，想與李統領熟商後，即已巡河北去，專顧運防根本，以慰東人之望。劉軍門、劉臬司等軍，日內計已抵曹單一帶，曹境三面皆水，若各軍由南路退之，使不得出，收功較易。衆議皆係如此。然今年春開，羣賊皆在水套，我軍甫將合圍，而該逆旋又西竄，特恐此次亦未能如願耳。該司一軍總以力扼運河為主，前劉襄辦來此言：『賊若萬一不幸渡運，祇好反守運西，驅之海東，以圖殲滅。』本部堂雖勉強許之，而猶諄囑其『認真防運，不可預作不幸之想。』劉襄辦當與該司道及矣。運東二千餘里，崇山峻嶺，賊若東竄，未必可以殲滅，而擾害完善之區，本部堂與閩部院暨該司李統領，皆被東人怨憾，公私有損，故願該司力主守運也。

委辦蒙城圩務桂令中行稟查獲莠民李全信等九名，訊明正法，由

墊賞錢八千，已於另摺飭知徐臺矣。近皖南劉鎮松山與宋鎮慶，極為和洽，據宋鎮言：『蒙臺昔之從賊者，邇來甚有悔心，惟因查辦甚嚴，不敢復歸蒙臺故土。若稍遊寬典，准其贖罪自新，則蒙臺思歸者多，捻黨可解散一半。』等語。該令辦理圩務，極為認真，成效已著。仰細心查察，如宋鎮之說可信，則大猛之後，濟之以寬，以後不輕誅戮，專令改過自新，亦是一法。仰會同朱令酌酌稟復。

朱牧式稟報：奉營到臨淮日期，由

撤營拔隊後，該軍應以兩營紮於北岸，一營紮於南岸，守護米倉，不可零星分駐。前此防守臨淮各軍，聲名俱好。該守宜加意整飭營規，嚴禁騷擾。軍營之有聲名，猶人之有衣服，山之有樹木，有則令人起敬，無則十分可憎。該守宜諄囑營哨弁勇，人人自愛，至囑至囑。

襄辦軍務劉臬司秉璋函報探聽搶盜竄擾情形二件：

十九、二十兩函均悉。前因賊黨分股竄擾，本部堂檄飭銘鼎樹三軍追剿任賴等逆，而令該軍會同鮑軍門劉鎮楊鎮剿辦張逆一股，業經照會在案。茲據稱：該逆已向汝州北竄，有窺伺河洛之愈。該部應即跟追西去，貴襄辦志趣堅卓，應趁勞乏艱難之時，咬定牙根，向前做去。熬過幾次，衆人自不敢輕量。書生不耐艱苦矣。

統領毅字營宋鎮慶稟：防守黃河賊蹤偷挖未遂，緣由：防河之議順賈魯河以上直守至京水鎮爲止。李撫部院來函亦係如此。本部堂深贊其策，勝於原奏之所議。正擬興工分汛，該逆又分股東竄，祇能暫緩河防，先檄銘鼎樹三軍赴山東追剿矣。其西竄之賊，檄令寇軍與劉鎮之湘軍、劉楊之淮軍跟蹤進剿。昨准李撫部院函稱亦令該軍剿辦西路，不知能會合諸軍，力保河洛否？至本部堂所部各軍，惟劉軍門係建議守河之人，潘臬司贊成其事，故責成二人。修工守河均未嘗稍有推諉。此外諸將則紛紛推諉，均願游擊，不願防河。蓋防河者，興工之時，荷銷負土，十

分辛苦，不比游擊者之半行半住，稍覺安逸。防河者，工竣之後，保守汛地，厥罪甚重，不似游擊者，易於報功，難於見過。故勇丁願行路，不願挑土，將領願做活事，不願做笨事，人情大類然也。聞該鎮樸實耐勞，向不取巧，既知守至京水鎮，可保黃河大隄永無北顧之憂，即應躬任其難，無令推諉者效尤可也。

鮑軍門超稟軍抵汝州偵探賊情由

昨接永寧縣稟，據稱：「九月廿二日，賊撲該縣。」偃師縣稟，則稱：「廿五日賊又回竄宜陽西之三鄉鎮。」現在無論賊竄何處，貴爵軍門總以力剿西路一股爲主，總以本營專人確探爲憑，各路地方官探報，不足盡信。目前賊勢東西分竄，東路任賴較弱，西路張逆較強，此人人所共知者，并非東路強而西路弱。若寇軍舍張逆而尋任賴，則外間必笑其尋弱者開仗，則寇軍之名稍損矣。貴爵軍門務宜專心西剿，不可另作比較。凡賊在豫境河南兩陽兩府陝汝兩州，均請跟蹤追剿。若賊入秦省，則不必越境勦辦。貴軍此次入豫紀律嚴明，毫不騷擾，各處困贖無不稱讚，此爲可喜。惟尙未與賊接仗，向來寇營敢戰之名，外間佩服者多，貴望者尤重。務須確探張逆所在，痛快一戰，以慰民望。若因山路崎嶇，轉運艱難，糧食不便，行走稍緩，則可改勦東股，則不可也。

委辦蒙城圩務朱令名稟復蒙邑現在情形

宋鎮之言，是否可信，本部堂前次所批，本令該令等斟酌稟復，并未據爲定論。此稟所陳，確有見地，洵爲閱歷有得之言。以後

仍須認真查辦，其有一線可原者，苦口開導，令其自新，費一番工夫，自有一番效驗。否則多殺虎狼，不爲損德，多刈狼莠，正以養苗。總不使當檢者視同商賈，出入自由，乃可有轉機。至整頓營務，亦非空言所能做到。該令如查有真係搶首，而倚仗營中爲護符者，儘可指名密稟，聽候酌辦。

提督馬德昭稟挑築壕牆，大概情形：

現在西甌之賊，去豫已遠，東甌之賊，如運防守住，回甌乃意中之事。京水鎮一帶隄牆，目前究有幾分工程，趁此無警之時，實力修築。所有牆高一丈，寬一丈，壕寬一丈，深一丈五尺。果能如式，則屹若堅城，該逆萬難飛越。查各處工程，皆與文書所限尺寸不符。惟安慶金陵前挖圍城之濠，山東今歲修運河之牆，工作與文書相符。貴軍門所分一段，若做得十分堅實，則各段皆可照樣爲之。天下事，總貴有賢者倡立好樣子也。

王道成謙稟帶隊回開河駐防，由：

該道帶兵未久，而前在費縣任內，搜除積匪，實能力邁乾萌。此次剿洗黃崖土匪，辦理迅速，仰蒙恩命，薦擢監司，益宜加倍謹慎，力求實踐。無論軍事吏事，皆從勤廉二字做起。勤則事之惰者無不舉，廉則人之汙者無不畏。刻刻以此自勵，以此教人，自有振興氣象。目前巡防雖可暫鬆，逆匪渡運之謀，狡譎百出。該道防守開河，仍須不分畛域，兼顧他處。冰凍之際，深爲可慮！不可一日忘戰也。

老湘營劉鎮松山稟懇給發欠餉，由：

該軍請給欠餉，本部堂上年十二月內批准，由湘鹽局按月提銀一萬兩，原令在於長沙就近設局，派員經理。嗣該鎮稟復局中難於分布，按月派員領解來營陸續給發。又經本部堂批准，以爲銀既有著，早遲總可領到。乃本年五月間，湘局之銀未到來，營候領勇丁，在徐至九百人之多。該鎮稟請發銀四萬五千兩，又經本部堂於每月一萬兩之外，札飭徐州糧臺，另發銀三萬兩在案。今該鎮復請於周口糧臺籌發銀三萬五千兩，不言借領，竟似又另請添發者。現在淮軍餉項，去歲僅發八關，今歲僅發九關，欠餉未補分文。而銘鼎等軍追賊勤勞，實過於湘軍，湘勇於滿餉之外，又月給舊欠一萬已極優矣。而該鎮多方設法，索取欠款，殊不可解。若謂號勇來營者多，刁難追逼，該鎮既知湘勇如此刁難，不應稟請添募四營。本部堂亦悔不應准添四營。看此情景，將來難免有唐金兩營徵休之變。不如少一營，少一營之事端。仰該鎮即行派員至中途攔截，無論行至何處，即在何處截住，多給途費銀兩，就地遣散回籍。本部堂一面咨明湖南李撫部院，如尙未起程，即在長沙遣散。本部堂自統帶老湘營以來，自開待該軍，并無刻薄之處，該鎮將此批鈔出，徧示營哨弁勇可也。

老湘營劉鎮松山稟懇仍准添設新四營，以敷勦賊，由：

新招四營，業經湖北題留漢口設防。昨已批令該鎮覈緩前往截止。將來漢口撤防，仍准赴豫省歸該鎮統領。該鎮向來辦事

頗有忠勇明決氣象，前次請銀一稟，未免太不知足，深恐流入鄙瑣一路，是以嚴批訓誡。本部堂待人常如師之待弟子，有戒飭成全之意。爾後隨事留心，總要銀錢看得輕，然後志氣振得起。如果統領毫無私蓄，各營將士無不共知共諒也。

補用道王勳稟請咨商通行修築由

湘省功名太盛，元氣發洩，漸少誠樸之風。本部堂時切隱憂，所可慮者，不獨哥老會一端也。哥老會傳染甚廣，勾結秘密，然以目前時勢而論，挺身出為戎首者，或向無人。會以此意，商之李撫部院，亦謂逐漸消弭，可無大礙。該道情殷桑梓，具有遠識。惟修築寨堡一屆，事經創始，衆情必難允從。具依山守險，此是防禦外寇之事。若本處內患，一經築寨，警猶醫者之引疾入內，會匪即可憑寨以起事，據寨以負隅。防患而適以滋患，亦非萬全之策也。候錄此稟，爾商李撫部院相機酌奪。

鮑軍門超稟探聞賊又遁回京山、天門、德安一帶，俟到襄陽後，覘賊所向，相機截擊。由

初八、初九、十一、三次來廣，均悉昨准會爵部院來函，賊於十六日竄至義堂鎮，離德安城四十餘里，必向孝感大路奔竄。此次貴軍門自行奏明先勦東股，仍未與賊一遇，朝廷必不以爲然。本部堂籌畫月餘，無兵入寨，尤覺無以對秦人。適接喬撫部院函稱：『益軍若由荆紫關入秦，轉恐逼賊愈西。』等語。十一日已改檄老湘營劉鎮由潭關入秦，該鎮十四接信，十六拔營，年內計必入

關，極爲迅速。西路有此接兵，已可慰秦中之望。貴軍門仍當勦辦東股，能將任賴痛勦數次，庶幾上可以對聖主，下可以免物議。一切進兵之機，宜就近與會爵部院隨時熟商。本部堂與李爵大臣均不遙制。惟擒匪狡猾異常，我軍追勦宜速，進隊卻宜穩，仍須步步顧定後路，防其抄襲。今年六月，老湘營在上蔡等處大戰，開貴軍門會派人往看，想已得其大概矣。至探報尤爲要緊，最難確實。貴軍九月十六日自南陽拔營，若徑赴魯山，儘可攔截張逆，不令入陝。乃因探報之誤，繞至裕州，失此機會。昨初十日，至平林，若趕緊進兵，十二三日或可見賊接仗。乃因探報之誤，十一日折回襄陽，又失機會。以後務須多發探馬，到處探問，慎無輕聽人言也。

婁鎮雲慶稟山湘起程赴直由

直隸綠營兵制，現經劉督部堂實力整頓。初奏分立六軍，擬派貴鎮總統古北口一軍，嗣又添設二軍，正定即居其一。不知總統有無更動。貴鎮久歷戎行，戰功迭著，赴任後，振刷精神，勉圖報稱，正可爲劉督部堂指臂之助。綠營廢弛已久，練兵較之練勇，其難數倍。然挽回積習，總從勤廉二字做起。勤，則事之情者無不舉；廉，則人之汙者無不畏。盡一分心力，見一分功效。守定憲軍善戰之法，而又紀律森嚴，秋毫無犯，則聲名大起矣。

同治六年丁卯歲正月，北征行轅

潘臬司鼎新稟正副等五營分守長溝，到防日期，由該軍移守長溝至濟寧一帶，河防鞏固，至以爲慰。任賴等股

久授鄂中，又由雲夢折而西竄。廿一日，樹軍迎勳於德安之王家灣地方，張鎮追賊過猛，力戰陣亡，傷膝痛惜。秦軍亦於十八日大敗，幾於全數覆潰。賊氛大熾，不特西事棘手，即東股正無了期。本部堂到徐以後，擬練一支可靠馬隊，備李爵大臣前敵更換之用。該司志在滅賊，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或有良謀，可以制勝。

樹字前營劉克仁等稟統領張鎮捐軀救援未及，會請參辦。

張鎮身先士卒，力戰捐軀，聞之曷深痛惜！該統領前在江南剿賊，迭著戰功。上年隨同北征，馳驅齊皖豫鄂四省，見其樸厚果毅，言不妄發。仁愛士卒，百姓出於至誠。方冀仔肩大任，戡定中原，不意追剿過猛，遽隕將星。賊饑日長，尤深悲憤。該營官等救援不力，雖由賊勢過重，亦屬咎無可辭。一切戰狀，想李爵大臣會同部院先後詳細入告，本部堂亦當專案具奏，慰逝者於九原。張鎮靈柩回廬，不知應從何處登舟。汝寧至三河尖，可通舟楫否？若來周口，恐迂道太遠，至樹字全軍隊伍，應由營務處劉鎮帶赴周口駐紮，聽候李爵大臣調度。本部堂已有函商之矣。

王道勳稟湘鄉縣治亟宜創造城垣等情：

該道留心時事，為保護桑梓之計，意識頗為深遠。惟修築築堡，事屬難行，已於前稟中詳晰批示。至創造城垣一事，工程浩大，計算經費至少須十萬餘金，談何容易。各營累捐之後，亦不宜派令再捐。即捐亦屬無幾。凡築城非定進城，輒平放實，砌斷難堅固。

湘河瑪瑙石雖多，祇可為填塞城基之用，萬不足以成城牆。若欲藉此以省經費，殊非經久之道。湘鄉本無城池，相安已久，忽欲辦此數百年未有之事，本部堂不盡以為然。同治元年，開會議於安慶，建立貢院，業已買地平基，購木釐，開輓，費錢三萬餘矣。以其為向來所無，恐風水不利，卒未敢主張辦成。今本邑正盛之際，不知修城是否有礙風水，本部堂亦不敢主張也。惟願同縣士大夫，常留儉樸之氣，不務奢，不取巧，刻刻戒懼，修省以迓天庥，所謂久遠之圖，或即在此。若僅恃築城浚池，則十年以來，有城而遭慘劫者多矣，未必竟能安如磐石也。該道讀書明理，望與同邑有識之士熟籌之。

鮑軍門趨函牘一件：

前次貴爵軍門自行奏明，先剿東股，輾轉延誤，總未與賊一遇，已不免為人所笑。此次於東股奔竄未定之時，忽又奏明入陝日期，殊不可解。本部堂於十一月十九、十二月初三兩次寄信貴爵軍門，一則再三叮囑，十分謹慎，不可乾說一句，一則說明侯抵秦境後，如行路幾日，開仗幾次，儘可自行具奏，斷不可以空言入奏，徒令朝廷生厭。等因言之極詳，何以全不理會。未至秦境，又急於發報。任賴凶饑極盛，尚未出鄂境之際，會督部院不候准信，於十七日咨請貴軍入秦，本嫌太速。貴爵軍門又不候准信，遽行入秦。現在賊蹤蔓延，鄂境騷軍又不能西行。終年未做一事，而奏報忽東忽西，自相矛盾，宜外間紛紛議竄軍難與共事也。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張鎮樹勳賊力戰捐軀并現在賊由京口竄向白口一路等情

張鎮忠誠篤厚治軍愛民衆論翕然此次追勦過猛邊爾捐軀實爲痛惜李傅大臣已奏請優卹賜諡本部堂亦當附奏一爲表彰慰逝者於九泉周家口士民紛紛營齋營奠擬補請在該處建祠以妥忠魂貴軍二十三四日接仗後該逆仍竄白口一帶頃接餽傳軍門來函賊蹤於初二二日已至王家集距樊城僅六十里登軍即可出隊迎剿貴軍門如能會合夾擊當可得一二好仗也

同治六年丁卯歲正月十八起徐州行轅

統領老湘營劉鎮松山一統領和厚營李鎮祥和稟張鎮修受傷殞命并戰仗情形

來廣已悉貴軍初至西安正值賊氛極熾之時初六日馬部賊大股猛撲七八次我軍奮勇禦戰以遠道馳援之客軍當凶鋒方張之劇寇再接再厲已獲勝戰而張編修竟以力戰殉節聞之大慟前年本部堂初招淮北勇丁實欲逐漸擴充於淮湘兩軍之外另開生面張編修能耐勞苦文員中實無其匹而性情之誠懇志趣之超邁學識之深邃操守之廉潔均能卓然自立方冀養成利器共濟時艱不意千里赴援一戰而死浩然長往齎志無窮貴鎮少此臂手軍勢愈孤本部堂相離甚遠尤不放心務宜慎之又慎切不可猛浪輕進賊在西安附近則宜傍城立營保護省城賊

向西南不可孤軍進追或致疏失賊至同朝一帶則宜傍渭水河水立營與晉軍常通聲氣但能自立於不敗之地總可徐徐圖功

賊情由

統領老湘營劉鎮松山一統領和厚營李鎮祥和稟探報

十八日發去一批計將接到該逆前破秦軍氣餒方張驟爲貴軍所敗積其凶憤以求一逞貴鎮偵知賊情絕不懼懼具見膽識過人惟臨陣之際務須穩而又穩伴敗不可猛追孤軍不宜深入恐其勾合同黨彼衆我寡或致疏失在西安則宜靠省城以爲根本在同朝則宜傍河水渭水以晉軍之礮船爲根本先立於不敗之地然後急戰緩戰其權在我則勝算可操矣

蔣道凝學稟陳甘省各營艱窘情形

甘省久經荒亂雜糧石值百餘金兵民交困卽賊勢亦復難支該道激厲飢軍馳驅險阻搗穴擒渠可嘉可敬楊部堂兩載危疆竭忠盡智可謂獨爲其難本部堂應允每月由江南協甘餉三萬兩許之甚堅後以一萬分撥寧夏解督轅者僅二萬兩已覺抱愧自去歲七月因高郵河決釐金大減每月協甘并不滿二萬雖本部

堂駐紮齊豫二省，不便再管江南的事，然夫此大信，實覺無以對揚督部堂。茲本部堂仍回本任，已於十五日抵徐州，十九接印視事。向來協甘月餉三萬兩，仍札飭江寧布政司如數撥解。雖未必有濟於甘，亦聊以踐夙諾耳。

樹字副管張鎮樹屏稟，隨同押隊送張統領靈柩至周口。

該鎮之兄右江張鎮忠，樸勇毅，戰必身先。前此保衛桑梓，攻克蕪常，屢立功勳。此次以寡擊衆，血戰捐軀，實深傷悼。除由李爵大臣詳奏優卹外，本部堂當再具疏表章，慰逝者於九泉，周口士民紛紛營齋營奠，泣頌遺愛，蓋至誠所感也。本部堂薄具賻金挽幛，交王萬劍帶至樹營，仰懇香薦告靈前，聊著軫情之懷耳。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尹濠河接仗情形，并請暫爲休息。

十五日之戰，以誤聽後路驚傳，分隊回顧，爲賊所乘。蓋撥隊旋行之際，賊匪見之，疑爲潰奔，卽士卒見之，亦疑爲失利。未必人人知爲抽隊回救後路也。唐鎮誠驍勇，失此良將，於大局實有關係。深堪悼惜。惟銘軍立營以後，從未挫切。得此小挫，亦足生將弁之敬慎，而窮軍事之變態。無折肱不成良醫，無垂翅亦不成名將也。貴軍馳驅太久，此番必須休息整頓。想李爵大臣已詳示矣。

襄辦軍務劉臬司秉璋呈請賞假調攝，由前據該司稟抵信陽，力疾從事，當以貴襄辦志趣操行，學識

精力，均可補救時艱，幸無因病退謝，遽萌誓刀而藏之念。批答在案。茲據呈請假調攝，并准李爵大臣咨會，批答有奚忍藉病脫逃之語。公則中原寇亂日深，卽江淮亦難安居。私則患難相從，日久豈急時不相贊助，誠哉其不可逃脫也。

同治六年丁卯歲四月起，金陵督轅。

五河鹽釐卡賀承憲若稟，違查張編修錫鏞身後各事，送一經理由。

張編修家中情形，聞之倍增感愴。該承代爲籌畫，無微不至。洵屬不負死友，足敦薄俗。移家五河之說，本非經久善策。惟鐵壁旣無，一可以依恃之人，不得不權目前之急。依倚該承，移居五河，尙可朝夕照料。仰於葬事辦妥後，卽令其全家移徙。統由該承一手經理。擬仿照右江張鎮之例，飭糧臺給卹，助銀二千兩，由五河鹽卡撥給。由徐州糧臺作核收放外。本部堂賻銀二百兩，由內銀錢所寄交該承經收。此二千二百金者，專供張氏孤兒寡婦度日之需，不准他人侵挪分文。此外，張編修在營尙有營務處，及營官之薪水，又有公費，公長夫等銀，應由該承稟商徐道李臬司，嚴飭經手委員葉榮，逐一算出，共餘若干。又陝西及沿途從金若干，張編修原有之房產田畝，價值若干，由該承函之李臬司，滾貢生通盤籌畫，葬費及各用款若干，分給胞姪若干，留與孤兒寡婦者若干，一一具稟，批定存案。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連日追賊獲勝，由

貴軍門整頓隊伍，士心益奮，此次剿敗大股，已屬得機得勢。曰：口為該逆久戀之地，局勢太寬，萬難合圍。惟有各軍更番互戰，步步穩進，我之銳氣常新，賊之凶饑或可漸減。聞老湘營在秦，每戰皆用方陣，刀矛鎗礮，抵禦良久，賊偽退一二次，皆不遑追。迨真退之後，尾追亦不敢亂隊。其殺賊之多，則在攻破賊巢時，認真搜剿，弁勇所說如此，不知果否。銘軍勇丁銳氣與湘軍等，而貴軍門謀略則又過之，應否參用湘軍近法，希精思而酌行之。

易守佩紳稟湖南援勸貴東各情形，擬籌變通辦理，由：

該守行抵銅仁，體察情形，為湘黔兩省亟籌變通之法。地勢軍情，瞭如指掌，所論苗教之長，客兵之短，亦多精當之論。惟所籌變通之法，欲以湖南之餉資成貴東之官，收用貴東之民，則言之甚易，行之甚難。湘省援黔之兆，李周三軍業已深入黔境，今欲改令回貴東六府，各籌戰守，非一二年，難期有成。此局未成之前，湘軍遠撤，則匪勢亦將蔓延，湘軍不撤，則餉項無從另籌。一難也。鎮遠等六府，地有廣狹，費有盈虧，是該守意在收撫戰守也。鑿三事，然收撫則非痛剿後，無從下手；戰守則選將極難，屯鑿則其名最美，而其實則雖有巨款，尚難奏效。前年李爵大臣於常州辦理招鑿費錢二十萬串，究鮮實效。該守所稱六十萬金，無論湘省難籌此款，即使有之，恐用以整理鎮遠一府，尚未必確有功效。若分給六府，少者月僅數千金，三事必一無所成。二難也。辦事總以得人為主，案中所謂六府各得有體有用之知府，而又不計名

位之升降，本部堂閱歷十餘年，目中尚未見有此等人。得一已足，戡亂安得同時六人之多三難也。劉撫部院於該守素有國器之目，前經過金陵時，本部堂與之論及，該府必思所以盡其才。現已到湘履任，與該府熟商對省之事，本部堂因多難艱險，故於視事太易者，必為諄諄勸誡，示之以難，告之以誠。該守不必因斯言而遽自退沮，亦不可忽視斯批而輕議更張也。

統領老湘營劉鎮松山一統領和厚營李鎮祥和稟進勦

擒逆情形

昨接陳臬司來信，言貴軍初三日之戰，秦中稱為未有之奇功。可見衆論允孚，聲望大起。凡享大名者，無不從堅忍艱苦而成。上年貴軍援秦，本係獨為其難，現在戰事似已站穩，而賊勢尚未大衰。此次緊追五日，逆蹤望風先遁，軍士勞苦疲乏，可敬可念。賊之趨向無定，我軍與之縱橫角逐，自亦隨時變化，無從預定。惟七顧河防，常通緝路，則貴軍之第一要務，刻刻不可或忘。至囑：

潘藩司鼎新稟擒逆賊過運河州軍馳赴東路援勦，由：

此次逆蹤東窺，剿疾異常，千里滾騰，三年辛苦，一旦前功盡棄。水涸固由天心憐忽，亦關人事，可歎可憂。目前防勦之法，局面大變，想李爵大臣不日東來，必已另有調度。至反守四岸之說，本部堂亦經熟思及之。運東幅員甚寬，該逆隨地擄掠，若非大受懲創，斷不肯即時回竄。況運隄太長，防兵甚少，去年東岸之功，鯨費經營，始能成此規模。今東岸既不能守，西岸又豈可靠。淮軍勁旅，

不能不赴東府追勦。此外防河之兵無多，齊省清淮之防兵，未必可恃。官兵辦成西陲，非數月不可。此數月中賊之變態難測，正恐飽掠而歸，又將橫陞西竄。守而不固，逆緣更長，似反不如不守之爲愈也。本部堂因去秋守沙賈兩河無成，又多一番顧慮。故姑參一說，其成謀則必須取決於李爵大臣，免致築室道謀，紛紛不定耳。

統領老湘營劉軍門松山——統領和厚營李鎮祥和稟連日進勦擒逆情形

此股逆匪疊經貴軍門痛加勦洗，回逆回折老巢，擒逆之勢更孤。昨接陳臬司來信，極言貴軍門接仗之穩，赴機之速，治軍之嚴，待人之和，卓然有名將氣象。公論如此，聞之欣慰。目前賊勢亂竄，已有滅賊之機。然看此局面，警猶築河隄者，將次合龍，刻刻以走掃爲慮。惟願穩慎圖功，步步願定後路，時時謹戒驕矜，庶終有成功也。

統領老湘營劉軍門松山——統領和厚營李鎮祥和稟連日進勦擒逆及進駐渭北安頓一切情形

擒逆馬匹甚多，竄走必疾。且以屢次挫敗之餘，尙存三萬餘衆，必係百戰悍寇。貴軍裹糧追擊，總須刻刻防其狡謀，步步願定後路。勇丁追勦數月，積疲多病，勢所必然。務須格外體卹，病者憫其行役之勞，健者保其常新之氣。自貴軍入秦後，每戰必捷，本部堂深以爲喜。而軍士追勦太苦，恐爲該逆所乘，又深以爲憂。願貴

軍門時體此意也。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分守膠萊河困賊情形

擒逆盤繞福山等處，貴軍馳抵膠萊河防，會合諸軍，分段設守，目前已可遏賊西趨。此後守運之師，移來更替，貴軍門深入追擊，力任其難。惟於久勞之後，又值酷暑之際，山路崎嶇，民情狡猾，種種艱苦情形，殊深焦念。凡事爲之愈難，則得之愈喜。此次膠萊守局，貴軍門首創此議，朝廷主之，衆論聽之，畿輔及齊豫皖鄂各省之師，亦皆踴躍用命。氣機甚屬湊泊，或者天時人事，竟有滅賊之機，亦不負貴軍門一番苦心也。

江南提督李軍門朝斌呈復姓歸宗鈔函呈請核奪山

來贖具悉。貴軍門於始生之際，卽爲李氏撫養，艱難鞠育，至於成立。王氏本生父母，已隔絕不相聞問。事隔四十三年，直至今歲始有呈請歸宗之議，來贖具稟。茲又披閱所鈔李氏族叔傳誠等家信，其中所引典故大半本於晉賀喬妻于氏表文，未必十分中禮。所述從前情事，稱王氏恩誼已斷，尙非過當之論。本部堂考核古禮，無與此案恰相融合者。惟在古來名臣，如吳之朱然，本姓施氏，周邈本姓左氏，魏之陳矯，本姓劉氏，宋之葉夢鼎，本姓陳氏，卽當代名族如嘉興錢文端公之先，本姓何氏，合肥李爵大臣之先，本姓許氏，其後皆未歸宗，必有權衡於至當者，乃不爲世所譏。本朝言禮之書，惟秦文恭、蕙田之五禮通考最博且精。其所引金史張詩一案，詩本李氏子，育於張氏，閱三十年始知，初議歸宗，

終以張氏無子，遂仍其舊。秦公稱張詩為孝。今貴軍門王氏，本生之父母，倘有衆兄弟承祀，而李氏撫養之父母，別無主後，正與張詩之事相類。禮度禮意，貴軍門應為李氏後，不必歸宗，毫無疑義。惟於李氏別為一宗於王氏不通婚姻，一以報鞠養之深恩，一以明族屬之大義，本部堂當奏明立案，以為貴軍門家業之緣起。至王氏二老，以垂暮之年，目親貴軍門身躋通顯，追念前事，羨而兼悔，自屬常情。禮不忘其所自生，貴軍門天性純摯，必宜曲盡敬養之禮，恩義周至，斯兩全之道也。

老湘營劉軍門松山稟擬率隊進勦各情，由：

貴軍勇丁患病太多，本部堂批令擇地駐紮，覓資休息。茲聞來贛，知病勇分別安頓，擬趁賊勢已衰之際，仍即率隊進勦，具微忠勇奮發，不避艱苦。古來大有為之人，每於艱險之時，堅忍支撐得住，可做出非常事業。貴軍門獨當一面，氣不稍餒，即是滅賊之機也。

馬鎮德領稟，由周口拔營，行抵台庄三里之黃林庄等情。勦捻自以馬隊為最利，口外買馬到營，尙需時日。該鎮現統四營，能歸洽一氣，否近時將領官階多相等夷，難以分位相統屬。惟恃一片忠勇之心，隨危則居人之先，虛公之度，有利則居人之後。或者以德望為同輩所推服，則所統屬可成一大支精騎。本部堂於馬隊一事，未能辦成，至今以為憾事。該鎮熟習騎射，能於馬隊勦賊之法，實力講求，庶可為本部堂彌縫闕憾，實有厚望。處軍有唐

提督仁廉譚提督勝達，即日當至徐州等處，亦望該鎮苦心與之聯絡也。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追勦捻逆獲勝情形：

十四日一戰，足以略寒賊膽。目下賊蹤游弋，然宿桃境內，貴軍與之追逐，諒必又有戰事。如各軍能更番互戰，使賊不得休息，則軍事當有起色。昨李爵大臣鈔來貴軍門信稱，能於軍事棘手之際，神暇氣旺，具徵識力過人。惟秋後賊無所掠，不大打自散等語，猶未免視事太易。所望以銳氣辦賊，以小心慮事。古來才人有成，有不成，所爭每在疏密二字，幸細參之。

潘藩司鼎新稟，連日勦捻獲勝情形：

此股捻逆經貴軍與盛軍連日兜擊，疊次獲勝，當可稍挫賊鋒。惟所稱「馬匹更多，迥非去年可比」等語，聞之殊深焦慮。該逆自去歲以來，總未大受懲創。我軍游擊之師，既因守兵日多，而勦兵愈少，又因奔走日疲，而銳氣彌減。該司銳志滅賊，當此種種棘手之際，惟有加意忍耐，格外約束，與李爵大臣分憂分辱，第一求濬去擾民之名，蓋名望漸壞，則處處皆行不動，不得不諄諄為該司切告也。

盛字營周鎮盛波稟，在阿湖鎮擊賊獲勝，由：

此股捻逆經貴軍與鼎軍連日兜擊，迭次獲勝，據潘藩司具報大略相同。惟士卒辛勞，糧食為艱，殊深系念。軍事棘手之際，輿論之責望尤甚。聞淮軍近日聲名頗遜於前人，言雖不足盡信，而

爲統領者，尤須刻刻儆懼。李爵大臣忍辱負重，焦勞日甚，該鎮爲患難與共之人，必須仰體大帥憂勞之意，去一己之虛憍，戒勇丁之騷擾，軍中聲名不壞，終有滅賊之期也。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連日追賊獲勝，由

貴軍門自灘上拔隊，十六日於安邱大獲勝仗，將賴逆一股殲除殆盡。二十四日，復追至賴橋，斬擒益多。巨酋任柱以計斃，謀勇兼施，勳勞卓著。擒中去此悍寇，與昔年粵匪中去一四眼狗情勢相同，曷勝欣慰。惟捻匪昔年既燬而復熾，屢衰而忽旺，未可遽存輕視此寇之心。仰更穩慎追勦，以竟全功。李爵大臣忍辱含詬，已逾數月，今當積憤少舒之際，尤望諸軍無忘臥薪之況也。

委統燧陵等營，雲慶、雲陵營辦理情形，請示由

軍中發餉，全在統領一片公心，營哨弁勇無不佩服體諒。此營中第一好氣象。蓋統領之要錢不要錢，可以欺他人，萬不能欺營哨各官也。貴鎮新定發餉章程，待勇丁如子弟，既爲之節制，平日用度，又爲之預留出營川資，但須經理得人，日久自然相信。前此敬字營張編修所統靈靈勇，亦係先發少半，後再找領。因立法不善，用人不當，竟至鬧事。該鎮此次立法之善，在於每勇夫各給摺一本，若各營管餉之人，俱十分可靠，則勇夫雖始覺不便，繼而信之，終且感之矣。俟兩月以後，將勇夫之信服與否，再行稟聞。

雲副五營已抵黃安，稍以爲慰。營規整肅，以發餉公平，統領

雲副五營已抵黃安，稍以爲慰。營規整肅，以發餉公平，統領

會文正公批牘 卷四

廉潔爲根本。該鎮來見時，本部堂諄諄再三，嗣後批發來牘，亦時時提及，不嫌煩複。本月初間，該鎮稟稱八箇月清發六箇月口糧等語。本部堂以爲該鎮實心辦事，但恐辦理不得法，故批令兩月以後，勇夫是否信服，再行稟聞。乃詳加訪察，該鎮辦理此事，除發食米外，僅發小菜錢，并未令每勇每夫各發京摺，亦未出告示。營務處及營官，俱未商量，勇丁因此逃去二百餘名，軍心無不怨恨。此應嚴查者一也。該鎮於八營，每營提十八名，共一百四十四名，熊韓兩營務處，各占四十二名，該鎮占六十名。各營官從而效尤，以致合營無公長夫，凡起軍裝、米糧等事，即派各營之勇，勇心極怨。此應嚴查者一也。營官哨官皆接家眷，先在船上，近又接至黃安城內外各哨官，扣每勇銀若干，作坐船費，甚至燧陵副左營唱戲取樂，該鎮親至往觀，毫無顧忌。此應嚴查者一也。以上各節，本部堂查訪確鑿，均非傳聞過當之詞。不意該鎮沾染惡習，如此之甚。本部堂一面派員再行密查，一面仰該鎮逐條明白稟復，專弁坐輪船送來，守候批示。一面將僅發半餉八箇月，清結六箇月之章，立即更改。果能翻然改悔，力除積習，本部堂尚可爲該鎮保全聲名，另籌整頓之法。即欲多請銀兩，亦可勉強批准。倘再飾詞強辯，欺瞞上司，必行嚴參治罪。且勇怨已深，軍心可畏，若不及早挽回，聯絡士卒，恐該鎮將受不測之禍。稟之。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會合唐仁廉勦賊大獲勝仗，由

此股逆捻，貴軍門日夜追勦，足無停趾，解散擒斬，不可數計。

三年積憤，爲之一舒！昨又調婁軍東來，替防運河，騰出盛軍，傳軍合力兜勦，諸將并心壹志，當可遂收聚殲之效，貴軍門首建倒防運河之策，或者有志竟成，努力爲之，慎勿稍萌矜氣也。

潘藩司鼎新稟勦賊獲勝，由

昨准李爵大臣來函，廿九日，銘勦等軍在壽光一戰，殲賊無算，已有殄滅之象。三年來縱橫馳逐，直至今日，漸有歸宿，實惟銘營及該司之功居多。軍事成敗，雖非意料所及，然真能苦心經營，在天必驟憐而玉成之，現在餘孽無多，惟盼各軍搜絕根株，俾東蘇各民苦盡甘回，中原亦得安枕矣。

婁鎮雲慶稟奉批嚴查各節，遵即更改，請示，由

詳閱來稟，於本部堂嚴查各節，據實承認，尙屬不欺，惟所稱發十月分餉銀，每勇二兩，各營勇夫無怨恨之詞，而謂另生異議者，悉出自逃勇，此語殊不可信。當該鎮傳此令時，並未與營務處商定，未與各營官商定，未發京摺，未出告示，此本部堂再三確詢而得者，何必強辨，提公夫以充公用之說，所云催解巡查等員，當在金陵定章時，何以不稟，厥後添用委員，無款可給，何以不稟，此亦強辨之顯者。現在既知悔過，如果能立時更改，各營之親兵長夫，果能飭歸本營，本部堂不復深究，船價及委員薪水，有初定章程所無者，并准該鎮開報，飭臺添發。至所稱各營飭將家眷送歸，并未剋扣船費，起軍裝運米糧，概用長夫等節，本部堂再當勦訪密查，以證該鎮所言之虛實。此次姑免參辦，會參將紀籌前來稟

見，堅不肯說。本部堂再三嚴詰，始肯細稟。此後該營縱無人員前來金陵，本部堂亦必別有耳目訪詢之法，無謂隱情不能常常洞察，無謂寬典可以常常倖邀也。營營戰守，本屬可靠，惟積習太深，利心太重，該鎮與鄧鎮若能極力整頓，日後勦名尙未可量，若再隨波逐流，如前此之所爲，則斷不寬貸矣。勉之，勉之！

同治七年戊辰歲五月起，金陵督轅

吳提督長慶稟，拔隊抵德州，并報賊情，由

此股逆捻現經各軍四面圍勦，其勢已窮，固當加意防其衝突。而該軍扼紮德州東北之柘鎮等處，兵民相聞，浮言易生，尤宜嚴束勇丁，力戒騷擾，是爲至要。淮軍屢立大功，而直隸山東商民及京城士大夫間多不滿於淮軍之詞，其故全在紀律不嚴，與民相仇。雖他軍所犯之案，而惡名亦歸於淮軍。本部堂深以爲憂，該統領素存愛民之心，望時時諄囑弁勇而切戒之。

受業陳枝蓮稟，前刻勸誠淺語等條，請祈廣傳教訓，由

本部堂前撰勸誠淺語，流傳已久，重刊亦無不可。至水師八條，係初成軍時所作，厥後已有更改之處，行軍十要，則係湘果營蕭統領所作，觀首句，欽差得勝愛民歌云云，若爲本部堂自作，斷不自稱欽差，可知矣。其教訓婦女四條，無論未必一一遵行，即使一家遵行，亦決不可傳播於外。仰迅速毀板，并收其已散者。至囑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擒逆全數平滅，由

張逆凶悍善戰，撥亂多年，蘇皖豫鄂秦晉直東等省，悉遭蹂躪，人怨神憫，罪惡盈貫，軍門抵營後，於酷暑之際，力疾馳驅，迎頭痛擊，全股遂就殲滅，厥功偉矣。防河之議，實創始於貴軍門。去年苦戰，而東捻肅清，今歲再戰，而一股蕩盡。勞苦勳高，蔚為諸軍之冠，可勝忻慰。張酋或死或遁，既經派隊搜捕，諒不至再有波瀾。積年巨寇，一旦掃除，真敷天之大慶也。

管帶禮字等營楊參將鎮魁、管帶河溪等營蕭以德稟
拔營抵徵日期，并李道函調截留由

凡行軍必須隊伍整齊，必須體恤士卒，豈有一日行百二十里之理？既行百二十里，則是夜鍋帳，擔子必多，未到各勇必多未喫飯。次日又豈可再行出隊？此李道之失，該將等亦不能無咎也。仰速即堅築營壘，挖濠訂樁，以待賊來撲我，我乃緩緩起而應之。斷不宜出擊賊，一面多辦米糧，以備緩急。前面教楊參將云：「紮營打仗，須學寇軍規矩，肅靜須學湘軍。」尙記之否？能學得幾分，否？自接此批之後，仰該二將，每日專差送一稟來，守候批發。

兩江忠義局委員楊德宇稟請假兼謝恩，並懇銷差，由

如稟准子銷差，至末幅所陳各語，本部堂在江多年，於「察吏安民」四字實多未盡之職，士民依依相愛，祇增慚恨。自靖自獻之箴，先正王船山亦以此四字為人臣屋漏自課之道。受恩深重，敢不以此自勉，當常存寅畏，期可對江南良友耳。

兩江忠義局委員陳牧菴母老多病，懇恩銷差侍養，由

該員貞介絕俗，孝友篤摯，不愧艱苦特立之士。在營多年，未嘗任以繁劇之職，然與二三賢俊，隨事匡諫，獲益良多。現以母老多病，乞假歸養，篤於根本，應即如稟銷差，俾遂天倫之樂。所有採訪忠義局務，候飭汪教諭士珍接辦可也。

貢生凌允熙稟明張編修船鹽運售，由

張家分單甚屬公平，鹽務經理亦極妥協。惟張編修身後所得各處贖印銀兩，究有若干？徐海道衙門勒追葉榮繳出之銀兩，究有若干？仰再詳細稟復。一二年間，張志敦兄弟漸漸成立，仍令稟商其母，酌贈五百金，與爾脰兄弟，以體張編修生平愛敬其兄之意。酌贈五百金，與葉家以體張編修生平厚待僚友之意。該貢生審時度機，代為料理，則公義私情兩得之矣。

同治八年二月起，至九年七月止，直隸督轅

飭江海關先於洋稅內動撥解直銀兩

為札飭事，為照本閣部堂於本年正月十七日在京師具奏，略陳直隸應辦事宜，摺內請旨飭下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每月撥銀三萬兩解至直隸，稍資周轉等因。奉旨允准。業經先後鈔摺咨會馬督部堂、丁撫部院，查照在案。此項銀兩，若由陸路解運，實屬艱難滯滯，直省待用維殷，無可挪撥。查本閣部堂前在兩江任內，奏留江海關二成洋稅為造船船之用。去年交卸時，該款存有二十餘萬，應飭該關應道先於此項二成洋稅內，動支二月銀六萬兩，由天平恬吉等輪船押海運北上之便，搭解來直，以資應用。將

來江南協濟直隸，指明何款，如何歸款，由該道稟請督、撫、兩院核示遵行。俟海運事竣，仍由上海另搭輪船，月解協餉三萬到津轉解保定。其輪船運解水腳，每次每萬須費若干，統由該道妥為經理，不必動用協款三萬之正數。亦在二成洋稅項下開支。俟支用數月後，本部堂再當酌度函商具奏。合行札飭札到該道，即便遵照撥解，仍將遵辦緣由具復毋違。

批青縣文生張化敷等呈懇京控款式熙等勒捐案情：

前據監生鄭昇平稟控，拾棍葉芳青，與權書邵化棠，以修城為名，勒派肥己等情。業經批司飭府確查在案。茲據該原告張化敷等所控各情，核與鄭昇平稟控情詞大略相同。自應併委查辦。仰布按兩司即飭新任天津府李守作速前往，迅將該生等所控各情，一併查明稟覆核辦。至借修城為名，劣紳蠶書互相勾通，該局勒捐侵蝕肥己，擅作威福，皆屬意中之事。本閣部堂前在江南嚴禁紳局勒捐，頃遵化州稟請勒捐修城，又經批飭停修，並禁紳局辦捐矣。仰布政司札飭道省州縣，不准聽信局紳恣意勒捐修城，登意與民休息，無違結單申稟，並發鈔單備案。

札飭密查廳汛員弁辦工情形：

為札飭事：照得永定河廳汛各員，本有廉俸銀兩，本年試改章程，又各增給津貼銀兩，所得較優，自應潔己奉公，認真修理工段。惟查河員積習，領款一到，先肥私囊，於購料修工，不過奉行故事，漠不關心。今年試改新章，該道等於廳汛中擇賢者而用之，酌

發薪水以養其廉，其吸煙晏起，嗜利偷惰者，不必委用。如因未得派工之故，懷疑怨望，造言誤工者，立即具稟密參其業經派工之廳汛員弁。如有不認真經理，習常賒故，草減偷安者，該道等亦即據實密稟揭參本閣部堂，立為專摺參奏，不准留任留工。該道等倘為賒徇迴護，亦必專案參辦，不循常例。合行札飭札到該道，立即遵照切切此札。

批新城縣吳令稟勸捐挑挖縣屬河道：

修補隄埝，以衛農田，鄉民生計攸賴，捐資當必樂從。鹽當商在此營生，亦屬分應捐助，本可無庸議獎。惟新城瘠苦之區，集費不易，應准酌給獎敘，以期踴躍。仰清河道轉飭認真經理，務令河道深通，隄岸鞏固，仍俟工竣報查。

札飭徐守查視永定河引河情形：

為札飭事：照得永定河工程，業經本閣部堂札委永定河徐道候補蔣道，分別承辦在案。現在業已興工，本部堂於南四、南七、引河，尤不放心，應派候補知府徐本衡前往工次查視。該兩處引河辦理是否合法，詳細稟復。其南七以下情形，本部堂未經勘驗，並派該員逐段查勘河身，果能放溜東趨，否繪圖貼說，稟復核辦。合行札委札到該員，立即遵照，馳往妥辦毋違。此札。

批司詳通飭各屬清理同治七年臘月以前積案，先行造冊報查。

在直隸省向來章程各州縣月報之事五種，日已結未結各

案曰監犯曰押犯曰未獲之賊曰監弊之數皆每月開報一次，本是極良之法。惟各屬報者少，不報者多，報者亦月有月無，上司並不查備。良法之廢，上下皆與有咎焉。今本部堂另刻四種四柱板，每月懸榜於司官廳，如書院月課之例，冀與僚屬共守此法。該司此次另詳稱各府州縣限三箇月，此冊又稱繁缺限三箇月，簡缺限兩月，何自亂其例也。審案限期，即將刑部定例查出，呈核刊刻，附於清訟事宜之後，一體頒發各屬，不必自立新章，忽多忽少，無所適從也。

批按察司詳未結奏咨京控案件，勒限審詳。

京控未結之案，僅稱百數十起。上控未結之案，僅稱尤復不少。均涉含糊，究竟京控未結之數若干？上控未結之數若干？仰再查明稟覆。即有數件不符，亦無妨也。首府獄局限半年，外府州縣限三箇月，將同治七年臘月以前各案，一律清理，係屬分內必應迅辦之事。仰即分飭承審各衙門，並首府局員，遵依定限，趕緊訊斷，擬議完結。本部堂因直隸各員疲玩已久，恐空勒限期，猶不克大變積習。另擬清訟事宜十條，將滯獄累民，懲前毖後之道，詳切言之。茲鈔發一通，仰該司與總局司道，暨首府縣、獄局委員，次第閱其不妥者，逐條簽出，以憑核改刊刻。務於五日內繳還，十五日後，即須備發各府州縣也。

計鈔發清訟事宜十條稿一冊，刊板四種，四柱冊式一紙。再十條之中，有應行記過記功者，仰兩司會同核議某事。

應記大過，大過三次，立予撤委；小過兩次，準大過一次。其情節最重者，撤委之外，或加參劾，或再停委一年，二年不等。臨時斟酌，不必於記過格中預擬加重之格。該司等擬定呈核後，即刊刻於十條之後，一體頒發其州縣有過者，每月懸四柱榜，即將所記之過注於榜內。該員名下記功者，亦然庶足以彰公允。

批德陽民許有立等呈控苛派差徭。

據稟十一月間，差徭疊出，係何項差徭，未據指明。惡役於中取利，硬行浮派。正派之數若干？浮派之數若干？亦未說明。語多浮泛，不似身親受害者之詞。大抵南方漕糧繁重，而控告漕糧者多，係不安分之徒；北方差徭繁重，而控告差徭者多，係不安分之徒。未便率准至書差處，處訛詐橫行，現已另刻章程十條，嚴行懲究矣。並候行司查照備案。

札委陳崇砥等監修府河。

為札飭事：照得府河年久失修，漸形淤淺。奉查同治六年春間，會據首府詳議挑挖，係前任清苑縣朱令經手承辦。未及竣事，旋即停工。亟宜乘時修葺，俾商民及鹽務均資利濟。應飭保定府同知陳丞監修南門橋以下府河，直至安州一帶北運河。同知陳丞經修府河各閘，並採辦木石等事。前清苑縣朱令查閱上游廣利渠首受唐河下通府河之處，如何擇要興修，能令府河舟楫由廣利渠達於唐河，通行祁州雄縣等處，尤可漸興水利，必須分投

辦理期易啟事。仍令首府首縣及本轄之州縣會同經理。總須工堅料實，不可省費草減。除分札飭遵外，合行札飭札到該員即便遵照，仍將遵辦緣由具復毋違。

批定州孀婦韓萬氏呈控韓文星等霸產案

查此案屢經飭州訊明該氏故夫韓文瀾之父韓保清既出繼與陣亡之長門韓景祥為嗣已經兩世接襲長門世職斷無再回本文支爭繼之理其陣亡在六合地面連遭兵火柩已難尋且搬柩之費已經韓永清幫給經氏夫弟韓文藻具有不再興訟甘結存案早由藩司詳轉批銷在案今該氏又來控詞翻控批顯係借訟圖賴所呈不准仍將抱告禹楞兒枷號一箇月以為刁訟者戒

批劉臬司稟在省各營餉項子藥等事

趙道所帶各營於二月十六日抵省沿途安靜聲名甚好現在省城疏濬濬河即令該營密同挑挖按日略給賞銀此河修辦如式舟楫通行轉運較易百物亦可稍賤保定米價昂貴本閣部堂前飭上海道辦米千石由輪船搭運來直每石連運費幾何俟盤運到省察核不知尚能合算否子藥一項天津尚有存儲應由趙道就近請領可也

批運司詳豫省鹽斤加價請示

在豫省鹽斤加價前准部議仍令照舊抽收不准按引攤捐恐蘆綱總商藉攤捐名色苛派散商等弊業經札行該司遵照在案其未奉部駁以前上年十月已交交銀四萬兩應如何攤捐歸

款該司另議妥善章程詳辦其本年四月擬交之四萬兩既奉部文嚴駁不可再行彙解至此件部議於上年十二月二十日即由前署部堂行知該司而此冊於二月廿四日出詳乃並未提及業奉部駁一層豈徇商之請故違部議耶抑公事前後漫不相顧耶仰一併稟覆核奪

批蔣道稟南四等工興日期

據稟南四等工派員分辦緣由已悉本部堂所欲變易者在通工大小文武員弁之心心欲將此事辦好即銀錢或稍有浪費亦不苛求若心不求工料之堅實則雖估冊無可駁詰驗工無可責斥而一片敷衍塞責之念天下安有可靠之事哉該道能殫竭心力為各員弁之倡導則氣象自與平常迥異矣

批天津府稟委查鄭昇平控案

鄭昇平一案所查語多公允所控局紳自雇工頭合謀分肥一節雖在無其事然既有工人便有工頭既有局紳便能管工頭既飲錢以給工人即難禁局中之染指至鄭令恐誤要工動輒傳案戒飭鄭之勤係屬文生遺予繩禁尤為謬妄物議沸騰實由於此該府謂提國卿鄭昇平等之控列多詞由於收禁鄭之勤而鄭之勤收禁又由於世誠等控告誣指地價細訪誣指等事半屬子虛業將鄭之勤提禁交學是此案之是非曲直業已了然自應即由該府再加研訊先將世誠一案按擬詳結不與勒捐修城等事相混以絕謬葛其鄭令收過契稅並科派各村津貼車輛二事俟

札司轉飭鄭令先行稟復。仍飭該令帶同鄭應星賢家丁李二張二自行赴津候質。至劉青芬張化敷龐壽山京控一案情事業據該府查明大概情形。應仍由府查提人證卷宗。與並無十分冤抑之楚殿元一案。均由該府秉公鞠訊。議擬詳辦。除飭清苑縣將京控原告劉青芬張化敷龐壽山等三名置鄭昇平一名簽差解赴該府衙門收卷外。仰即遵照辦理。

批將道稟覆南上下南四引河壩掃各工估冊。

據送冊圖存查。仰即分飭各員弁認真辦理。此次專重轉移真氣。各盡天良。估冊之當否。尚不深求也。

批劉臬司稟月餉可否暫緩解津。

該軍尙有二十營。仍紮張秋就糧。若將全軍餉項盡數解津。則辦糧不免多費周折。且米既採自江南河運北上。則銀亦可由河運而北。所稟自是實情。應准暫緩解津。候分別咨行李爵中堂。馬督部堂。蘇省後路糧臺。松滙捐盤局查照。惟清江轉運局既撤。諸多不便。應由該臬司派員專駐清江。辦理轉運事務。仍請淮陽獸陽鎮照料一切。乃爲周妥。

批徐守稟查勘南四等工挑挖情形。

據稟南四工段情形。暨以下引河形勢。已悉仰即駐劄南四工。督率將該處九號十二號十八號各工程認真辦理。仍將查勘南四以下引河情形。繪圖稟核。此次工程專求改變。向來敷衍氣習。吾輩之心血盡得一分。兵夫之氣象亦變得一分。將來本部堂

收驗時。專在此等處著眼也。

飭張臬司等派隊三路巡哨。

爲札飭事。照得直隸省南路之曲周肥鄉清河威縣等處。與山東臨清臨陶邱縣冠縣等縣接壤。該處教匪梟匪最多。東路則滄州青縣鹽山等處梟匪最多。中路則河間獻縣任邱肅寧等處騎馬劫掠之賊最多。現當久旱之際。誠恐該匪徒等嘯聚搶劫。事變堪虞。亟宜分路派巡。以資鎮壓。應飭代統銘軍劉臬司派隊巡哨南路清河威縣一帶。並不分畛域。哨探山東之臨清臨陶邱縣冠縣等處。遇有山東巡兵彼此會哨。妥商辦理。並飭天津陳鎮派探巡哨東路滄州一帶。銘軍營務處趙道派隊巡哨中路河間一帶。陳鎮於天津滄州一帶甚熟。不可疏忽。劉臬司趙道之際。於南路中路人地生疏。應先行多派弁勇。分投躡看路程。其阻水之處。雇船探看深淺。是否騎馬可涉。三路派去隊伍。應如何分縣巡哨。由劉臬司陳鎮趙道酌核。飭行帶隊官遵照。除分札飭遵外。合行札飭札到該司。即便遵辦。仍將派定員名。及到彼後派巡地段。報查毋違。

飭發清訟事宜。

爲通飭事。照得直隸省訟獄極繁。向來章程各州縣月報之事。有五法本極良。惟各屬報者較少。不報者多。即報亦月有月無。上司並不札催。良法漸廢。今本部堂酌定清訟事宜十條。清訟限期功過章程十五條。四種四柱格式一葉。禁止私押示式一葉。刊

刻成本分發所屬，逐條遵照辦理。各該州縣四種四柱冊每月填寫格式三分，其每種各開人名事由清單，仍照向章開寫，亦係每月三分，本部堂衙門一分，兩司共送一分，本營府州一分，上月之四柱冊四種，於下月初一、二、三日辦齊，由驛馳遞。如係偏僻之縣，自度驛遞難到，即專差送省，限十日內送到。統限每月十三日送齊到省。院司再查對數目，釘冊存於官廳，大眾閱看。有功過者另懸一榜，應自四月起查造，五月初間送省，不得逾違。又各州縣清釐積案，招解者每月應結二案，自理者缺之繁簡不同，案之多寡不一，統限八年臘底，將七年臘底舊案辦畢。每月應結若干案，由各州縣自行酌定數目，於奉文半箇月後稟復。另候核示。至首府獄局承審各案，必須詳慎速結。去年臘底以前積壓之案，現分四股每股認辦若干起，仰首府稟明，限於八年年底全數辦畢。其八年新到之案，亦須依限審理功過具在，各宜遵行至道府廳州奉札委審之案，於奉文半箇月後，開摺報查，聽候另行勸限飭遵。茲將刊章各發一本，仰即驗收照辦。又清訟事宜內，有獎借人才，變易風俗一條，各學教官，常與士類習處，才德品學，易於周知，應飭各教官確加採訪。如有可舉之人，隨時稟保，以憑酌核飭遵。茲亦將刊章各發一本，仰即驗收照辦。此外又有勸誠淺語十六條，係本部堂昔年在安慶所刻，茲各發去一本，仰該道暨各府州縣一體收覽。合行通飭。札到該……即便遵照。此札。

批：清河竊昌道稟覆：親勘雄縣石閘並西隄漫口情形。

據稟會勘雄縣石閘並西隄漫口情形，已悉廢闕之北，比閘南地勢較高，則開闢之後，反引大清河之水放入周奎隄之西，而文安之患愈大矣。不知此閘何年始廢，北高於南者，又已闕若干年，仰即查明稟復地勢，既已北高南低，則非引滹沱之水仍歸于牙河故道，竟不能除文安之大害。南災已成，而水患未弭，焦灼曷既。

批：永定河道稟：預籌合龍後，應辦險工經費。

查核所稟，係為預防大汛起見，似即年例歲修之工也。近來歲修到工之款，今年本閣部堂酌減雜支，許實到工者一萬九千八百兩。此銀雖撥為織估南北兩岸，加培隄埝，切坎築壩之用，其實即與歲修無異。所發庫款，將近四萬，而僅以一半到工，該道倘以為多耶，向使本部堂今年不來歲撥修一款，豈能增乎大工一款，豈能添此二萬二千有奇之數乎？河工漫口，向有分賠之章，咸豐九年北三工漫口，用銀五萬四千餘兩，賠銀七千九百餘兩，餘銀捐補歸款。同治六年，北三汛及南上汛灰壩漫口，用銀五萬六千九百餘兩，賠銀四千八百餘兩，餘銀亦係照案捐補歸款，均未動支正項。其六年漫口，尚有不敷之項，應於永定河例領款內，分四年每年扣銀三千兩零，甫於七年扣抵該道所知他本年司庫已撥實銀四萬一洗向來零支遲撥之習，通用銀十三萬餘兩，亦未議及分賠之章，捐補之法。該道等宜如何共體時艱，認真經理，乃復以恐棄前功，再請撥款一萬四千兩，抑何冒昧至斯。道節

省項下，應有若干？仰該道據實稟復。該道所領左爵部堂存銀二萬九千兩，本年如何撥用，現奉若干，亦仰據實詳稟核奪。

批：景州民常名芳呈控常彭年奪繼。

查呈敘繼伯母自係爾族伯繼妻。當爾伯故時，既已改繼常彭年爲子，安能待爾伯母故後，仍舊繼爾爲子，爾不爭論於常彭年改繼之時，今乃爭論於常彭年繼定以後，即使爾伯母前言果真，亦屬權詞欺哄，獨不思夫繼一子妻繼一子，天下斷無此理。況常彭年過繼之時，爾伯常英橋尚在，即使爾先果曾過繼，亦係常英橋夫婦皆欲廢爾而繼常彭年矣。況亦未必會繼乎？不准。

批：劉臬司稟擊獲哥匪正法。

獲訊哥匪，立予正法，甚屬可嘉。最足銷患未萌。准勇入會者，尙少，總以及時嚴禁爲是。若湘勇入會者多，則當相機辦理，候咨山東撫部院轉飭東省防營，一律諭禁。上海辦米一千石，業已到津，可以陸續運省。惟亢旱已久，河道淺阻，盤運殊不易耳。

批：德陽民許有立等呈控王明哲等苛派差徭。

直隸差徭本多，浮派若使分派均勻，猶可恕原。乃盜復等立喫村名目，包攬之村，預出多錢，未包攬之村，重疊勒索，兩者受害俱深，不可不立予禁革。仰布政司即飭陽陽縣限廿日內將王明哲李天貴等解來省發局訊辦，其餘各情，是否屬實，並飭深州詳在稟覆。

批：邯鄲縣稟文章胡得惠等前捐勇糧，應否給獎？

曾文正公批牘 卷四

據稟紳民捐輸勇糧，請給獎敘，事屬可行。仰軍需總局司道轉飭，開送履歷清單，查明例案，分別捐數，應得何項獎敘，彙案詳辦。至該令飭發勇糧，有無虛浮，應飭總局在核明確，另詳核奪。據本部堂訪聞，上年各屬募勇，皆派紳民捐資，並無州縣解發捐辦之事。乃紛紛借此浮報巨款，本應一概不准。惟去冬十二月業經前署部堂奏請，量准開銷，仰總局大加核減，限一箇月內開單呈閱。本部堂秉公核定，不使各屬得任意浮報耗蝕正款，捏做虧空，並仰飭該縣及各屬一體知照。

批：候補陳道天津河防同知，議覆黃河改道情形。

據稟謂導河北趨，實勝南歸故道，所見甚是。指陳四便，亦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蓋黃河現在入海之道，卽漢千乘故道也。雖未能復禹舊蹟，而順其已成之軌，已得水性就下之常矣。考乾隆間，裴文達公日修治河策云：『必不得已而思北歸，次策漢明帝永平時德棣之開河播爲八王景因之以成功。歷漢唐至後周八百餘年無河患。今尋其故道而疏之，河流通暢，可慶安瀾。』孫文定公嘉淦請開減河疏云：『大清河之東南，皆泰山之基腳，故其道亘古不壞，亦不遷移。從前南北分流，已受黃河之半，嗣後漲秋潰決，開受黃河之全。史言其由此入海，並未聞有衝城郭、淹人民之事。則此河之有利而無害，亦百試而足徵矣。』核前賢之說，與該承今日所言，若合符節。是該承於黃河全局講求有素，成竹在胸。且裴孫二公議於河未北趨之日，語尙懸虛，該承議於河既北

趨之日，語皆徵實。稟內稱可以轉搬之法，濟河漕直達之窳。南北之水性不同，舟楫之做法迥異，辦漕本以轉搬為善策，長運乃勉強行之，非良法也。自明以來，治黃非難，治黃而兼治運，且治黃運午貫之處，乃屬難事，無窮巨帑，費於此矣。今並不求長運，亦不求運河能貫黃水，但求運河尚不全廢，該承有所見，不妨再詳細敷陳，以備採擇也。

批：獻縣民馮際會等呈控苛派差徭。

獻縣胡前令不治輿情，乘經本部堂訪明奏參革職。茲據馮際會、秦際五、王盛奎等呈控，浮徵勒派各情，無非因胡前令被參之後，宋巨川京控之際，欲乘機請將錢糧定價為餉錢自肥，居功自詡之計。本部堂在江南所減浮收之縣頗多，但不因劣紳刁民告狀而始減。倘因告狀而准減，則餉錢立碑，挾制官長，其弊不可勝言也。今來直隸，亦當如在江南辦法。獻縣錢糧收數本可酌量核減，但不能為爾等一面之詞，批示定價，以沙浮薄聚訟之風。現在宋巨川控案，已發保定府審辦，應候該府審明詳結後，本部堂另行出示，將獻縣收數核斷，爾等即回籍候示，毋得在省絮訟，致干嚴究。

札飭徐道蔣道派員襄辦河大清河工程。

為札飭事：照得河大清河現擬分段挑修，據清河費道擬派監修委員，開摺呈送前來。查挑修河工，必須熟諳工程，能耐勞苦之員，方期有濟。近日徐道等辦理永定河工，不乏妥幹之員。現

已竣工，應飭永定河徐道會同候補蔣道，遴選熟諳耐勞者數員，飭令星速來省聽候添派赴工，以資得力。至徐守秉衡能否來省，赴大清河經理半月，再赴永定河防汛之處，並仰飭知該守斟酌稟復，合行札飭。札到該道，即便遵照，仍將所派員名，迅速稟報，毋違。

批：東光縣典史文楷稟請補獎。

據稟該員前在東光典史任內，防勦梟捻，三次出力，擬請獎敘，未得列保，懇請懲辦。擬弊書吏，並補予獎勵等情。查勦梟匪，兩次獎案均由軍需局司道核擬獎敘，先後兩次將該員並該縣同城各員暨紳士團長等開單請保，呈由前署督官閣部堂核獎。經官閣部堂核定刪減，分別奏咨列保。計東光縣官紳同邀獎敘者十餘人之多，即該典史稟內所指有名之武舉黃鳳閣、文生王琢璞、武生霍清源等三名，均已得邀獎勵。何得謂之僅保孫姓一人？况紳士孫桂林亦係該縣李令開單請保之人，若無該縣李令開單，則恐何列保？至稱清苑縣保有趙姓一人，查勦梟匪兩案內，並無清苑趙姓之人，不識何以見而云然？保薦糾劾之權，皆操於上，本爵閣部堂訪聞該員在東光典史任內，聲名平常，官閣部堂核刪，必係別有所見。該員何得嗾嗷置辯？仰軍需總局司道嚴行申飭轉行知照。

批：河間縣獻縣議覆查勘漳沱河排挖引河，仍歸故道。水有所歸，乃不為害，一定之理。前此漳沱河所以安符者，以

由臧家橋入子牙河歸海也。自去年北決，不循故道，遂致附近各州縣咸被其災。委員朱令稟請由八里橋挑挖引河，使仍歸臧家橋不為無見。即據該令等所稟，一則曰五官淀難容倒漾為患，再則曰縣境無可宣洩，是該令亦知河之不可無所歸矣。又云築隄似屬易舉，誠難資為長久，是亦知築隄之無益矣。臧家橋地勢實在高於八里橋若干，未據稟明。如果必不能由此挑挖，亦須測量高下，確切言之。此外究有何處可挽入子牙河歸海，仰再商同饒安任邱等縣，悉心核議，迅速稟復，以備采擇。

批蔚昌道稟文大兩邑挑挖迷莊至鹽河引河

據稟自迷莊挑挖引河，起自王口鹽河止，文大兩邑紳民業已踴躍趕辦，深為嘉慰。至該道另擬由雄縣南辛莊再挖八十里引河，匯注迷莊，查迷莊引河，掘開千里，長隄自破藩鑿，將來恐滹沱河之水與大清河合併一家，不可不防。目下權開十二里引河，則可再與巨工為久遠之計，則不可滹沱。一水終須令在長隄之東行走，患較輕耳。仍會同清河道安細商畫，稟覆核奪。

批大城縣稟訪問賊匪情形，現在嚴拿

本閣部堂前因直隸南路如曲周肥鄉清河威縣與山東之臨清等處交界，教匪聚匪最多，東路則滄州縣青縣鹽山等處，梟匪最多，中路則河間縣獻縣任邱縣肅寧等處，騎馬劫掠之賊最多。值此久旱不雨，恐其嘯聚生變，當經飭派統銘軍劉臬司派隊巡哨南路威曲一帶，天津陳鎮派隊巡哨東路青滄一帶，統銘軍營務處

趙道派隊巡哨中路任獻一帶，三路各專責成，分別咨行遵照。在案中路之隊，有分駐河間任邱縣獻縣者，仰該縣隨時確探，知會該三處之將弁，以憑兜捕，切勿。

批司詳各屬自理詞訟，及暫押人犯，均飭按月開報，仍准酌量懲辦。

據詳於蘇令所稟，指駁甚明。開報管押人犯，懸掛粉牌，是清訟事宜內最要之件。該令稟暫押人犯，請免開報管押者，不盡登諸月冊，亦不必盡列之粉牌，濫押私押等弊，無憑稽考，所請管押人犯開報不全之處，斷不准行。至自理詞訟，其尋常細故，毋庸管押者，院司本可不必與聞。即有管押之人，而案情較小者，儘可由州縣隨時酌量辦結，斷不必逐案擬詳，以免煩瑣。嗣後每月所呈四種四柱冊，第一種積案，惟京控上控者，另呈事由清單，其自理者，概不另呈事由清單。第三種管押，仍須另呈事由清單。如此稍為區別，則州縣行之不甚繁苦。仰該司通飭各屬一體懷遵。倘此後管押人犯，或不列粉牌，不全開報，即係有意欺瞞。一經查出，定即從嚴懲處，勿謂言之不豫也。

批順德府稟寧津深冀等處，賊匪嘯聚

查前因直隸南路曲周肥鄉清河威縣等屬，均與山東之臨清等處接壤，教匪各匪最多，東路則滄州縣青縣鹽山等處，梟匪最多，中路則河間任獻縣肅寧等處，騎馬劫掠之賊最多。值此久旱不雨，誠慮嘯聚生變，當經本閣部堂飭令代務統銘軍劉臬司派隊巡哨

南路天津陳鎮派隊巡哨東路銘軍營務處趙道派隊巡哨中路
開據天津鎮並鹽山慶雲等縣稟報山東海豐縣匪游弋勾結並
有海豐匪首馮姓率黨前赴鹽山所屬扒搶離鹽河任地面亦有
賊匪聚散靡常均經先後批飭咨行查拏並於大成寨內批明中
路之際有分駐河間任邱獻縣者令其隨時確探知會該三處之
將弁以憑兜捕各在案惟未聞寧津所屬有賊匪搶劫殺人之事
而深冀等處亦尚未據稟報據稟前情隨函告劉臬司飭令南路
曲周等處就近巡緝外仰即督飭所屬集團嚴防一面隨時確切
查探就近知會各路巡哨將弁合力兜捕切切

批徐守稟請給銀二千兩兌儲現錢以為搶險要工之用該守為

所請酌發銀二千兩兌儲現錢以為搶險要工之用該守為
大汛盛漲預為籌備起見應即如稟照准至本年核准之防險銀
六千兩既已陸續發給採買料物應再准發銀四千兩以資備辦
料物分儲險工之所亦照道光年間備儲現錢之例俟安瀾後即
行查明呈繳並於動用時隨即稟報以備查核仰即遵照呈明徐
道妥商辦理

批蔣道稟添挖南上子河並密陳四條

該道於合龍半月後仍逐日到壩督飭具見辦事認真省城
已得雨澤工次自必同沾正可收方打砥以期工程堅實盛漲搶
險昨據徐守本衙來稟請酌發銀二千兩兌儲現錢備用本閣部堂
批准照發其本年核准防險之六千兩據稟已商之徐道陸續發

給買料本閣部堂又准再發銀四千兩以資備辦料物分儲險工之
所亦照道光年間備儲現錢之例俟安瀾後即行查明呈繳並令
於動用時隨即稟報查核此次共給六千已札行藩司照發本閣
部堂慎重要工該道等當必核實從事南上汛缺據呈以王養濤
借補現已接到司詳批飭令其即日先行到任並候飭徐道派員
幫同防險其汛員中有玩視工程者亦飭徐道核實稟撤署河營
都司董家祥係綠營出身弁兵驟混在所不免應飭以江蘇遊擊
吳鳳標接署仍酌給三箇月薪糧以資駐工防汛去年秋冬兩季
兵餉應於五月六月發給自因防險而卸兵丁口食艱難通省所
欠兵餉尚多礙難獨發並時檄行藩司酌發可也

批天津河防陳承稟擬分衛濟運

衛河素弱向來合併漳水乃能浮送糧艘今欲分以通黃為
力益薄黃漲而倒漾則張秋之舟可至臨清以北漲退而沙停則
淤成平陸斷非分衛所能制通也且地勢北下南高寨內云衛河
低於運河而不能低於張秋新刷之黃河亦非確論至於一水而
分半南流分半北流若宋禮分汶水之類古今亦不多見該承所
議殆不可行但能使黃流順軌即運河不能午貫以達於北於天
了之大計固無損耳

批徐守稟永定河修守事宜並擬添裁汛兵

來稟所陳不外儲料防守添減汛兵裁移汛缺折扣舊料四
事查防險料據前據該守具稟已商之徐道在於奉准防險之六

千兩內陸續採買。本閣部堂慎重重要工，批准再發銀四千，又盛漲搶險，亦准發銀二千，共銀六千，已行藩司照發，日內自可轉解到工。來稟所稱險要各汛，略為堆儲料，而樁應迄未購辦，究竟徐道於六千兩內發銀若干，買料若干，未據詳報，豈必待本閣部堂批准，發銀兩到工，始能買料防守耶？殊不可解。至裁減平工兵夫數十名，添於南上南四險工處所事屬可行，仰即就近呈商徐道照辦，並候另撥行知。又裁去北中汛縣丞，添設南四下汛，查裁改移駐事涉紛更，一時似難猝辦。前據蔣道密稟，業經札委吳鳳標署理都司，不如即令吳鳳標駐於南四下汛防守，亦有專責。其上冬蔣道曾發八年二成料價，各汛堆辦成數不等，據請除去虧朽，按照現在所存新料折扣，算給價值，係為核實起見，應准照行。但已堆料壞若干，用過銀兩若干，未據開數稟報，應一面准照該守所稟辦理，一面將堆料用銀數目專稟報查，毋稍徇飾，切切發去清訟刊日，並即查收。

批河間文生張傳巖等續控：

如果該生等實係理直無私，該天津周道、職膺監司，諒不至意存偏袒，苛求周內也。惟稟內所稱武游擊、高外委、河間大城二縣令均為該生等確據，不能到案，無從環證等語，均係實情，候札飭天津道曲體此情，秉公研訊，不得輕聽一面之詞，致涉冤抑。該生仍遵照前批赴津投案。

批衡水稟土匪肆擾，獲犯供單：

會文正公批牘 卷四

匪徒分布各境，游弋肆劫，大為地方之害，必應及早肅除。已飭銘軍營務處趙道帶兵勇，前赴深州、冀州、武邑、武強、廣強一帶，確查匪蹤，認真勦捕，並與統帶直字營劉鎮融分駐景州、東光、吳橋之兵，互相聯絡。所送各匪名單，亦一併發趙道遵辦。吳仰仍嚴密緝訪，知會銘軍營哨實力緝捕。至李二一犯，搶劫拒傷事主，復敢抗官，拒捕實屬罪不容誅，候札冀州、棗牧即赴衡水覆訊，明確就地正法，以示懲儆。

札飭趙道帶兵赴深冀一帶捕匪：

為札飭事：頃據衡水縣稟稱：土匪入境肆搶，勘驗勦捕，獲犯訊供，並送供單等情。到本閣部堂據此，查匪徒等分布各境，游弋肆劫，大為地方之害。既據供有匪首姓名住址，必應及早肅除，以免滋蔓。應飭銘軍營務處趙道帶兵勇，前赴深州、冀州、武邑、武強、廣強一帶，確查匪蹤，認真勦捕。酌帶都司趙清泰之勇，作為響道，並與統帶直字營劉鎮融分駐景州、東光、吳橋之兵，互相聯絡。又前據深澤縣稟獲犯和尚等四名，內稱：願訪冀州、壘頭村一帶，係鹽匪淵藪。同治六年間，該處匪徒入於大夥肆擾，旋即避匿漏網。現將兩次所供餘黨姓名住址開單，稟請拿辦等情。應由該道一併確查緝捕，以絕亂萌。合行札飭。札到該道，即便遵照辦理。毋違。

批滄州稟青靜等岸去巡汛，改設鹽捕專營：

去巡汛而設專營，亦未必果能得力。而巡汛之弊，亦實有如

曾文正公批牘 卷四

該牧所陳者，交運司核議稟復，核奪！

批：候補縣丞杭楚沅稟呈條陳：

據稟增廣鄉學六條，意在振興文教，力挽薄俗，殊堪嘉尚，惟鄉學之設，與保甲社倉等得其人則事益有益，非其人則弊亦叢生，且詳閱所稟，亦有窒礙推行之處，如第一條云：籌經費必廣勸捐，查捐務最為廣民，稅政在州縣有苛派之病，在紳士有武斷之虞，恐百姓未見鄉學之益，先受勸捐之害，從前軍務未平，間有勸捐助餉者，民力已不能堪，今直省救平瘡痍之後，正當蠲去煩苛，與民休息，未便因舉辦鄉學廣為勸捐，以滋擾累。第二條云：舉紳壹必專責成，凡地方公事，廉靜謹飭之紳士多不願為，其樂於從事者，則往往侵蝕把持，從中牟利，欲各鄉所舉盡屬佳士，勢必不能。一有不肖者參之，則弊端百出，本部堂有鑒乎此，故常訓飭各屬不准藉事立局，濫引紳董，亦不准於應徵錢糧之外，加派分文。該員所陳首即不免犯此二弊，應毋庸議。至學規一條，欲使各崇實學，謂可不習詩文論亦近正，在士人為學，自以抗希往哲，深明道義者為最要，本不可專溺於文辭，惟文以載道，亦未有文理不通而能通知道理者。近來講學之人，務為高論，不通章句，先鄙文辭為不足為，文風日衰，儒術日陋，弊皆坐此。本部堂前在皖中，刻有勸誠淺語，其中勸學間以廣才，擴才識以待用各條，於士人進德修業之方，不無裨助。近觀清訟事宜，分德才學三科取士，茲各廢去一冊，仰即收領，以備參核！

二四

批：安州文生張連環呈請在七里莊村南開挖新河：

據呈不為無見，惟千里長隄之築，原所以防流水之泛溢，保衛下游民田。現雖白洋等淀均往淤淺，水流稍滯，亦祇能設法疏通，因勢利導。若在七里莊南開挖新河，使上游之水田鄭州入古趙河行走，又在南岸另築長隄，不特下事涉紛擾，需費甚鉅，且與下游居民窳窳多端，誠恐得不償失。至於古趙河久已淤平，亦豈能暢流上游各水，疏河須統籌全局，未便因一偏之見，輕議更張，所請應毋庸議！

批：廣平府稟前署成安王令被控按地派錢實在情形：

王庶會以委署人員不知潔已愛民，乃竟任令鄉民按地餉錢，幫湊捐項，即使出於民所情願，猶不可為，而況抑勒催逼，被民控告，殊屬紊亂，官常據稱錢未入已，亦未可信。仰市按兩司速飭該府酌提數人，詳細研究，詳覆核奪，並飭將所歛錢文按村按名發還給領，取具領狀報查，毋稍徇延。

批：晉州吳彭氏呈控吳洛純等不容伊子承繼堂兄吳鐵錘等情：

據控吳洛純等抗違州斷，不容氏子與堂兄吳鐵錘承繼，硬實絕產，與門丁分肥等情，果否屬實，候札行晉州限文到半箇月，先將訊斷大概情形，稟覆察奪，並候行司知照。至管押人犯，必須審慎，恐有凌虐情弊。本部堂於清訟事宜中，剴切言之，乃此稟稱晉州不押抱告，而將該孀婦交押官媒百般凌逼，全失本部堂慎

重管押之意，及檢査晉州所送五月分押犯清單，僅有吳村八一名，注明係架咬上控，押追吳彭氏之犯，吳彭氏並不在管押單內，何以稟中有緊銷手銬，不容取保，種種凌虐情弊，仰該州詳細稟覆，毋得一字含糊切切。

批：永定河徐道稟漫口不克搶堵。

據稟漫口不克搶堵，請俟秋後合龍等情，已悉此事之不克告成，本部堂早已料定梗概，天下辦事人必有一種勇銳之氣，真誠之忱，庶足感衆心而動天鑒。該道長慮卻願，因循玩泄，閱歲已久，安得忽成此大快之事。近年來本河疊次漫溢，官無真龍斥者，款無真賠學者，反又添撥帑銀鉅款，文武兵夫均罄津潤，千把弁目獲利尤多，皆以另案爲奇貨，可居，執肯以搶辦而遽了乎。現據請秋後合龍，勢必又將一估再估，按項浮開，本部堂思革積習，必當痛切懲創一番，勿謂言之不豫也。

批：吳長慶稟鼎軍因鬧餉滋事。

該軍又分一營分駐海沐，照管殊難周到。聞該統領約束堅明，所部毫無騷擾情事。帶兵本近於不仁之事，能時時以愛民爲心，則仁術存乎其中矣。該統領服膺庭訓，心篤厚希，即堅持此義，始終不懈，爲望鼎軍鬧餉之案，亦仰幫同妥爲料理。

批：皖南潘鎮稟聚衆劫餉勇丁魯萬隆等五人，查明正法。仰卽會同吳軍門籌商妥爲辦理。遺勇本匪易事，況各路勇撤路盡，後遺者尤難彈壓，不得謂正法數人，遂可保一律安帖也。

批：按察司詳覆：隆平縣廩生武心田等控曹愛元侵佔學基案。

查核來詳曹愛元故父曹登高在日，契買張承業莊窠，並未拆卸改造，專爲契載南至明倫堂一語，李道存卽指爲侵佔。一亭地基，並勾出廩生武心田等聯名控告。殊不知屋係張姓立契出賣，如果四至錯誤，其過在於賣主曹愛元之父，未經清理界址，不過一時粗忽。且該處明倫堂敬一亭均已傾圮，未能深悉改正。事屬近情，何得遽定爲日後侵佔地步。案經該縣會學確勘，敬一亭後圍牆及廂房各根基俱在牆外，又有隙地始接曹李二姓房屋，所勘甚明。若謂曹愛元所買之屋佔及學基，則李道存房屋與之相並，何責人明而責已昧耶。倘以此控爲日後起見，既經該縣飭令曹愛元於房後立碑清界，李道存卽不應再事曉澆。至武心田等身列膠庠，亦未便以不關已事，出頭干預。縣斷已極公允，仰布政司卽飭催集覆訊，並將曹愛元所執實契，當堂將南至明倫堂三字對衆更正，改爲南至後牆外輒地，立碑爲界字樣，以杜藉口。並押令李道存清出影道，取結詳銷。當此清釐積訟之時，該原被告等倘再任意刁狡，卽行稟候察究。

批：千總金萬春呈懇核斥革武舉案情。

查上年八月間，准提督咨轉，准天津鎮咨據河南協稟稱：武舉金萬春迄未來營，行在練軍左營據覆該武舉抱病誤差，總統摘其頂戴，撤其哨官留營効力。該武舉一味規避，半年未來差傳。

仍復不到，是行營本營均不當差，應請革退隨營等情。稟鎮。咨由提督轉咨前來。當經前署部堂，咨庶革退隨營在案。查例載各省隨營効力武舉，如有規避偷安，當差懶惰等劣蹟，該督撫咨參到部，即將隨營及武舉一併斥革等語。今該武舉之案原咨僅有革退隨營字樣，然按之部例，已在併革之列。此時濟呈亦無及矣。

批：文安縣稟撤飭雄縣禁止扒掘隄工。

該縣與雄任兩邑係上下游唇齒相連。前據會同大城具稟堵築西隄，當查霸昌清河兩道，前經會同勘復，該處地勢北高於南，無從宣洩，可見上游雄任一帶積水，亦無去路。若將西隄合築，恐上游之水更無歸宿，似非兩全之策。批飭霸昌道會同清河天津兩道分委馳勘，並會同文大任雄四縣將能否堵築如何一律疏消會籌妥議稟辦。去後，尚未復到，即據該縣以紳民踴躍修築，即可告竣，因准雄縣移據紳民具稟，文島夫工在境取土等語。難保非架詞啓盜掘之端。稟請札飭雄縣彈壓等情。本閣部堂以此項工程，未據確勘會稟，正在批飭查復，聞又據該縣以李樹蘭等糾煽舊隄，並傷斃守隄人夫，及現在雄民蟻聚不散，請即飛飭雄縣禁止扒掘等情，先後具稟，並准順天府咨會，已委南路廳前往妥為解散等因。准此，查此案論理則該隄宜修堵，不宜盜決。論勢則雄縣之水無處可消，不得不決開，以冀水勢之稍減，淹患之稍輕。論險谷變遷，因時制宜之道，有時亦當合理而就勢。然即以勢言之，決隄則文大壩保之害甚重，而雄任之害亦仍未減輕。

也！本閣部堂不得不專論理，以主持公道，除出示嚴禁，並運札兩路廳及雄縣一體諭禁，雄民不准扒掘嚴擊李樹蘭等務獲究辦。一面飛檄霸昌等三道，催委星夜馳往，會同各縣確勘，妥籌上下游如何疏消稟復核辦外，仰候委員到工，務即不分畛域，會同妥酌具稟，仍將已築工程，諭令保護，勿使前功盡棄，切切。

批：衡水縣武生張從龍爭繼案三次呈控。

查此案已經衡水縣傳集該武生之父，暨親族質訊明確，丁糧改撥該武生名下，係因圖邀優免起見，與過繼無涉。丁憂雖有報案，而父名乃係志武，並未敘明繼與志學一節。並據爾父張志武在縣供稱：三弟張志學無子，從前雖常說要將長房二房各過繼一子，後三弟身故，長兄向伊商允，僅繼張均一人。伊子張從龍未允，經親族人等議，權給伊子地十五畝房一所，彼此情愿，用伊出名，寫立繼單，交張均收執，伊子亦無異言。至伊子張從龍繼單，實已歷歷如繪。而該生在縣呈出繼單，又無親族簽押，難保非私自假造。且當時分給該生地十五畝，何以不立時爭論，而直至今日始行刁控，層層理屈，殊屬可惡。是以該縣錄案請示時，本部堂即經批飭令仍照原斷，速結在案。茲該生又來刁控，實屋食狡已極，仰布政司即飭清苑縣分差查傳，押發衡水縣究辦，可也。

批：安平縣唐令稟滹沱河上治中治下治三策。

據稟滹沱河上治中治下治三策，足見實心任事，可嘉之至。

查漳沱源出山西寧時縣 秦戲山 逕代州 三里河七里河注之；又逕寧縣 北橋河 板橋河 注之；又逕定襄縣 牧馬川忻川水注之；入直隸平山縣 境始會冶河 入井陘縣 境始會甘陶河 蔓綿河 此三河同出山西平定州 不遠而合者也；自此以下仍會靈壽縣 之嵩陽河 泥河 雷溝河 又會正定縣 之西韓河 柏葉河 林濟河 清水河 旺泉河 及藁城縣 之祇照河 然後下抵晉州 據元史 因河決 真定城南 故於平山縣 西北分冶河 爲一道 引合涿河 入甯晉泊 久而道淤 仍歸漳沱 雍正四年怡賢親王 有議請潞治 入涿 之疏 未經舉行 適值漳沱 決晉州 之周頭 乃亟築壩導河由木邱 逕焦岡 而注之滏水 致功總在晉東 衡冀 之間 蓋以正定 上游 旱息河患 治卽合涿 至入泊 通滏 之後 下流究亦合於漳沱 也 且漳沱 挾水至多 不必會同治 甘 數河方能爲患 此數河者 遇雨暴漲 獨行亦足成災 是上治 之法固可毋庸議也 該令所謂下治 至爲當理 蓋河必歸壚 斯能順軌 苟不與以達海之路 則橫決倒灌 在在堪虞 粟稱應由八里橋 疏入子牙河 實屬片言居要 惟是地勢之高低 程途之遠近 槽身之廣狹 工費之多寡 須得逐一豫籌 該令既成 竹在胸 仰再詳切陳明 以資採擇 至所謂中治 者 第就安平 一縣而言 現在河流 紛歧 縣境民瘼 攸關 或疏或堵 實屬目前亦屬該令萬不獲已之舉 所冀挖濬 築隄 壑鬆 創淺 以及諭捐 代賑 等法 該令論均非井有條 唯稟中所云 疏其二 而塞其一 者 疏係何股 塞係何股 未據聲明 按之繪圖 與稟中股數 亦不盡符合 卽將應疏

曾文正公批牘 卷四

應塞之河道 分析指陳 並疏塞之處於鄰境有無防礙 一併敘及 迅爲稟覆。

札飭機器局 訪購挖河機器

爲札飭事 照得直隸永定 河道頻年漫決 本閣部堂現擬挖疏 濬 奈 北方沙土浮鬆 以鐵鋤 等器挖之 不能成塊 少而且緩 其膠粘之土 尤難開挖 是挖土已廢人工 及至出土 欲於河心遠送隄岸 尤廢挑力 前聞外洋有水中撈泥器具 亦於舟中激用火輪 製作尙精 不甚費力 倘更有掘挖 乾土 之器 並有運土遠用之器 此兩種器械 果能覓獲 辦工較易 爲力 應飭江南 機器製造局 杜道等訪諸洋人 如有此種合用之器 一面詢悉如何用法 具稟核奪 一面或可先爲酌購若干 由輪船運解來直 試看使用 合行札飭 札到該局 卽便遵照辦理 毋違。

札飭清河道等 查勘漳沱河形勢

爲札飭事 照得漳沱河 自改道北徙 饒安任雄文 大等屬 受害最深 今欲設法修治 議者多謂應從獻縣 挽入子牙河 較易施工 本閣部堂應派明幹 大員 先往查勘 一次 查天津 河道事務較繁 而飭清河 道費道 由漳沱 上游 查至下游 候補道前天津 河防同知陳道重 由天津 下游 查至上游 將該河形勢詳細履勘 究竟子牙河 至三岔河 一帶 是否尾閘通暢 其獻縣 一帶舊河在東 新河在西 究竟測量高低 相去如何 此外另有修治之法 否繪圖貼說 稟候察核 除分札飭 遵外 合行札飭 札到該道 卽便遵照。

批：甯路廳蕭丞等稟復：查勘築城管州一帶漚沱改道清

形

該委員等查勘西隄，曉諭文安紳民，暫且停築，並雄縣人等毋得再搗滋事，辦理尙妥。所稟遊莊引河消水情形亦屬明晰。漚沱河北徙以後並無河槽，皆行平地，湍激漫衍致下游各州縣被害無窮。自應亟行設法修治。稟稱自管州至獻縣溜勢稍緩，水亦漸清，距現在獨行之漚河三十餘里，可順勢開挖，引河挽漚沱之新流，歸子牙之故道，不爲無見。惟測量地勢高下，最爲治河妥著。目下秋稼已收，候再委員前往該處勘明，灼見當行確有把握，乃可定議興工也。

批：霸州州同稟：查看各號掃段情形

據稟各號掃段情形，已悉。惟通工頹廢已久，亟宜實力加培，相機整頓。該員未離書生本色，切不可稍染河工積習。其向來陋習，有損於實政者，儘可隨時稟陳，不必多所瞻徇。得數人行實事，說實話，而風氣爲之一變矣。

行查各營兵丁困苦情形

爲照行事，照得直隸各營兵餉，前以銀五票五支放。其五成鈔票，內搭放二成鐵錢。嗣於咸豐九年奏明，改給七成實銀，無庸給發三成鈔票。該兵丁等稍沾實際，而減成已久，兵情本已困苦。加至七成以後，又或欠發數月，各兵又多艱窘。惟各標營情形參差不齊，現值捻逆蕩平，綠營宜加整頓。應飭天津、通、永、正、定、大名

宣化各鎮，暨標中軍等，各就所轄，詳細查明。自咸豐初年軍興以來，該標兵曾經幾次調出征勦，共調過若干人。現在尙有未歸伍者，否在外亡故之缺，尙有未補足者若干。鎗礮器械歷年出師遺失，及本營未能修補，現在壞者若干。闕者若干。至兵丁應領各項除前發五成定章時，不必籌議外，自改發七成以後，至今共欠若干。官員廉俸及辦公等銀，共欠若干。一查開列四單：一、開兵丁不足額單；一、開器械不足數單；一、開兵餉俸廉公費欠發數單；一、開各標營或有向來辦公之另款，亦即開出備查。又開馬匹缺額未補單，俟彙齊後，再行酌核辦理。合行照會（札飭）爲此照會（札仰）該飭中軍即便通照開單查復毋違。

批：劉臬司稟駐張秋銘軍馬隊加給馬乾銀兩

銘軍駐保之馬隊三營，前因缺料價昂，每馬月加乾銀一兩，出營巡防之步隊，日折米一升，在協餉項下支發。此項津貼銀兩，本難報部核銷，而勇丁苦累，不能不曲加體恤。查該軍馬隊同發全餉，自本年正月起與步隊同發九關。本年留直馬隊，自五月分起至年底止，每勇月加乾銀一兩，步隊出營巡哨，日折米一升，至回營日止，暫由直省墊放。將來即在後路糧臺，冬三月欠餉糧下開支解直歸墊。至張秋馬隊三營事同一律。所有此次蘇臺解到之加增馬乾銀兩，應准發給張秋馬隊，每月加增一兩。從奉到此批之日起，支俟草料價平，再行酌減可也。

批：署永定河蔣道稟勘估工程情形

據呈河圖暨稟單清摺均悉查永定除工程廢弛已久亟宜大加整理現擬開挖下口疏挑中泓底抽薪自是正策南七頭二號擬備截水長壩撤水入新引河不入坑塘另築圍埝以循壩根龍王廟以下暨窰店窰以下挑寬河身以期順流直瀉自屬穩慎之計本部堂亦常常以南七大壩坑塘爲慮即張家墳西頭一帶淤曲過多水來壅積難下亦必須截灣取直撤去一切險工亦係不可緩之舉惟兩處共需五萬八千兩必須奏撥部款應俟部議准撥後乃可舉辦冬臘正月冰凍不能施工計二月始能興工矣至北下四壩工加估引河加挑即用已撥江南協餉之二萬兩仰督飭文武兵役等認真堵辦期於十月上旬合龍冬令水涸即南七下口張家墳中泓或有不妥之處應不至遽爾失事也

札飭署永定河蔣道挑挖張家墳一帶中泓工程

爲札飭事案查前據該署道稟報到工估辦情形並送河圖一紙當經批示今年先堵決口其北五等處中泓及南七等處下口俱俟請准部帑再行興辦在案惟查張家墳一帶淤曲過多水來壅積難下若合龍以後水從該處經過則中泓難以疏濬所有南五北五等處應截灣取直本部堂細思必須先爲趕緊挑挖不可待至合龍以後至南七以下工程則俟明年再行興辦尙不爲遲合亟札飭爲此札仰該道立即遵照迅即督飭應派員弁將中泓工程與堵築決口之工一併同時興辦仍將估冊刻日呈核切切此札

會文正公批牘 卷四

札飭南七等處下口各工同時興辦

爲札飭事案查前據該署道稟報估辦各工情形當經批示並另札先堵決口挑挖張家墳一帶中泓工程其南七等處下口俟請准部帑明年興辦在案嗣經該道來省面稟力請併辦下口恐南七坑塘失事本部堂當即允准惟查該道原估堵築決口工程需銀二萬二千兩今應核減銀二千兩挑挖中泓工程需銀二萬六千兩今核減銀三千兩疏濬下口工程需銀三萬二千兩今核減銀四千兩稍資節省合亟札飭爲此札仰該道立即遵照迅即督飭在工文武員弁將堵築決口與中泓工程及南七以下各工一併同時認真興辦仍將估冊送核勿延切切此札

批清河費道候補陳道會稟查勘獻縣河道情形

據稟子牙河自天津紅橋起上至獻縣臧家橋止並無淤塞不通之處尙可消納漚沱之水臧家橋上流八里莊橋距漚沱現行之孔家口三十餘里西高於東六尺有餘計亦可開鑿引河將漚沱由此挽入惟是獻縣村莊頗密開河引水動即常衝又其地多膏腴墾五六千畝沃土開三十餘里引河即使量爲給資恐莊農不無失業且上游安饒一帶散漫橫流仍難收攝河或旁徙不由新開之道則工費終致虛糜策非萬全自應緩議現在陳道仍溯舊河赴藥城各屬查勘俟復稟到日再行核奪可也

批候補知縣胡承頤稟陳管見二條

保甲之法最古前人行之亦屬有效然古云『有治人無治

法，此亦一端也。如得其人，誠如稟內所謂一邑之內，人之善惡，戶之大小，歷歷在目，斷詞訟，詰盜賊，日可見功。否則接奉檄飭，徒以一卷文冊，虛應故事。甚且假手胥吏劣紳，設局斂錢，轉滋紛擾。非為無益而已，實知其為良司牧而札飭行之，則可。令通省普律行之，則不可。王荊公行之一縣而效，行之天下而不效，亦職是故也。至詞訟罰捐一節，若如所稟，前此愚民犯禁，有司念其無知，而思曲全。又地方適有要工，令罰銀錢若干，即赦而不議，此與律意迥殊矣。律例中贖罪之條，皆罪有定議，乃贖有定數。所贖者或因事係過失，人係老疾之類，其事情重大，或准或不准，或加成或不加成，仍候部議。總之贖在議罪之後，並非赦而不議。又例載：『若有指稱修理，不分有無罪犯，用強科罰米穀至五十石，銀至二十兩以上，絹帛貴細之物，直銀至二十兩以上者，事發交部照例議處。』等語。從知地方工程，非可於訟案罰捐，致陷因公科斂，及私行勒派之咎也。現在畿輔敝凋，亟當與民休息，加意撫綏，豈容地方官藉口工程，動則邀結紳士，開局收捐，致累百姓，所謂罰捐者，實迫以不得不從，又無準數，縱云罰項不送入衙門，而案既在官，捐之多少，究竟由官而定，中間仍必有往來傳語之人，其弊資何堪設想！候即專札通飭各屬，於詞訟罰捐概行停止。

批：慶守劉稟安陽境內產煤無多，請免採辦。

據稟安陽產煤無多，勢難再行外運，自是實在情形。惟今年天時亢旱，民間柴草秬稈艱貴，若勉強採辦，必至騷擾閭閻，尙不

如憑價買煤，不甚累民也。仰該府設法通融辦理，仰該軍受惠多矣。候札飭劉臬司知照！

批：銘營一武強縣，稟臬匪充斥。

九月十六、二十一兩稟均悉。該匪等推戴廳斤，志甚叵測。該將官及該縣會同督率役勇奮力冲擊。匪等公然抗拒，哨官亦有受傷，不法已極。現據殺斃十三名，生擒十九名，並奪車轎、槍刀，將生擒各犯交付深州究辦。有此一番懲創，匪徒當稍斂戢。緝捕勤奮，殊堪嘉尚。頃據銘軍丁臬司並深州中稟前來，除批飭深州提犯逐一研訊，如審非實係襄脅者，即一概正法，以其為陣上所獲，不敵辦，不足以儆凶頑。並批令確探餘匪蹤迹，隨時知會密拏外，仰仍實力嚴防。一經地方官知會，即迅速往捕，毋稍鬆勁。該縣並移鄰封一體知照。至前稟所稱『梟匪數十股，每股百數十人，器械鳥槍無所不有，肆行搶劫，擄人勒贖。前將魏奎擄去，至冀州魏家屯地方，見梟匪來往，往山東口音最多。頭目為王夢彥。』等語，候咨商山東撫部院，即飭派出各隊認真兜拏，免致釀成巨患。

批：上海機器局稟，遵購挖河機器並陳管見。

挖泥機器，不難於製造平底方船，而難於載泥之船。送土登隄。聞孫道挑挖黃渡河，苦於民夫出泥遲緩，往往停機坐待。若永定河積沙平隄，由中洪淤沙距岸數十丈，或二、三里，或十里八里不等，非載泥之船所能徑達，亦非木桶盛泥，輓轆橫木，所能傳送。惟用鐵條車路，運土出隄，較為捷速。但沙地能否造成鐵路，本不

可知且隄上造一直鐵路，則河中之土，仍屬不能登隄。若河中造
橫鐵路，以達於隄，則節節須造，無數鐵路，爲費太巨。近年中國力
拒外洋來開鐵路之議，豈可反自中國作俑。此層決不可行。永定
一河乾處多而有水處少，仰該道等再行詢訪送土登隄之器，粟
覆核奪其現購之械器，暫存該局試用，能使其旁戰泥之船迅速
送土上隄，果得此法，再運機器來津，則善矣。

批清河河道候補陳道會勘滹沱河上下游形勢：

據稟：會勘得滹沱新河在安饒平陽一帶，水行地上，取道五官
淀，下灌文安。若由獻縣挽入子牙，漫流仍無收攝。引河徒占膏腴
水性，輿情均有未順。其舊河由衡水抵藁城，二百餘里中間淤成
平陸者幾五十里。若一律挑挖，勞費太多，且慮土鬆流濁，旋挖旋
淤，實無修復善策。現訪得藁城南樓村，尙有道光年間厚沱故道，
經晉州趙州甯晉之境，至冀州下邵村，下會滄河內，惟藁城東門
外至廣陽村，有淤平數處，約長七里餘，則均有河形，尙屬寬深，就
此施工，可以著手。並擬在藁城四里之口門，築高丈五，長六里坦
塢，以防盛漲旁溢。估計工費，需銀十萬兩，請由藩運兩司設法籌
捐。並於外銷開款項下，湊足試辦。等語。查滹沱北徙，爲隨安任
雄文大等屬民瘼所關，又滄陽一河下達子牙，正流本弱，專恃滹
沱瀉入，以逕近河數十州縣引鹽，自應亟爲修治。茲既經勸得自
藁城南樓村至冀州邵村，可以著手，即應就此興工試辦。仰藩運
兩司籌商有無外銷開款，目下提出，於明年春間趕緊興修。將來

能否在西河各商勸捐彌補，抑或全綱按引攤扣歸墊，並仰該道
等會商運司妥籌稟奏。

飭古北口正定兩處試練練軍：

爲咨行事爲照直隸練軍本閣部堂擬於前留四千人外，先
添三千人，稍復舊規。一於古北口暫添千人，正定鎮暫練千人，皆
以本管官統之。一於保定暫添千人，令前瓊州鎮彭楚漢統之。於
本年八月內具奏請旨交各衙門核議。一面先行試辦，其餉需即
暫用江南協餉俟定議後，再由戶部撥發試行。果有頭緒，然後門
刻簡明章程，俾各軍一律遵守。等因具奏，並經酌擬章程，照飭彭
鎮將保定新添千人，先行試辦在案。所有古北口正定鎮兩處，亦
應次第辦理，應咨請貴軍門暨照飭正定鎮譚鎮，各於該標前此
練裁存伍兵丁內，排選千人，照章試辦。除飭譚鎮外，相應咨會爲
此合咨貴軍門，請煩查照將古北口練軍添練千人，點驗之日起
支口糧，仍將辦理情形隨時咨報，查核施行。

飭將練軍前左兩營改用劈山礮並委員購辦竹矛：

爲札飭事案據統帶保定練軍記名彭提督具稟請將練軍
前左兩營親兵一三隊改用劈山礮並可否委員買辦竹矛請
示遵等情到本閣部堂，據此查軍中需用礮車，既稱購置稽時，擬
將前左兩營親兵一三隊各領劈山礮礮一尊，暫爲操習，並於前
兩隊之中，撥出親兵四人，歸人雜項親兵之內，均屬可行。至另單
所議竹桿長矛，亦應如所稟預爲置備，即由該提督商請飾軍劉

臬司丁臬司代為購辦，需費若干，准其報銷。除稟批示，並分札外，查餉軍所用矛桿，長短合度，歷年征勦北路，聞矛桿均採自南方，如何運解，常有熟辦之員，合行札飭，為此札仰該處即移行遵照，代練軍採辦矛桿，速解切切，此札。

批：隆平縣廩生武心田等二次呈控曹元侵佔學基。

據呈並圖說志書均閱悉。此案前據該縣會學勘驗，詳司轉詳本部堂，以項莊築曹姓質自張姓，無論果否佔及學基，總由李道存與張承業當年所辦。何以從前張李二姓管業之時，在學諸生並不及時清理，今事隔多年，張房已轉賣與曹姓，始行追究，是以即就司詳批飭該縣作速斷結，詳銷在案。今該生等又繪圖拊志，來轅翻控，其名雖曰因公，其實總由負氣，圖中李曹二姓之宅，南界相當，呈中以曹宅侵佔學基，而於李宅是否同佔學基，始慙不置一詞，其偏私尤屬顯然，不准。

批：前任永定河徐道稟搶辦大工，挪用銀兩，請飭李道，如數支放。

在本年二月間新定章程，儲料搶險項下，曾經撥銀六千兩，嗣於四月中旬，據候補徐守具稟，以此銀已陸續買料，又復批准發銀四千兩，飭令購料分儲險工。又准發備錢銀二千兩，均援照道光年間儲備現錢之例，俟安瀾後，即先呈繳。詎銀甫發，而北四下汛旋即決口，是搶修之項可省，銀兩自可存工矣。迨七月間，復據徐守將堆料用銀數目開報，查摺開收到防險銀六千兩。除短

平實收銀五千五百四十九兩二錢三分八釐。又司撥辦料銀四千兩，又收司撥防險儲錢銀二千兩。除買料等項外，實存銀二千六百八十四兩一錢五分。此項銀兩，既有餘存，自可指為續發六千金內用剩之款，作為北四下汛大工之用。且該前署道，既將前次搶堵壩款撥清，餘及概置不問，今會同具稟，該道等以此稟稱備料搶險項下及防險儲錢項下，兩次共存銀一千一百零五兩五錢三分有奇，與徐守七月所稟存銀二千六百八十四兩一錢五分者，何以不符。仰即查明稟復。且徐守稟單內有曰：一發南下搶險銀二百兩；注云：此項並未用完。又曰：一發上游各汛，堆儲現錢，合庫平銀八百五十兩；注云：此項下汛時繳還。據此兩筆，則徐守所領續撥之六千金，於存銀二千六百八十四兩有奇之外，尚應存銀一千內外，仰一並查明稟復。至續撥銀內，究竟買儲料項若干，現任李道會否接收，候徑札李道查明稟復。本部堂以原撥九千兩，係年例應有搶險之款，續撥六千兩，係格外新添防險之款，北四既已決口，即於新添之款不能不認真稽核也。

批：大名道稟查勘三屬旱歉情形，酌擬抽辦。

該升道於冬巡之役，備歷三府，查得旱歉情形，以廣平為最大，大名次之，順德又次之。而廣平郡中，則以肥鄉、廣平、成安、邯鄲及永年毗連之數十村莊，並大名府屬之大名、元城兩縣為最苦，而最苦之區，尤以肥鄉、廣平為極重。成安、邯鄲、永年為次重。大名、元城為略輕。此數處急須補救，擬以寓賑於貸之法，就各屬災重之

縣各縣災重之村復於村中擇老弱病廢婦女及種地不滿十畝告貸無門名曰極貧即在此次重編門牌上詳細揭出編定戶口榜示某戶某口加恩酌借口糧一兩月秋成酌量清還不日賬而曰貸鄰近災輕之區無可比較二月望後開辦辦竣概行蠲免等情查核所擬均屬妥叶候即照此具奏惟錢作一次給發或恐尚有流弊茲奏摺改為大口每日三十文小口十五文均發兩箇月將來或作一次發或十日一發五日一發均無不可又恐賬印之弊無糧可買應擇要設平糶局數處糶入則較市價格貴糶出則較市價格賤庶米商可以招徠貧戶亦沾利益奏中擬添此層如果米商絡繹而來該升道察看或可不設平糶局亦不必多此一舉至應用錢文奏懇天恩勅部於天津存儲現錢項下撥制錢十萬串由天津運至大名即交該升道經理俟具奏後另撥鈔稿行知該升道仍先將重編門牌揭出查明應之戶口約有若干便中稟及所有大元兩縣即責成該升道督屬經理永年邯鄲即責成長守率屬經理廣平肥鄉成安即責成李守興銳游牧智開等經理該升道尤當始終其事以臻周妥俟賑卹辦畢再行請覲履臬司新任可也

批：南岸同知陳永稟籌解賑錢

前聞該員有信來省『此項賑錢十萬串若全數解錢由車陸運則沿途州縣民間供應太苦若由船水運必俟驚整後各船出塢始能運解又恐稽延有誤賑期擬酌量換銀先行起解』等

會文正公批牘 卷四

情本部堂昨已令簡用陳道候補任道寄信至津先行解銀二萬兩赴大名投收以備頭批散放之用其餘悉數解錢俟冰泮河通再行雇船裝運上駛既可免船隻滯滯之虞而災黎亦可早沾實惠較為妥速仰即遵照辦理並候咨會崇大臣暨飭藩司大名道查照

札：查呈控清河縣縱賊擾商一案

為密委查辦事案據清河引地商人春暉呈控縣官縱賊擾商引地廢弛等情一案到本閣部堂據此查鹽梟起事其初祇與鹽商尋鬧固與居民無擾居民本不滿意鹽商故見梟匪擾之亦不介意但天下事每皆積小成大積寡成衆迨其徒黨嘯聚日多則膽愈大而勢愈張地方亦遭糜爛馴致不可收拾地方官之病亦有兩種有因惜費不肯辦者有因畏事不敢辦者官愈諱匿匪愈張橫其誤事雖在將來而釀禍正由此際是地方官怠玩因循貽害正非細故茲據該商呈訴情形歷歷如繪趙令庸懦無能夙有所聞此事官親家丁勒索多次尤為可惡除呈批示外合行密委為此密札該司立即按照呈控各情就近密委確查究竟清河縣趙令應否立予撤參借事案費一節是否本官或乃弟及門下所為逐一訪明據實稟覆核奪切速此札

賑貸錢文奉旨簡免示

為出示曉諭事照得畿南一帶上年雨澤稀少早歉情形以廣平府屬之肥鄉廣平成安邯鄲及永年毗連之數十村莊並大

三三

名府屬之元城大名兩縣為最重本部堂於此七屬災重之區編定極貧戶口奏懇皇上恩施貸借口糧錢文業經奉旨允卽飭新授臬司大名錢升道並由省派委委員前往商辦茲據將運去錢文按照極貧戶口散給完竣稟報前來頃又欽奉恩旨將爾等此次貸給口糧錢文概予蠲免毋須繳還仰見朝廷軫念民依體恤窮黎之至意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該民人等一體知悉其所取之保結借領狀均在本縣衙門當衆塗銷焚毀特示

批永定河道稟驗收各汛新料估排中洪下口等工

據稟驗收各汛新料並勘估應排中洪下口等工情形尙屬妥協應准照辦惟中洪單深僅六尺五尺殊嫌太淺能再為加挖至淺亦須九尺乃有濟耳下口窄者僅三四丈仰趕緊設法確估稟辦永定河向無詳明可靠之圖仰竭數月之力細勘繪一妥圖以便查核

批元氏縣文生智修文續控

查此案現據元氏縣查案詳覆該生呈控各情均經府縣斷結橋會一案仍令三家子孫經理不准智福羣等爭執差徭按照鄉規隨案辦理不准優免所請三家分牌另立地方諸多窒礙亦未准行原控智福羣等播弄手眼各情係汛懷疑所致從寬免議所有兩造允結附卷僧人澆河呈控元通寺一案經該前縣蔣令斷結從前衆紳因寺僧不安本分將僧驅逐將寺改為義學以後租穀仍應歸智守廉接收不准學運澆河爭執取結完案本年二

月翻控又經張令批駁在案又張坎控實樹羅糧一案經地方鄉誼等查得均為橋會內使用現與張坎說明情願不究呈懇息案各等情錄案詳覆前來是此三事者在府縣所斷者均屬公平在爾之爭訟均無屈抑何又來轆噴瀆不休該生即回縣靜候可也至橋會不准免差不准分牌另立地方業經斷定不可再行呈瀆以息訟端

批清河縣稟鹽商春暉因查辦越境私鹽志控

查定例匪徒擄人勒贖如非理凌虐照盜案例題參若因圖利勒贖尙無凌虐重情地方官失於查拏降一級留任若知情隱匿係圖利逞忿之案照例降一級調用私罪等語今該子店華祝封被搶勒贖一案既經查明屬實當時因何不報徇隱之咎已屬難辭迨該商來省控經飭查該縣反將該商短斤撈沙越境發販等詞具稟相計顯係挾嫌吹求而於殷變被搶一案並未將勒贖一節提及更屬故意含糊其所稱該商情願捐助勇糧一百六十斤與委員所查不合惟另送京錢二百一十節飭查尙無實據仰按察司先將該令中飭餘續偵查

批雄縣劉令稟被水村莊貧民偷扒隄埝現在鞫究

查橫水為災彼此同患雄民既自知田廬淹沒之難堪亦當念文民淹沒之一難堪是以前經委員往勸議在上海設法疏消已掘之口不准文民補築尙存之隄不准雄民再掘均經再三分飭在案該令如果慎重公事宜如何加意嚴防乃昨據文安縣

粟：本月二十一日，雄民又船載鎗礮扒隄，拆橋，鎗傷隄夫，擄搶船隻衣服，樁木，文安縣印佐各官，馳往彈壓，雄民膽敢恃衆抗爭，請示邈等情。是雄民之兇橫，藐法，迥異尋常，該縣既不能化導於前，又不能防範於後，行同擊賊，一無設措。今據稟猶以查非本境人，往舉船已退散等詞，支吾掩飾，仍舊鄰封爲謬。過地，祇知有己，不知有人，似此巧滑居官，何以協鄰交而靖民氣。除由本部堂派員查辦外，仰布政兩司再將劉令記大過二次，其扒隄人衆，即謂非全係雄民，亦必有雄民大半在內，勒限二十日，務將首夥各犯設法拿解，以懲強暴，倘再逾限無獲，即行縱嚴撤參，毋稍寬貸。切切。

批永定河道稟挑挖下口河段，並改估中洪工程：

據稟勘估挑挖下口河段，並改估中洪工程情形，已悉。中洪當已興工，仰即督飭認真修濬，能多用一分精神，自可少減一分積弊。工員氣習久壞，隨十二分振奮策厲，不能革除舊染也。

批上海機器局稟呈挖河運泥機器圖式：

據稟並繪列外國挖河運泥機器數式，致爲詳細。但運泥之船，與挖泥之桶，均得緊相銜接，必河面寬廣，運用乃靈。河若流稍窄之區，已須向隄岸另立泥架，而極泥架之量，亦僅能送泥至二三十丈而止。茲永定河中泓距隄往往在數里以外，固非泥架力量所能及，來稟擬用木路絞盤，亦尚非省捷之法。且永定河竟係於乾處興工，並非於河中挖泥，諸器似俱不合用。船隻亦全不可

行現購機器可暫存該局，毋庸解送來津。唯查圖說內有陸地挖泥堆於二邊作岸之語，而未見繪有陸地挖泥機式。該道等仍留心物色，如有此器，及送土退出靈捷之器，再行商奪可也。

札委蔣道勸辦永定河南五工十七號漫溢：

爲札委事。案據永定河道李朝儀具稟永定河南五工七十號漫溢，請參奏等情。前來查河工漫口，本部堂應即親往工次查勘督辦。惟現在天津查辦要件，不克分身，自應委員前往勸辦。查該道熟諳工程，堪以派往。合行札委札到立即遵照，作速馳往會同永定河道查勘漫口情形，迅速盤築裹頭，一面嚴飭上漫各廳汛加意修防，毋致再有疏失。並將來如何修堵約略估計，隨時飛報查核。此札。

卷五

江督署吏科：

寧國府劉傳祺稟到任，由

該守到任後，欽派皆可駐紮。察屬員之賢否，貴於周歷各處，訪察精細。能學騎馬，減廉從，則可循歷屬境矣。

蕪湖縣會化南稟到任察看地方一切情形，由：

爲政首在愛民，此時安撫災黎，尤須心誠求之。該令慈辭有餘，尙宜從明字上加功積誠，可以生明，積勤亦可以生明，雖不能

邊晚時艱，亦可徐培元氣也。

涇縣麟家琦稟到任由

勤廉二字是居官根本。該署令頗能從此著力。案到即辦，是勤於治事也。嚴禁需索，是廉以持己也。至除暴所以安良，原不可稍存姑息。如醫者攻治邪毒，即所以培養元氣。但須察得細，辦得真耳。

藍觀縣郭令稟到任接辦情形

目下開辦抵征，自以查敵催科為當務之急。惟大兵之後，民困未蘇，亦須加意撫循，不可稍涉苛擾。該令以書生初歷仕途，惟儉可以養廉，惟勤可以生明，此二語者是好做官的祕訣，即是做好人的命脈。臨別叮囑之言，千萬勿忘。

望江縣周甫文稟到任由

該縣頻遭兵災，水災，人民凋瘵，宜加意撫綏，隨事皆以愛民為念。該令初次做官，未染官途氣習，尤宜保守初心，無論作至何等，大官終身不失寒士本色，常以勤字廉字自勵。如天地之陽氣，萬物賴之以發生，否則凋枯矣。如婦女之貞節，衆人因之以敬重，否則輕賤矣。臨別叮囑之言，千萬牢記勿忘。

望江縣周甫文稟因公下鄉不及迎接，由

近日地方官專議應酬，不知民事為何物。凡省會衙門之缺，有驛站之缺，則朝夕疲於送迎，虧空生於酒食。一不周到，則上司同僚交相責怨，本部堂恨之，戒之，從不責州縣之辦差之事。本年

親赴金陵，尚不令沿途辦差，況眷屬耶？該縣地當孔道，以後如此等酬應，可省則省，本部堂暨各上司，決不以此見怪。

丹陽縣張令稟自勵各情

好名之心，賢者不免論語有疾沒世不稱之旨。錢辛楣氏謂孟子讓千乘章，亦是教人好名，但不可專務虛名，毫無實際。該令服官三省，閱歷已深，果能好得切實之名，即不必盡去矜躁而已。日新月益，優入循吏之域矣。勉之。

委辦淮北督銷局王治覃稟謝保舉由

誠樸之質，耐勞崇儉之素，能始終守而不改，將來必可為蘇省循吏，望時時以之自惕也。

江藩司詳送許邦行甄別考試，由

據詳許邦行，漢高慶，袁照，期滿日期均悉。查外省官員，向無由督撫考試之例。唐宋以來，考士屬之禮部，考官屬之吏部。前明及國初，選官皆考一判。今雖不考判，而每月部選各官，尚進月官卷，猶存考試遺意。是考官乃吏部之權，非外省所得為政也。本部堂前在安慶，每月接見三員，但令各書履歷數行，觀其字迹而已。初不據此以定賢否。查閱該司詳文內所敘，初次部咨，僅稱詳加考核，分別繁簡，所謂考核者，非考試也。嗣經司中議詳變通，留學各員期滿章程，始有灌憲考試字樣，係屬不根之論。旋准部覆，亦就外間咨文籠統言之，遂有考試之說。并道府亦以考試分繁簡，殊非政體本部堂覆加酌定，嗣後一年期滿各員，應由該司出具

考語，詳請本部堂驗看，分別繁簡，奏咨辦理。此次所詳三員內，許邦行、懷嵩慶兩員，係科甲大挑及軍功勞績班次，部中本無考試章程，無須再議。仰即出具考語，另詳核辦。袁照一員，係捐納班次，該司詳內所引酌增常例，詳加考試等語，本部堂署內案卷不全，無憑查核。仰將捐例內考試一條，鈔呈稟復，到日再行批示，核辦。

江藩司詳袁照應否無庸考試由。

捐納試用人員詳請考試，既係外辦章程，並非部頒定例。嗣後江蘇應酌定省例，科甲大挑及廩貢生員出身者，均免考試。其捐班及軍功勞績各班，每遇甄別之際，由司具詳請示，略仿前世身言書判之法，如僅驗其身與言，則接見晤語，即所分別賢否無庸考試。如須驗其書與判，則或考楷書數百字，或考判一道，或由判而推廣考他文一道，或由院親考，或委司道監考，均聽督撫逐案批示遵辦。似此酌定省例，可行可止，於古法相類。於近年各省考試之案，亦不相觸背。此次袁照一員無庸考試，飭於十二日來贛察驗身言，并仰錄批移知蘇皖江西三藩司，仍報明撫部院查考。

太平縣知縣蔣山稟接印任事日期，由。

該令等初到安慶時，本思從容教誡，培成循吏。其後恩惠難皖，此願未償。昨在金陵相見，未改讀書本色，為之一慰。勤廉二字，係為政之本，平日必須於此二字認真體會，俾案無片紙積留之贖，室無不可告人之錢，自有一種卓然自立之象。皖中自亂後，新

立規模，凡州縣管省出省，皆可不花一錢。又無攤捐、節壽、雜費，若立志為循吏，初無窒礙之處。望努力圖之，并告諸同年，無負我初心也。

六安州劉牧稟擬秋間晉省，由。

該員歷任各處，政聲焯焯，聞其稟請開缺，深為廬念。現聞安慶講求吏治，求才若渴。該員若能復出蒞事，則惠澤及民，而官場之風氣亦正望之望之。

全椒縣鄭令稟任履，由。

本部堂好以勤廉二字勸勉僚屬，勤則事無稽滯，廉則威望自生。該令年力極富，器識英特，亦須從此二字著手。勤字之要，公則詞訟宜一一親閱，細訊速結，私則公餘不廢讀書。廉字之要，宜先節用，出者簡，則入者自易於斟酌矣。

阜寧縣張令稟到任後地方情形，由。

勤廉二字看似平淺，實則獲上在此，信友在此，服民亦在此。舍此二字，上司即偶然青盼，亦不能久。欲求黃儉之敬佩，百姓之愛戴，即襲取於偶然，亦不可得矣。欲謹廉字，須從儉字下工夫。用人宜少，官氣宜輕，常如教官衙門規模。所出既少，所入自可不苟。欲謹勤字，須從清理詞訟下工夫。當限定每日訊結幾起，作為自己工課。目下撫部院清查積獄，嚴禁私押，該縣果能結案，則隱之可以造福，顯之即可獲上矣。切切囑。

蘇松太應道稟請開缺回籍調疴，由。

據稟情詞懇摯，出於至誠！所論馭外之道，轉不宜於久任，亦
有是理！惟上海叢雜之區，滬關踞蹙之地，該道歷年以平淡處之，
一洗塵氛，於洋人交涉事件，處處持正，崇情帖服。設立龍門書院，
廣聘名師，崇尚正學，亦足以潛移默化，挽回濁俗。至方言館，著有
成效，輪船迅速告成，猶為餘事。本部堂交卸在即，馬督部堂汲引
正人，尤須相助為理，不宜於新舊交替之時，決然遠引也。至於老
親思鄉，自屬人情。惟浙東兵燹之後，聞該本籍蹂躪尤甚，若高年
人歸而見之，必更有愀然不樂者，似不如迎養在署，潔白奉親，轉
有合於古人養志之道。仰該道精心一權衡之。

海門同知張錦瑞稟懇恩施量移內地優缺，由：

據稟雖係實情，惟江北州縣大半瘠苦，即向來著名之優缺，
近亦減色，若無故撤一缺分較肥之員，而調劑一人，則物議必騰。
該牧權篆海門，缺雖不佳，尚可量入為出，力求撙節，以免虧累。若
一經交卸，更無調劑之法。該牧之母，既已迎養在署，仰即安心侍
奉，盡力民事，亦可怡悅親心，不必因親病而辭官也。

江督署戶科

安徽善後總局詳遵議畝捐章程，擬請改辦抵徵，由：

既名曰抵徵，則仍是畝捐辦法，非徵正賦之辦法也。畝捐之
弊，在局紳徇私抑勒，欺寡吞弱，飲食若流，報銷含混。丁漕之弊，在
書差浮收勒折，徵多解少，刁抗疲欠，終歸無著。今日迥鑿軍餉，欲
暗行畝捐之實，不得不先改畝捐之名。欲急除畝捐之弊，不得不

參用釐卡之法。此詳第一條，首重查畝。似可一面勘查，一面開徵，
不必待查畢而後徵也。第四條，期以夏末秋初，亦似稍遲，宜於四
月麥收後開徵。第二條，三條，均屬可行。此外當參用釐卡成法數
條：一曰用三聯票，一報省，一存縣，一發給花戶，票上即注明抵某
年丁漕正供字樣。二曰發收數榜，如坐賣釐卡之法，每月所收花
戶銀錢，榜示通衢。三曰定坐支限制，不許局紳浮食浪費。四曰派
查徵委員，專派外省外府公正委員，查官紳辦理抵徵之弊。頃首
府陳守彙詳懷望潛太四縣稟復畝捐利弊一案，多有可採茲鈔
給閱看，仰併入六條之中，再行悉心集議詳奏。

安徽善後總局詳覆遵議抵徵章程，由：

據詳議覆抵徵章程八條，條理尚為精密。第一條，查畝平時
則有飛灑詭寄，過割不清等弊；兵燹之後，所慮又不在此。吾鄉有
鄙諺云：「帽子底下尋人，禾苗底下尋稅。」不必問其過割之已
清與否，但今日插禾之人，即為今日應徵之戶，則直截簡明矣。至
向者已耕何者已荒何者田雖荒而戶未絕何者田荒戶絕逃亡
無主須令局紳細查州縣覆勘庶已耕者不得意圖巧脫，真荒者
亦不得一律勒收虛課魚課及各項雜稅，亦須於查畝之時，查明
舊章定數，由官照舊徵收。第二條，四、五兩月麥熟為上忙，八、九、十
冬臘四月為下忙，正、二、三、及六、七等月均應歇局停收，以息民力，
而節局費。第三條，局費限制，前者畝捐之害，即由紳局中飽，多一
局，多一糜費。今以安慶一府概之，懷桐太額田均在四十萬畝上

下，是爲大縣，望審宿額田均在三十萬畝以下是爲中縣，小縣，大縣，不得過八局，中縣，小縣，不得過六局，每局每月坐支不得其過百三十串內總辦紳士二人，應各給薪水二十四千，以養其廉。此外幫辦暨書寫幾人，夫役幾名，紙筆油燭各費若干，均聽總辦二人斟酌，但不准逾百三十串之限。第七條州縣辦公之費，姑准於千串之內，撥給五十串。如繁簡懸殊，擬難盡一，俟試行數月，再當續議。第八條教佐薪水不宜過優，應減爲每月三十千，以昭公允。餘均照所擬辦理。往歲畝捐，取民無制，遞取遞加，民皆疑懼。此次初辦抵徵，每畝每年徵錢四百，須先出示曉諭各州縣，四百之外不得重徵一又，使民知之定限，盡釋前疑，庶幾輸將踴躍。往歲畝捐，設立紳局，供餉應差，皆由紳辦，以致利權歸紳，官受挾制。此次改辦抵徵，一切支應轉運之事，皆由官辦，局紳除查畝催徵之外，餘事皆不與聞。仰即通飭各府州縣遵照。

署和州方牧翊元稟到任後辦理地方情形：

地方新復之後，善後事宜，俱應悉心整理。惟求治亦不可過急，該署收甫經抵任，即思百廢具舉，政教並興，事雖易言，宜就所當務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讀書人之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實不副也。耕牛無可發給，種子准飭善後局撥發酌發，亦恐遲不及。

廬江縣吳令變和稟金牛白石山三蘆局月收實數，及縣署月支款項由

會文正公批牘 卷五

據開呈清摺所入之款，足敷供應。惟衙署內用項仍嫌過多，當力求撙節，祇須用一半耳。于清端陸清獻，成法具在，可師其意而行之。居官以廉爲本，非儉無以養廉也。

和州方牧翊元稟履勘卅州四境被擾困苦情形：

據稟並另單鈔件均悉。修隄築圩，是招集流亡，勸民耕作之本。宜不時親往監督，出示自誓，雖稍近於表裏，然足以聳動斯民之視聽，杜絕官親家丁之妄念。願從此益加做惕，輟解近裏，無急於要譽也。勉之。

署松江府方守傳書稟：蘇省賦重請減一案。

蘇省賦則過重，民困久矣。數十年來，紳戶則無歲不歎，州縣則以熟作荒，徒令小戶浮收數倍，正供仍多缺額。正值窮則必變之際，又遭兵燹非常之劫。天祚聖朝，金陵蘇常果能一律蕩平，自當大減浮糧。我朝深仁厚澤，超邁前代，利民之疏朝上施，惠之詔夕下。該署守所稟各情，洵屬念切民瘼，深識時務。惟蘇松常鎮太五屬舊定糧額，應如何分別酌減，減去之額應另籌何款彌補，本色折色應如何分別徵收，漕折及運費每石錢數應如何酌中定價，各項陋規及大戶小戶包戶名目應如何永遠革除，仰蘇糧道體察情形，詳考得失，密爲存記，俟軍務粗定，再行會疏具奏。

署桐城縣薛令元啓稟擬查畝催徵八條。

皖省去年改辦抵徵，原以兵燹之後，在官則糧冊開有不全，在民則契據或有遺失。責成紳士設局清查，原以查畝爲第一義。

敵册既立，則花戶復業之或多或少，耕作之有收無收，皆可按册稽考。迺辦理經年，既不能如限掃數，又未見一縣查清。若再令其接辦，則年復一年，終無了日。且據稟稱紳董互相瞞騙，賄徇情面，更有以抵押為貿易者，尙復成何事體。准於該令所請改弦更張，任用書吏，以期事有把握。惟該令所擬八條，有尙須酌核者。老册既經殘缺，新册毫不可靠。即清書之手册，亦未必無弊。如必一一驗契推收，則無以處乎遺失契據之花戶，逃亡戶絕之荒田。捏造假契之刁民，應即依照江蘇松江府辦法，發給田單。庶清查之權操之於上，紳民無所用其把持。其法先行出示曉諭，勒限呈報。有契者驗契給單，無契者取具田鄰戶族保結給單。其借種逃亡之田者，另給借種小單。如限外查出無單之田，勒令充公。即呈報未經插禾之荒田者，有戶有單之荒田，准其免徵，無戶無單之荒田，一律充公。概以田單為憑，證以新老及清書手册，庶可收清在之實效。至勒限稅契一節，卻不可行。稅契有例，價有陋規，官吏視為奇貨，民間視為畏途。不花一錢而清查田畝，尙恐民之不來。況示以稅契之名，索錢之題，誰肯前來乎。所稱改田縣城，設立總局，准照所請辦理。紳董與書吏同在一局，諸事由縣官裁決，可省無窮弊端。惟據稟每錢千串內酌提各紳薪水，查畝夫馬之資五十串，樞密清書紙筆飯食，以及造册報銷各費五十串。去歲舊章准各州縣於收錢一千串內，撥給辦公錢五十串，是否即在此內？未據切實聲明。仰安徽布政司會同善後局迅速妥議，通省辦理。抵徵

新章，詳候核奪。再抵契完納錢文，易銀批解。去年每銀一兩作錢一千六百文。今年錢價較貴，如再仍舊辦理，不特盈餘太多，而州縣必將收錢不收穀。前詳錢穀并收之議，又恐視為具文。應一併核議詳奪。再據該令稟稱縣城設立總局，擇公正紳士駐局等語。若於摺內首列之胡大新，疊據該縣紳民聯名控告有案，并非公正之人。仰轉飭秉公遴選。繳原稟清摺并鈔發。又松江府方守稟呈清糧章程十二條，一併鈔給閱看。參酌核議。惟單費一條，必須嚴禁既收抵徵，不准再索單費。

和州方牧朝元稟請撥公款賑濟年老孤貧

此項年老孤貧，殊無公款可以撥賑。該州紳董水火之餘，亦未必可就地勸捐。幼童多係鄰近各州縣之人，應由該牧隨時遣散。若飭令各州縣分送，各屬又有何款可籌？未便准行博施濟衆。古聖所難，茫茫浩劫，徒滋永歎而已。

涇縣饑令家琦稟辦理土匪誘案再請婦人錢文及捉拿逆匪各情

辦事之法，不外準情酌理。縱有疑難案件，但於情理尤當，不妨早斷早給。該縣心地惻怛，治罪耐勞，惟稟牘太涉繁冗，亦是一短。以後當求簡明也。

委辦金柱關釐務郭牧用中研遵辦釐務情形

據稟併清摺均悉所擬章程均尚妥協，即照所擬辦理。撥節坐支，約束巡丁，已得辦釐要領。而於查船一節，不許勇丁厲聲惡

色，尤足存商旅之體面，合君子反求諸己之道。該員初辦釐局，而講求利弊，先顧公家，精思實力，將來必可整頓，日有起色，嘉慰曷已。

生民荼毒，不能不歸之劫運，而補救在人。地方官果勤政愛民，時時存恐懼修省之心，亦足以召祥和而消災沴。本部堂願與僚屬共勉之也。

徽州府劉守傳祺詳績邑周沛春欠繳票銀一案

此項銀兩，係欠糧臺之票，非欠徽州府署之票。該守既未承辦張都堂徽防糧臺，又未接辦本部堂徽防糧臺，何以應索繳此項票銀糧臺報銷。經本部堂奏免在前，與該臺交涉之件，無論已繳未繳，概免追究。又經本部堂批定在後，該守必欲苦苦追索，是何意見謂周沛春為富戶，耶則原稟稱城破時，百物同歸於盡，其父餓弊祁門，同善堂施棺，必非盡屬捏詞。謂前後之糧臺軍務，該守當一代為清查，耶則李道長支之錢三千串，銀三百餘兩，該守亦應代為付還。恆源店利令智昏，一至於此，殊乖所望，仰一明白稟覆。

署池州府徐守本璠稟請籌款接濟難民由

本年賊竄江西，惟建德最居衝要，蹂躪尤深。覽稟實為心惻，第皖南各屬，竄擾殆徧，牛隻籽種，靡有孑遺。現當軍餉大絀之時，籌款施濟，力實有所不給。忝司兵柄，無術補救，喟然內慚而已。

署徽州府劉守傳祺稟擬招墾荒田情形

不過改委員為董事，改充餉為充公，名異而實同，仍不可行。即以歙縣一邑而論，已有三十二都之多。誠如該守所擬，每都舉派董事三四人，則一縣之董事，必須百人。派董太多，則難必人皆公正。立社太多，用費太濫，則難必租盡歸公。恐尚不能收開荒棄畝之益，而劣董武斷，惡佃霸佔，強主任意索租，弱主不得管業，百弊皆出。而田土詞訟之案，亦因之爭構不休。官不勝其勞，民不勝其擾，徒以供董事之中飽，非良法也。本部堂訪聞徽郡各屬，不能歸業者，雖多而絕產尚少。祇要皖南守局穩固，賊不來，官不擾，一年之後，百姓自然各歸其業，各墾其田，但不能求速效耳。若能由官發給牛種，趕備來歲春耕，其效稍速，而無糧臺此時無其力量，各州縣亦無能辦此事之官，惟有愧歎而已。至流亡歸業之民，如有遺失田契者，仰該守出示曉諭，准其補契，免其補稅，又時時嚴查書役，毋令需索。此事倘能辦到，則百姓歸業亦易。

屯田由

據稟山內外地方城隘各情形，均已閱悉屯田之法，近者議者紛紛，今春廷旨交議，唐撫部院亦思於淮北試辦，卒不果行。其難蓋有二端：一則皆係有主之田，眼前雖荒，不過畏賊畏兵，不敢遺歸業耳。非絕產也。一經官軍屯種，必啓爭端，當安慶初復之時，

十室九空，近乃無一無主之屋，豈城居之民逃亡者易歸，鄉居之民逃亡者皆絕乎？無是理也。一則兵勇習氣已深，無樂於耕種勞苦，本部堂前在祁門營次，令兵勇種菜，戲名之曰屯圃。何止三令五申，卒至始勤終怠，屯田較屯圃尤勞，恐難辦到。所擬應毋庸議。

石埭縣將令世奇稟辦理牛種及地方情形。

該邑凋殘至此，聞之傷心，除查拏游勇懲治訟棍之外，一意與民休息，即所以撫字之也。

蘇州劉藩司邱督等會稟江蘇減漕預商兩詳稿。

據稟送兩詳稿俱悉，查原奏本係清減漕糧，仰蒙恩旨准行，已屬非常曠典，所有請五府州丁銀一體減去十分之二等語，斷不能如此瀆奏，應毋庸議。原奏本有常額額輕，無庸議減之語，嗣經部議常額之額雖輕於蘇松，仍重於他省，定為常額減十之一，蘇松太減三之一。既奉俞允，即為恩出自上。今來詳稿中雖未明言常額不減，而既云則之輕者，無論何府州縣屬，均無庸議減，是常額已在輕則不減之列。既顯違已降之恩旨，又大拂常額之人心，此層亦無庸議。此次係因亂後而減賦，非因文田而均賦，自應一律普減，不得因科則而分等級，致胥吏高下其手。本部堂昨於四月十九致覆一函，所謂蘇松太不減五升以下之則，常額不減三升以下之則，細思仍屬不妥。應將常額二府分案辦理，無論重則輕則，概經次輕，確鑿諭旨，普減十分之一，以慰民望。至蘇松太五升以下不減者，本部堂亦係因該司道函稟遷就言之，其實亦

以普減為妥，仰稟商撫部院核定商奪。

穎州府李守文森稟擬淮北善後事宜十條。

據稟呈條議十則，綱舉目張，多可見諸施行。該守到淮北甫及年餘，於地方利弊言之歷歷，足見隨處留心，銳於任事，蓋慮無已。第一條雒河修城經費，已由李軍門捐錢十萬，辦無須另籌鉅款，就地添設釐卡，事屬可行。惟於不能開徵各州縣開辦麥捐，則斷斷不可。按徵派捐，本屬弊政，又新立麥捐名目，則將來有為稻捐、豆捐之說者矣。凡善後之事，約有三端：官紳實，經費足，籌給牛種，而招徠之上也。無賊匪之驚，無吏胥之擾，聽民自生自息，以徐俟元氣之復，次也將興利民之舉，而先多方以索民之財，則未醫而肉已剝，斯為下矣。欲施善政，須問其資財之所自來，挹注彼此之間，不可不辨。第二條於府州縣添派委員分任善後之事，府四州同應免裁撤新縣典史，應另行添設。張村舖應添設巡檢一員，牧令自行稟請，原無不可，不可定為令甲動多窒礙。第三條楚州州同應免裁撤新縣典史，應另行添設。張村舖應添設巡檢一員，候咨商撫部院察奪辦理。惟將三河尖東西兩岸歸併一省，則可不必。天下之市鎮城汛分隸兩省者甚多，改之不可勝改，亦無益也。本年正月奉旨，交出襄侍講條陳，請於蘄州之雒河集宿州之臨渙集，靈璧之固鎮，壽州之墟橋，合肥之梁園，阜陽東北之王市集，正西之颯陽城，添設新縣，各等因。阜陽兩處究竟應否添

設該守駐類耳日最近仰親往履勘查明申覆。第四條：不准帶兵員弁干預地方公事，騷擾百姓，俟即通行嚴飭，惟帶兵各官文職多係道府武職多係提鎮令歸府州縣節制調遣，其勢斷不能行。駐防各營不時調動亦不能指定何營抵補何處，額兵必俟一二年後軍事大定始能次第整頓，漸復舊制。本部堂於二月二十七日將綠營額兵暫緩募補之故專摺覆奏，茲鈔給閣看。至於文武兵民互相水火不特招募之營爲然，即經制之營亦未始不然。其軍民相安水乳交融者勇丁亦往往而有，禍亂未平不能因噎而廢食舉一而廢百耳。第五條：清查田畝爲善後第一要務，然頗難辦到，逐畝丈量則費多而民擾亦無此不厭煩勞之官限期造冊則老冊已多散失新冊毫無可靠，安慶各屬前年試辦抵徵本部堂三令五申，兢兢以查畝爲務，始而責成紳董繼而責成書吏，至今毫無眉目，亦迄無良法，惟桐城薛令具稟驗契推收之法似有把握，本部堂恐稅契一節小民疑畏因與之再三辨論以爲稅契斷不可行，驗契卻不可少，茲將原案鈔發一閱該守試以此法於額郡參酌行之，惟限期太促恐各屬潦草塞責不必限定，秋前竣事也。第六條：暫留早粳以西暨太和境內各圩與第七條免究脅從不理尋仇控告之案，據人子女占人田產捐不退還者仍照甘心從逆論所議均極允愜，仰即出示曉諭，查照辦理。第八條：各州縣城倉衙獄及各項各所自應次第修理，然不宜操之太蹙或地方凋敝太甚一二年內不能全行修復亦當諒之，蓋各項

經費皆取之於民，非取之於官也。若參撥太嚴則官顧考成而百姓轉不免苛派之累，其有殷實好義自願認修公所者應如所擬給予獎敘免其報銷。第九條：令各屬於開徵之後提銀采買穀麥存之常平倉以備凶荒事屬可行。地方元氣未復若捐復義社等倉則須聽民自便不必亟亟以年內爲限。第十條：爲府縣佐貳各官籌加津貼事屬可行，惟每月或至六百千之多安得如許鉅款？各軍營官之薪水勇丁之口糧有欠至一年數月者幾於饑殍不繼，地方官安得獨爾優裕？該守閱歷未廣視事太易亦履之而後知其艱耳。以上十條候行善後局司道通籌會議以期推行盡善，總之立法不如用人，該守所見收令佐貳各官及地方紳士如有賢者可隨時密稟以備錄用則所裨尤大矣。

督辦減賦局蘇州劉藩司邵督會詳蘇松等五屬額徵錢糧減成徵收請奏由。

原奏減漕已奉恩旨准行另減錢糧之說似難再行復請。至常領漕糧與蘇松太萬難盡一之處本部堂兩次覆函言之甚詳現擬遵照部文仍守前議常領二府無論重則輕則按照十分之一一律普減絕不通融牽算亦不請減錢糧候咨商撫部院如意見兩歧本部堂即當單銜具奏至蘇松太三屬減漕應否普律三分減一抑或分別輕則重則遞減之處候咨請撫部院早見定奪此等大政巨僚各抒所見期於可久不妨反覆推詳衆說歧異也安徽善後局馬藩司新貽等詳會議潁州府稟善後十條

一案：

據議各條均悉第五條內稱：驗契恐先索費，嗣後仍須稅契，有一契兩稅之虞。與其使官吏私索，暗中病民，不如有契呈稅，明取之不爲苛。等語。所議不爲無見。然刻下辦理係清田畝，非查稅契也。當此民生彫瘵，聞稅契之說，民情不免畏疑。民力亦恐未逮。本部堂之意，總欲將查畝與稅契分作兩事辦理，不欲將稅契混入查畝條件之內。該司等如有良策，另行詳議，否則卽照此詳行，餘均照所議辦理。

涇寧饑令家琦稟周濟涇民情形：

該令與張營官等勤叩涇民，洵堪嘉慰！前項米石既經減價平糶，所存之錢，仰卽趁此新穀價賤之時，收買上等淨稻，以備子種。應如何酌量散給，俟來春會同該邑勸農局稟明辦理。小麥百餘石，准卽於農局收斂時，查明流亡初歸，今年未經開墾之人，酌量給領，領畢之後，仍會同勸農局稟明備查。

安徽馬藩司新貼等會詳：漕糧暫徵折色，並酌定折價數目由：

據詳及冊摺閱悉，皖漕暫徵折色，揆度時勢，自不得不出於此。其分別起解留支，暨司庫提存，州縣餘資等款，亦俱悉心斟酌，面面兼顧。惟其中尙有更須商訂者，每石解司二兩五錢，除部價一兩三錢，而外司庫加提至一兩二錢之多，指大如股，爲數過鉅。實覺言之不順。江西前定漕章，除部價一兩三錢，州縣餘資及各

衙門公費共四錢外，僅提司庫銀二錢。雖衆論嫌其太少，然行之二年，官民亦尙相安。湖北前定漕章，除部價一兩三錢及州縣餘資若干外，其提存司道二庫者，每石不滿八錢。北漕兌費四錢二分，卽在其內。此次皖章提存之款，亦宜以八錢上下爲率。憶咸豐二年，部文漕米改折案內，於正價一兩三錢之外，別無所謂耗銀一錢三分者。此摺所稱一正一耗，係據咸豐初部文言之乎？抑卽係詳中所隨，新增加一耗米，名耗上耗者乎？舟中偶未檢查例案，仰將此款源委詳晰稟復。本部堂所謂八錢上下者，一耗在其內，兌費在其內，修理衙署抵補攤捐，及各衙門公費皆在其內。合之部價一兩三錢，總不得滿二兩二錢。省城之取於州縣者，稍減則州縣之取於民間者亦輕。而每后提八錢，有奇，每年可得三十餘萬金，公私儘敷分撥。其目下未解北漕，與將來起解北漕，如何將提款分別勻撥之處，應候另詳到日，再行商奪。州縣餘資多者，不得滿萬串，心者三千串，收成概以七分爲率。當此大亂粗定，上下均宜洗心滌慮，崇儉尙廉。州縣既有養廉，又有驛站領款，又有丁漕餘資，又無隨規攤捐之費，何至更患不足？卽收成不及七分，亦稍堪自給矣。至清摺中酌定取民之數，亦有宜商訂者。如懷甯縣向收自四千三百文起，今概定爲四千六百，則反加三百矣。桐城紳戶包戶向收四千二百，今既定爲四千八百，則反加六百矣。紳戶包戶之名目可禁，而向完之四千二百不可加也。太湖縣定四千四百折色者，較昔雖減，而本色者較昔稍加。銅陵建德東流等

縣折色均減於其舊，而本色反增於其舊。當堂向收本色，今概改折色，非爲數大減，亦難強民以必從。合肥定六千八百文，無爲舒城、廬江定七千文，巢縣六安定七千二百文，英山霍山定九千文，均嫌其多。今擬於司庫提存項下，每石省銀三錢，有奇，州縣餘資項下，每石省錢數百文不等，則取之民間者，每石可減錢七八百文。做照湖北之例，極多者不過六千五百大例，總在五千以內，而民力舒矣。仰再悉心核議，開單稟商。此等事不厭反復，求詳本部，堂亦不膠執已見也。

金陵紳士陳棟等稟善後事宜十四條

據稟並清摺均悉十四條，皆切要正大之務，必須一一舉行。惟諸事稍判難易，辦理宜略分先後。第二條采訪忠義，第三條編查保甲，第五條檢埋骸骨，第六條洗除賊宇，第七條禁革賊裝，第八條挑浚河井，第九條整理橋道，第十一條招復緞業，第十三條清理田畝，第十四條清查公產，此皆刻不可緩，應於一月之內，逐條舉辦。至第一條建修學宮，神廟，應俟明年再行興工。第四條禁佔房屋，本部堂於七條告示中，曾略舉其大端，俟遣撤各勇，稍有頭緒，再當剴切曉諭，并派委員逐案清釐。務使兵民相安，無強佔紛爭之弊。第十條修復書院，義塾，亦不能全數盡復，當酌擇一二處，待明年延師開課。第十二條重修城垣，在諸務以此爲極難。目前祇能將各處地洞有水侵入者，先行堵塞，俟經費寬裕，再當大興工作。已塌者全行清基另修，未塌者酌量挑土築塞。至諸務繁

興，宜另設辦公之所。第二、三兩條，本部堂在安慶時曾設有忠義局，保甲局，今來江甯自應照舊開設。其禁佔房屋一條，即可歸於保甲局辦理。此外，如第五、第八、第九等三條，亦宜另設一局，名曰「清理街道局」。第十三、十四兩條，亦宜另設一局，名曰「清查田產局」。仰該紳等公舉廉正紳董，入此四局，幫同委員認真經理。如各賢紳尚未回籍，仰該紳等一面函招，一面舉出，由本部堂剴調，俟到籍後，入局襄事。務期百廢具舉，萬象昭蘇。未盡事宜，隨後陸續籌議。至第十條，修建書院，亦俟另籌專款，與第一、第二、三條，參差興工。別開一局，名曰「營造工程局」。統俟他日續議可也。

句容縣文生朱昌燕稟擬善後事宜條陳

據稟及條陳均悉，第一條先修聖廟，自是振興文教之道。第二條，令各州縣公建官署，州縣皆取之民耳。當茲民生彫敝，且無以自蔽風雨，更何能代建官署？倘令州縣分派民間，斂錢建各憲衙署，其患何可勝言？第三條與第七條皆招集流亡，而重在典商。商賈惟利是視，有利則不勸而亦歸，無利雖招之亦不至。此當聽其自然。第四條，清畝之法，以民之逐文爲初文，官之抽丈爲覆丈，候卽飭局採擇行之。第五條，編查保甲，最爲目前急務。本部堂仍定設立五局，編查保甲，曰「清理街道」，曰「清查田產」，曰「采訪忠義」，曰「營造工程」。一切辦法，昨已於紳士陳棟、孫文川等批稟內略舉其要。該生所陳，亦均在其中矣。仰善後局采取要語，分別歸入五局。

辦理。

休甯縣監生胡應元稟休邑糧差買卯各弊：

據稟休邑糧差買卯各弊，本部堂詳加訪問，確有其事。此等
盜書故智，大亂之後，地方官尚不竭力革除，豈天已悔禍而人心
猶未厭亂耶？皖南被禍最酷，流亡最慘，丁漕一項，其中絕戶不能
完納者自屬不少，該縣知縣果能留心民瘼，正項認真清理，剔除
絕戶，以絕積弊。乃假手吏胥，飛糧買卯，百弊叢生，殊不可解。候劄
飭皖南道，督同徽州府，確切根究，立提該縣糧差，從嚴懲辦。並於
皖南各屬，一律出示曉諭，嚴禁買卯諸弊，以紓民困。至所請造冊
丈量之處，並仰安徽布政司會同皖南道，釐定章程，詳請核奪。

署安徽何藩司璟等會詳議覆荒產續遺業主，及安置難

民由。

查朱侍御原奏，大致有三：一曰業主領田寬定期限；一曰稽
查逆產，不令牽詎；一曰詭充業主，嚴行查辦。合之呂侍御所奏，安
置難民一節，應一併覆奏者，共有四端。該司等所議八條，悉心酌
核，尚有未盡妥協者，應再詳加討論。第一條，第三條第四條，一定
荒田入官之章程，一定荒田招墾之辦法，一定荒田領回之限期。
所議尚屬周匝，惟名為荒田，總有業主，斷不可註明入官字樣。此
等名目，最宜審慎。本部堂去年刊發皖南墾荒章程內第五條載，
業主佃戶并無人者，由局查明報縣立案。一面募人佃種，聲明業
主何人。倘日後回鄉，仍將原田歸還。此項荒田，祇可目以歸局經

理之名。至招佃墾種，不論土著流寓，均准具結領種，事屬可行。惟
荒田與逆產不能相提並論。逆產者田已充公，而由官召佃也。荒
田者田本有主，而暫時歸局募佃也。務須剖析分明，以免牽混。其
業主領田之限期，自同治四年起，予以兩年正限，一年餘限。分別
有契無契，准其領回執業。所議原屬妥協。惟三年之後始歸本籍，
實有印契呈驗者，應仍准其領回。其無契者，遲至三年之後，如議
不准再認，以示區別。第二條清查逆產，此事最易擾累。所擬飭令
各州縣查明著名叛逆，及叛逆之父母祖孫兄弟，共有田產若干，
造冊查考等語，將來借端勒索，流弊百出。所有皖北逆產，如實係
著名之張落刑苗沛霖等，飭各州縣於奉文後查明，限三月一箇
月，通稟經督撫批准者，始作為逆產入官。其未經批准者，無論前
此有犯何案，後此查有何據，應即奏明一概免其查追，以廣聖朝
寬大之恩。而省閭閻無窮之累。第五條嚴查冒佔各弊，第六條，
給耕牛籽種，第七條，領墾荒田，分別繳租，第八條安插降業難民，
所議詳妥，均可照辦。總之立法不如任人，凡條目所不能詳者，全
在臨時權衡。衷諸至當，仰即責成該管道府，督同州縣隨時稟商
妥辦，不必另派道府大員，以節經費。仍錄批報明撫部院，會核具
奏。

金壇縣王令其淦稟現辦地方情形：

該邑被害極為慘酷，亟宜加意拊循。所陳應辦各事：第一條，
開墾荒田，自係招集流亡第一要義。惟查敵最易滋弊，墾荒亦難

集資。若令鄰佃繳價認墾，環金壇數百里內，大抵田多人少，恐無挾質越境認墾之人。且將來業主歸來，作何歸償，不可不預為議及。本部堂去年刊發皖省墾荒章程，發去一冊，試參酌行之。第二條，建考棚，能否借撥鎮屬釐捐，應候撫部院批示遵行。第四條，書院試院，存款項四千串文，固不能指為守城公用。惟遭亂以後，各郡縣存典生息公項，何處不同歸於盡？若必責令清繳，殊失事理之平。此項公款能否繳償，應察看該典商現在貧富情形，秉公辦理，不必全數押繳，以昭平允。其餘各條均屬可行，該令名父之子，起家薦辟，初膺民社，自必急於求治。惟兵燹之後，欲求百廢俱興，即須多方籌款，籌款之道，動多弊端，惟分別緩急，次第舉行，則集事較易也。

金陵善後總局詳查田畝章程

據詳清查田畝章程，尙屬妥協，均准照所擬辦理。其中有應商酌之處，如第一條，上元偏於東北，而分南北中三路，則所謂南路者，疑侵江甯地界；江甯偏於西南，而分東西中三路，則所謂西路者，疑指江北言之。所謂東路者，又疑侵上元地界。名實不符，則言之不順。不若上元分三才為天字路地字路，人字路；江甯分三光為日字路月字路星字路，或稱天字某段某區地字某段某區，即寫木牌，布旗，亦易於辨識也。各路查清，乃令孫賈等紳復勸，必至日久忙無頭緒。此事係州縣第一要務，縣令豈可全不能聞，應責成兩縣，督同局董經理，每旬下鄉兩次，仿阜陽尹令刊章限兩

箇月查清。第四條，沿江柴洲，坍塌無定，即或開墾為田，所種不過雜糧，既完蘆課，既不能再令完糧。且此次設局係清查田畝荒熟，並非辦理墾科事宜，應仍以查畝為本，不必計及加賦，節外生枝。第五條，寺院之田，果有契串，或鄰里周知，而該僧柴又有力耕種者，均應飭令領回，不必概行歸公。其無契可以充公者，必須查出何寺原業，考之省府縣志，各立專案，彙齊奏明，撥充某處公用。蓋金陵僧寺之盛，其來已久，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也。此時草草入官，他年必且搆訟不休。至清丈之法，安徽阜陽尹令所刊魚鱗圖冊式，大可仿照。茲特查出，發給閱看，仰即刪改刊刻，轉飭該董等遵照開局，並割上江兩縣一體遵行。

分發由

泰興縣譚令泰來稟，卑境難民日衆，經費無出，請撥鄰封收養難民，原屬卹鄰善政。但上年金陵克復，南岸肅清，各難民有籍可歸。其流寓江北者，自應分別資送回籍。據稟鄰近各邑均於上年夏間撤局，獨該縣仍留柵流一所，無怪各難民紛紛來投。既經留養，自宜妥籌接濟，乃藉索罰捐，公然形諸稟牘。是該縣以收養難民為名，為因事罰捐之計。恐罰捐銀錢未盡，盡為難民之用也。斷不可行。仰江甯布政司嚴行申飭，並飭查明現在難民共有若干，其有家可歸者，即令妥為資送回籍。其老幼廢疾者，應令該縣另行籌濟，不必久留，不得再開罰捐之端。至囑

督辦常領勸農局，高守梯稟，招墾荒田情形。

常鎮墾荒章程已准撫部院鈔咨與本部堂所刊皖省開墾章程略有異同固由因地制宜亦議皖中經費太少故及民者甚礙也此事雖係勸農局專責亦必須地方官實力講求會商妥辦江南吏治廢弛各牧令於民事漠不關心尙係未經兵燹以前之陋習該守向來血性任事不避嫌怨仰即隨時體察如地方官玩視農政仰即密稟本部堂以便懲一儆百大亂之後不能不以務農爲第一要務也

批江蘇候補知府禹守志漣稟江甯縣各鎮繳還稻七千四百石以作牛種之用

據稟甯撫部院甫克金陵即發營米八千石以卹上江兩邑災黎該守前在江甯縣任內督率紳董經放經收按數歸款辦理亦屬得法惟緩引開墾章程及請將來建立社倉四處之說未盡妥善查亂後遺民水火餘生嗷嗷待哺所領官物不忍悉數追還故皖省開墾章程牛本減二成分三年還今該守稟稱七千四百石稻除砂子岡外盡數催齊恐有不實不盡現已飭諭王令逐處履勘體察情形分別給予牛本籽種務將此項及本部堂本年籌撥之款盡數散入農民之家以爲力耕之用據王令稟稱民情踴躍本年能墾荒田約十萬畝則江邑牛種明年一放一收便可酌量停止此項米石爲款甚鉅應趁此地方初復田價甚賤置買公田若干將來作何義舉之用俟飭傳通邑紳董公議具稟核奪所請建立社倉之處應俟另有他款再行籌撥

江甯萬藩司啓琛等稟續陳善後局前後報銷由嗣後按月造報則眉目易清應省之處亦可隨時裁減凡治大事以員少爲妙少則薪資較省有專責而無推諉少則必擇才足了事者而劣員不得濫等其閒少則各項頭緒悉在二三人心中手不至叢雜遺忘多則反是總之爲事擇人則心公而事舉爲人謀事則心私而事廢該局冗員稍多以後大小事件須各有專責一一吹竿則漸有起色矣

金陵善後局詳遵議朱御史及丁道等條議善後事宜各件由

去年九月二十八日該局具詳保甲章程內有一條駐城兵勇若告假養病及有眷口寄居民房者應照平民一例編入牌內等語是無論在營出營但住民房即應編入保甲牌內矣此詳中在營則爲勇出營則爲民以下四行新議章程似前此勇任民房並未編入牌甲者且其文氣似並未見過去年保甲章程者殊不可解該局自定之章此條既未照辦則其餘九條亦必均未照辦宜物論之紛紛也去年勇夫八萬裁遣業近七萬目下僅存勇丁八千夫二千餘月內必可全裁來詳僅稱裁去其半何咫尺而毫無見聞若是城內門釐本爲七屬牛種之用月收無幾應即出示停辦自五月初一日不復抽收房屋一事新舊轆轤不清主客難免爭執本部堂就該司道等所擬略加刪改共留八條其奇費一條不必議及聽兩縣及保甲局隨時酌斷可也仰該局刊本頒發

各甲其保甲巡夜一事，已於縣丞馬濤稟內批示，割局邊辦。城門稽查事宜，該司道等即隨時督飭各委員認真經理可也。

代理常州府高守梯稟請定郡守經費，可否核准奏立定章由。

郡守有表率之責，果能革除陋規，另籌辦公經費，整飭官方，莫善於此。現在安慶江寧二府，係照此法辦理，而各屬未能盡然者，以經常之費，實不易籌也。至於奏立定章，則可不必。凡奏定之律章程，人皆視為分內固有之款，不肖者又於分內需索陋規，雍正五年初立養廉新章之始，固亦永禁額外之需索。豈知今日郡守處處不敷辦公哉！祇好擇地擇人，酌立暫章而已。

丹陽縣張令保衛稟，滋任後辦理地方情形。

該令到任未久，能於地方諸務，一一講求，具見盡心民事。所稱不忍以百姓之膏脂，為書差之魚肉，尤為法言常存此心，則閭閻造福無窮矣。發去勸諭淺語二本，時用觀覽，以資激揚。

常鎮勸農局陳守鼎等稟籌辦各縣墾荒情形。

據稟各縣墾荒事宜，因地制宜，條理明晰，而不失之煩。明年當飭江寧暨皖南各屬仿照行之。

安徽何藩司環會詳：會議鳳陽縣徵收丁地章程，請示由。鳳陽縣錢糧，每兩向徵錢一千六百文，今議改收銀兩，每兩定以一兩三錢二分，按照時價一四合錢一千八百四十八文，已暗中增加錢二百四十八文。設或銀價高昂，尚不止此。聞道光年

間，該縣令有以賠累過重，欲改錢為銀，祇收一正一耗。其火工解費，由縣貼補，並不取自民間。議論經年，民不能從，仍作罷論。今兵燹之後，原與從前情形不同，但事關加價，該處民風刁悍，必須上下交孚，方為妥善。仰即轉飭鳳陽府縣傳集公正紳耆妥籌定議，詳覆飭遵。

馮缺先選縣丞馬濤稟擬金陵善後事宜六條。

據稟及條陳均悉，其說多有可采，文氣亦條理不支。而現時尚未能遍及如第一條募游民以廣耕種，係指城北等處之近地而言。果能廣種旱穀，或竹木花果，使野無曠土，民有餘財，豈不甚善。但目前設勸農局實苦經費難籌。今年江寧七屬，先經措發牛種銀二萬一千兩，復又加發銀五千餘兩。上元江寧兩縣則增上年發穀萬餘石。在官已不遺餘力，在民尚未墾田十分之一二耳。擬俟明年籌款再辦，然亦未必能全行墾種。若如土地盡闢，邑無游民，殆非三五年功夫不可也。第二條蓄蠶桑以資紡織，蓄蠶之法，首重蠶桑。金陵淪陷十二年，無山不葦，無木不葦，何有於桑。且此間居民向來畜蠶蠶桑者甚少。近處惟溧陽宜興等邑，地尚宜桑。首郡七縣，向不產絲，想土性不宜種植。與第三條敦頤俗以黜浮華，此說甚是。本部堂亦夙持此論，咸豐十年，曾經出示勸諭官紳力禁奢靡，以消災劫。迄今尚乏成效。當由本部堂與各地方官，不能以身率先之故，若再行出示，亦屬虛文也。未必果有裨益。第四條理財用以通商賈，商賈之流通，在於人煙輻輳，政無煩苛，不在銀

色之高下。現在七屬尚未開徵，民無應納之賦，官無應解之銀；公私所需全賴外來款項。如糧臺軍餉，由兩淮批解者，則係鹽課。由兩湖批解者，半係荆沙，豈能強之使一？所謂開鑄鑄錢，毫無庸議。第五條分庶務以課官司，最識大體。金陵初復，百廢待興，理應事宜躬親。本部堂尚愧不能盡力，盡心恭使，紀綱已立，寮屬多才。當一如該員所陳，以免務小遺大之弊。第六條禁夜行以弭賊盜，早經飭令保甲局實力奉行。其各街巷口新設之木柵，二更後下鎖，天明始開。更夫專司啓閉，委員分段巡查。均如該員所議辦理。候將原摺鈔發善後局，司道公同閱省酌量舉行。

金匱縣令明厚稟現在辦公大概情形：

清種招墾二事，誠為必不可緩。惟須籌辦得宜，否則適滋訟累，毫無實際。勤廉二字為立身之根本，亦即居官之要義。勤則以熟習而生明，廉則以無瑕而生威。譽望自日隆矣！

廣德州楊牧玉輝稟擬立招墾荒田安撫主客各條：

該牧承辦民有墾荒事宜，本部堂前批飭令速將已墾之田，通查一過，編出某號，昔係何姓之業。今尚未歸，某號昔係何姓之業。今已逃亡無主。某號不知何姓之業。一一登記印簿，一面妥議章程。並將來業主出來，或歸田價，或償籽本。客民繳價應定數目。若干業主認田應定年限若干業經告誠詳備。茲閱所議章程十八條中，言設局者四言變價者六言稅契者一多屬答非所問。惟第十以後四條稍稍議及，亦未將歸田價償籽本等事議一定數。

而僅引朱御史減價久荒次荒六字，囿圖言之。獨至變價充公，言之不已，又長言之。是本部堂所重者在及時清查客民已墾之田，除將來主客相爭之患。該牧所重者在收原業之稅契，而動用荒田之變價。用意迥不相合。此案為該州極重大切要之件，將來遺願釀禍，皆基於今日。該牧何慢不經心若此。至於各鄉紳董未必人人公正，祇可令其清查田畝，不必令其具結出保。若因戶口流亡，契串無據，不可無取保之人，即須於開辦之初，嚴定冒認之罪。將來查出有冒認者，連坐保人，以免賄賂之弊。該州被害雖深，人民究未盡絕。即據該州前次所稟，亦尚存四千餘戶。十里八里之中，豈無一處兩處原業已墾之田，而客民一聚千百，一連數里，竊恐原業已歸方謀牛種，而客民於將耕未耕之際，爭先奪之。或原業人住東鄉，而田在西鄉，客民初以為無主，已墾而不復相讓。土著之勢方孤，客民之勢方衆，強取強求，皆情事所必有。前批所以飭該牧先查荒地也。祇須將客民所種之荒地，清查一通，有主各業自然水落石出，何必定俟有主各業領照投稅之後，方可逐細清查耶？第六條云，令兩湖暨本省江北客紳在西鄉要路各設一局，是西鄉已有三局後，又於各鄉城內添設五局，已嫌太多。而第八條又云，凡所來墾民，係何省人，應歸何省客紳約束。遇有不肖滋事，即由局董自行驅逐，似又與總局不相聞問紛紜淆亂，全不得此事之要領。候即日另派委員前往該州會同查辦。

江甯梅藩司啓照詳酌減漕河等七州縣折漕價銀，請奏。

由：

清河等七州縣，所收漕價，照淮揚通等屬七年減定之例，每石減去三錢，作為二兩一錢徵收，固足稍蘇民困。惟銀價昂貴，貴州縣遵奉新章，不准浮收，未免有墊賠之苦。必須將銀價每年漲落之數，逐年奏明，出示按時價徵收，而於每石額收之外，做照蘇屬之例，酌加公費若干，乃是蘇官之困。茲僅議及坐支二錢津貼州縣全案，猶未定妥。又清河等七州縣，久不買米起運，即係永交折價之局，其淮揚通等屬，倘係運解本色，僅有二成折價，則一兩四錢之數，亦不足為定案。應做照蘇屬之例，每年奏定米價，除按價徵收外，酌加公費若干，乃可垂之永久。仰再補詳併案具奏。

江甯梅樞司啓照詳甯屬各州縣徵收錢糧銀價翔貴，請予加收由

據詳實屬各州縣錢糧，請從同治十年下忙起，按照原定收價，每兩加錢百文，八十文不等。日後銀價如有長落，收價亦可隨時增減，與蘇屬新章大同小異，而與七年定章不甚相背。面面兼顧，斟酌亦具苦心。應即如清摺所議辦理，惟甯屬缺分多苦，而所定收數，尚不及蘇屬之多。州縣無力賠貼，恐尚不可行之久遠。而七年所定之章，甫逾二年，即行增加，恐百姓亦不免抗違之患。且蘇屬通行一律，而甯屬之章參差不齊，亦未足為定案。所請應否，稟奏之處，似可不必遽奏，候咨商撫部院核奪。

江督署禮科

會文正公批牘 卷五

衡山縣歲貢曠學熊稟捐修南嶽神廟暫收銀錢數目，請准吉期興工由

該紳等奉委修建嶽廟，既經擇定七月十四日興工，應如所擬辦理。工程浩大，需費甚繁。本部堂捐銀五百兩，俟彭部堂捐款解到，即行併解。仍候咨行同鄉文武大員量力捐助，以濟要工。其監修此項工程，候咨請南撫部院專委賢員督同衡山縣令，教佐各官暨該紳等實力經修，無須本部堂隔省委員也。至所請之符州同陳貢生、羅監生等，均准如稟辦理。另單上封寺僧人捏名募捐等事，應俟南撫部院委員到山之日，會同衡山縣查明稟辦，無論何處捐項，均需歸於一局一簿，彙總經收，彙總開支，庶免重捐侵蝕等弊。

甯國縣稟：卑邑書院籌捐興修，歸紳董貢生董作霖等經理由

振興文教，亦善後中之要務。該縣兵燹之後，經費難籌，議於出水竹木山貨中酌量攤捐，亦不得已之舉。但千錢抽收五十文，於出者已覺其多，而於書院仍未必有濟。經手紳董是否可靠，仰甯國府一面密查稟復，一面由該縣督同各董先行興辦。

鎮江府稟請頒給吉公祠匾額由

吉公祠現已垂成，仰將發去匾額鈎摹懸掛，以彰忠烈。至本部堂捐助百金，已發交江甯府徐守寬便寄潤。該郡會否續得甘霖，並即隨時稟報。此間望澤甚殷，久禱無應。位高德薄，上干天和。

五一

粟及斯民，憂愧無已！

桐城縣粟卑邑丁卯科舉人進京會試期迫，懇請鑿給川資由

查同治三年甲子科鄉試，係因大亂初平，改期舉辦。各士子倉猝赴京，為時甚迫，多有不及敷理行裝。是以本部堂飭令善後局，另行籌款，每名給發銀三十兩。作為旌匾袍帽盤費等款，以助公車之費。係屬格外從優。厥後戶部議駁，不准報銷，不能援以為例。本年鄉試，係按期舉行，與甲子科情形不同，所請殊難准行。惟由司例給之款，本年能否照發，仰安徽布政司查明籌議具覆。飭遵。昨見邸鈔浙撫部院奏請每舉人發銀十兩，已奉旨交戶部議奏。如其議准，江南既先行發銀後，再撥案一奏可也。

安臬司呈太平縣學稟，蔣令各款撤任訊辦由

太平教官所稟蔣令各款，如果屬實，自應撤任查辦。惟其中最要者，不過苛徵浮勒，徑責生員二條。何以並無紳民具控。獨由該教諭等稟揭恐有挾嫌別情，希圖撤任，以快私怨。昨邳州丞典教官武營會稟揭參邳州徐牧，直至離任查辦，又稱毫無實據。此案恐與邳州一案相類，如應撤任，兩學必須同撤，不可稍有偏徇。

蘇松太道稟廟捐等項，教民不值捐輸，請示由

查按畝派捐，即與加賦無異。前據江陰縣詳請隨漕帶收錢文，作為修建文廟之用。當經明晰批飭蘇藩司飭縣停辦，並飭通行各屬。如有議定隨漕帶收經費，以及別項名色，仿照畝捐相捐

者，概行嚴飭停止。在案。茲核所稟蘇常各屬，仍有按畝派捐修葺文廟之事，均藉稱松屬辦過章程。究竟蘇常各屬現在按田派捐者，其有幾處。松屬章程定於何時。現在有無派捐之處。仰即由道查明，限半月內稟覆。一面移會蘇藩司一體嚴飭，仰令即日停止。倘敢故違，即行撤任查辦。以避民困，而懲藐抗。至教民趨向不同，不准列入庠序，亦不准其預考。誠屬名正言順。將來設有齟齬，如果藉不捐文廟為詞駁斥，則必有臨時情願捐錢若干，以求應試者。又將以何詞斥之。殊欠斟酌。自漢唐以來，即有釋道兩教，欲求明周孔之道以勝之，必有裕於口舌科條之外者。天主教亦略與釋道相近，正未可鹵莽以求。遲也。

江都縣詳營弁毛可法等稟，營抗不檢帳一案，請示由

此案毛可法等所控，原未可盡信。第查府縣前詳錄敘營額咨請告示文內，聲稱「本翼長捐助養廉，並勸統下頭二三四起忠勇新勇各營官弁勇丁量力捐助，將火星廟宇修葺重新，添建忠義祠，奉祀本營陣亡傷亡各官弁勇，仍於江北浦六儀揚各處置買田畝，所收麥秋兩季，除提充香火及僧人食用外，餘存之資，以備卹賞，及老邁無依官弁勇丁衣食之需。」等語。是當日公捐置產，確有其事。但浦六儀揚之田，歲收若干，提充香火食用外，留存備卹賞等事之用若干，非清算不能剖明。本部堂前批令自行清結，原冀其自息訟端。該鎮執而不悟，以致毛可法等嘵嘵瀆控，永無結期。仰候飭提兩造人證來省，另委大員監同核算，或公、或

私本部堂親爲割斷，庶幾葛藤永清，物議自息！

蘇松太道稟籌設上海普育堂之說，該道竭力經營，請示由：

據稟并另單均悉上海普育堂之說，該道竭力經營，支持三年之久，幾善不倦，用心可嘉，惟此等乃鄉里好善者之所爲，非爲政之大體，衣食分人，會翻指爲小惠，兼與濟人孟子謂非政要，近世儒者王船山於社倉義倉等事，皆反覆譏議，乍見似駭聽聞，深思乃有至理。本部堂雖不敢議及古法，而於以感應陰陽等編爲立教之首，以育嬰卹穉等事爲立政之本，則未敢以爲然也。所請將址坡局經費錢五百千文，改作普育堂經費，准每月照撥一半，以資接濟，該道與局董籌出經久之法，則善矣。

遊擊毛可法等稟控詹鎮啓由

詹鎮廣有田產，人所共知，自不僅爾等所控之業。但須分別其田爲公項所置，某田爲詹鎮私產，方昭公允。爾等毫無分曉，所呈田單，不准多與詹鎮田契不符，即查江都縣卷，各個戶所供，亦與田單互異，究竟憑何指控？此案起卽，本因方長久向詹鎮借貸不遂，以至命同毛可法復經毛可法勾同王品裕等，挾制索詐。方長久毛可法二人自連鎮出降，跟隨詹鎮歷保今職，並各置有產業，試問皆從何處得來？爾等向爲詹鎮腹心，逢迎長惡，無所不至，詹營賬目，皆由爾等經手，始則助詹營私，繼則背本計上，純是痞棍行徑，淮揚士民無不切齒，衣冠中斷，不容有此敗類。本部堂平日亦不以詹鎮爲然，獨於此案則痛恨方毛二人，轉覺詹鎮尚可

恕原矣！已將該候補知州方長久候補游擊毛可法奏參革職，刑訊仰司道飭縣將方長久毛可法收押一面嚴刑刑訊，王品裕等倘執迷不悟，定案時一併參處，不貸。

江甯李藩司等稟監算毛可法等控詹鎮一案，請結由：

此案業經本部堂提訊將毛可法方長久二名分別枷責至詹鎮在揚帶兵，廣置田產，以致人言藉藉，應將該鎮呈出坐落江都儀徵境內之田，近二千畝，酌提一半，歸於揚州府城，創立育嬰堂，以服士庶之心。該鎮馳驅勦賊，屢立戰績，准其在揚安居立業，以副聖朝寬待將士之意。黃守貴李興順二員卽遷回原籍，交地方官管束仰候一併奏明結案，并分別咨行柝照。

文童熊首傑稟請賞川資扶柩回籍由

該童之父熊慶瀾久在軍營，堅忍耐勞，本有循吏之志，而不得一試，以展素抱，殊堪憫念。在局身故，既係無力扶柩回籍，應准給洋貳百元，以資濟用，卽即查收妥速護送回籍。

句容等縣會稟上江二縣墾用院試經費，可否仍由善後局後款給領請示由

查院試經費向係由縣籌解，並不另撥款項。現在各該縣等權辦抵徵，僅提辦公津貼，與從前情事稍有不同。據稟該縣等均係署事人員，僅支半廉，照舊攤捐院試經費，力有未逮，尙係實情。究應如何酌辦？仰江甯布政司確核妥議，詳覆察奪。至甯屬各州縣苦缺居多，所有院試經費應如何籌款津貼，一併妥議商辦可

也。

蘇松太道稟送戰國策去奉十部由

戰國策十部收到此書素未得見今得刊布三魚堂著述又添一種流傳人間足以慰講求正學者仰止之心

顧承長等稟叩示服制由

在定例庶子為所生母為嫡母均係斬衰三年顧承熙既係顧宜壽之妾邱氏所生邱氏即係承熙生母邱氏病故顧承熙自應遵例持服三年該舉人等所稱歐陽係奏並未纂例遵行其餘所引各條亦不合於禮制應即趕緊飭令顧承熙補報丁憂請開廢缺以符定制不得飾詞瀆陳致干匿喪之罪

江浦縣孀婦顧丁氏稟叩示服制求免罪名由

已於顧承培等詞內批示矣至所引為人後者各條皆為出嗣伯叔父者言之於庶母所生之子無涉何得妄行援引速令爾子呈報開缺姑寬前罪可也

釐金捐局稟奉撥儀徵學宮木價銀兩應在何款項下撥解由

查儀徵修建學宮款項無著前經該縣紳士晏下兩中丞等公呈請在儀徵境內之沙漫洲泗源溝兩卡酌撥釐金作為學宮經費經本部堂批准酌撥一成行知該局在案此項木價六千兩既在湖北督銷局允發應在沙漫洲泗源溝兩處各撥一成項下合撥解軍需局以達鄂局免款仰分別移行知照

祝咸熙等稟爭繼由

查閣來稟內以祝懷璧承繼祝崔氏為嗣多有未便又云本擬直陳實干大典等語當即飭發江甯府將祝咸熙等逐一訊供所稟各層有何證據茲據劃守錄供稟呈祝咸熙等俱供并無實據惟祝懷璧之妻益死時其母到家吵鬧說是祝懷璧與崔氏有曖昧不明的事既有此節則祝毓秀尚有四子聽憑崔氏另擇一子承繼既可遠嫌以服族衆之心而崔氏亦尚可擇所愛而立不至甚拂其意案經批府飭縣訊斷仰穎州府速飭該縣集訊斷詳

惜陰肄業生何延慶等稟請另增一課試以史事論辨等文由

惜陰書院每月官課一次係屬定章不須另行加增據請添試古文足見該生等力求樸學抗希前哲惟於風檣寸晷之中恐難盡其所長應准嗣後每課增作古文一篇每次領卷二本其一賦一詩仍須扁試本日交卷其餘古文古詩經解雜藝准攜卷回家限三日交卷以示體卹其有於扁試之日全交者聽仰江甯府即轉飭遵照辦理

泰州監生劉書雲稟生子求榮未遂反遭辱沒先人羅等劣迹案件呈電由

此案現據泰州具詳業經批飭確訪耆老再行定案茲核所呈專與該州所詳為難純是訟師筆狀是欲求考而先犯衆忌求

合而愈離矣。惟所鈔呈王海信函及羅星綵等劣案案據，殊有關係。仰泰州再行確查，當堂置調閱王生原信，并查泰壩監掣衙門有無在壩充役證據，稟復核奪。

阜甯縣詳人文日盛請賜會奏定立中學取進，由：

查各屬文武學額，向係按照地方錢糧科定。該縣所轄地方，係由山鹽兩縣分撥，其學額亦按照分撥之錢糧爲定。據稱該縣加賦已多，詳請另立中學，及選拔增廣賈各額，並請將原撥山鹽二縣學額歸還，學額可撥還而田地錢糧不能一併撥還，亦與定例不符。且所援福建等省加額各案，皆係由原定之額酌量加增，並非舍原額而另立專學。能否仿照辦理，仰江甯布政司確切查明，妥議詳覆，察奪！

蘇州湖南會館修造委員李新燕等稟：木捐項下應分撥若干請示，由：

湖南會館木捐，現在尙未勸辦。應俟將來捐有成數，甯館分撥七成，蘇館分撥三成，以資接濟。惟兩處均嫌數少，不足濟事，尙須另籌良法也。

府上江三學生員，陳以莊等，稟請賞給貧士度歲銀兩，由：據稟自係實情，惟兵燹以後，貧苦寒士所在多有。卽就省城而論，亦不止該生等十四人也。金陵文物之邦，各老輩安貧守約，風骨凌嶮，曾不乏人。若以度歲無資，輒有干請，不但例所本無，兼難徧及。該生等身列士林，於鄉先達愛惜廉恥之道，亦不符合所

稟殊難准行！

江督署兵科：

署甯國府黎守福囑稟：周國凱藉樞譟索由：

原任湖北提督周天培靈柩查獲，頃准江軍門來咨，卽行給發護照，交江軍門派弁護送回籍。茲革員周國凱，並不守候護照，僅憑一溜單，任意譟索，將靈柩擡入公堂，殊出情理之外。昨據鮑軍門呈送克復青石保案，已將周國凱聞復原官，應卽撤去保舉，以示懲儆。周國凱素不安分，並非周軍門之子，應不准其護送回蜀。軍門靈柩，由該府派人搭船送至安慶，交江軍門親自護送回蜀。周國凱倘敢逞凶肆鬧，卽行嚴擊治罪。

署淮運司許如駿詳：鹽捕營添募兵丁差緝，由：

本詳敘明地方營汛得規包庇，夥同與販，其害最深。鹽捕營之與地方汛兵，蓋亦名異實同一經添募，始則請領月餉，繼則請發軍械，請配巡船，請給賞號，於公事不但無益，而且有損。所請斷不准行，卽嚴飭該都司卽日撤停，毋得妄生希冀。

豫勝營記名總兵袁興旺稟：回籍養病，由：

該將於軍務稍平之時，見幾而作，志趣可嘉。惟居鄉以謹慎爲本，尙須好善忘勢，安分務農。俾里黨中盡消凌競之風，庶足保令名而全末路也。

蕪湖縣會令化南稟：懇邀免應付運軍馬草，由：

據稟已悉，仍會同高淳當塗等縣設法購辦，隨時稟請飽

軍門由營酌量給價。天下滔滔，何處非滿目瘡痍，轉瞬春草發生，變軍移師他劇，該縣供應亦漸少矣！

安審司詳：淮河添設水師，月餉擬抽鹽釐，以供支用由：

在長淮添設水師，安撫部院創立此議，未便以經費難籌，致紛紛道議。無成本部堂酌定，應於龜山立參將一營，正陽關立參將一營，五河立游擊一營，按照長江水師之例估計。每歲約需官兵俸餉、養廉、雜費等項銀八萬兩有奇。軍務未竣，釐務未停，以前應由淮河釐卡供支一半，由五河正陽鹽釐供支一半。將來軍事大定，釐金停撤，則全由淮北鹽課項下供支。至原擬另設划船分巡一節，淮河水勢夏漲冬涸，若划船專於冬春巡在河汊港，而於抽板隨時撥兵駕駛，則可若於長龍抽板之外，另立划船名目，則不可。是船廠或添划船之費，而毋庸另添划著之額兵也。惟目下淮河上下游，本部堂及皖撫部院均有礙船在內，船數不下二、三百號。較之將來經制水師應設之船，多至三、四倍。揆氣尚熾，未可多裁。目下之水勇，遵立經制之水兵，仰該司等會議詳覆後，今年先行會奏定案。明年再行興辦，尚不為遲。

淮揚歐陽鎮利見稟親老多病懇請代奏開缺由：

據稟情詞懇摯，惻誠流溢。該鎮平日淡於榮別，厚於本原，本部堂亦至諒而深許之。惟目前清淮防勦雖繁，而淮揚係特設之鎮，數年來專辦防勦，於本鎮陸營各事，均未整頓。該鎮心地既正，條理亦密，趁此無事之時，將本鎮員弁實力教誡，兵丁實力操演。

使由工改操之營，一變向來懈弛之習，為清湮成一重鎮，為國家做一番事業，方是顯親揚名之正理。該鎮之父，曾經迎養到淮，目前東南軍務已平，仍可肩舟東下，就養荷齋，則公私兼盡，不必汲汲求退也。

署六安營參將徐士衡稟：新復額兵，督率訓練，由：

現當擊飭營伍之際，自應加訓練，以期整飭戎行。考察弁兵，必須於技藝人材，操守緝捕，四者認真查核。該將亦宜以勤廉二字自勵，身正乃能正人也。

泗州稟復：旰哈各鹽棧陋規情形：

此項陋規，既係始自同治元年，縣城甫復，兵餉無出之時，尚非多年舊規。現在兵餉略裕，正俱整頓鹽務之時。會都司於到任後，並不收受，並將勾串攪擾之營兵及武生姚秉安等分別送縣責懲戒飭，辦事尚屬認真。候將該都司請示之稟，補行批發，略加獎借，並飭將此項規費永遠革除，以仰商情。

署泗州營都司會鏡衛稟：旰哈各鹽棧向有例規錢文，歸營辦公請示由：

文武衙門本以革除陋規為是。該都司具稟請示，毫無掩飾，立志甚屬可嘉。本部堂以各處情形不同，無憑懸斷。當經札飭泗州鎮收詳細稟復。茲據該收所稟各情，與該都司所稟相符，且稱該都司到任後，不收陋規，人人悅服，並有懲辦營兵索擾之事，緣營各員弁，若使皆能自愛若此，積習可以一變。本部堂向來訓誡。

屬吏，總以勤廉二字爲本。該都司不收陋規，即是廉字之本；約束弁兵，即是勤字之本。從此擴而充之，將來無論升擢何官，但須常存此心，便可稱職無愧矣。此項鹽棧津貼錢文，鍾牧稟內並稱近來生意甚微，仰即永遠革除，以卸商情。

蘇藩司詳議添造艇船，並巡洋緝捕章程由：

據詳已悉該司道等所議各條，尙屬周妥，批答如左：——

第一條：狼福崇淞四營現在共祇艇船十四號，斷不敷用。所擬先造十號，由蘇省牙釐局淞滬捐撥局各撥銀一萬兩，爲造船之費，應如所議辦理。本部堂同治四年臘底，奏長江水師第二十六條內，本議及狼山等鎮，應添造紅單拖帶大船數號，正與此次之議相合。候咨彭部堂黃軍門於所屬之吳城船廠、蕪湖船廠，分手釘造，仍由丁藩司擇粵東之熟於船務者，舉薦一二人分赴兩廠，當同照料。長江水師章程發去刊本二冊，以備查閱。

第二條：輪船會哨一節，長江水師章程第二十六條內，亦有添造輪船，分佈狼山、崇明之義。現在未能造船，除天平輪船須協同威甯密解送餉械，僅能於兩月之中巡哨一次外，其鐵皮海生二船，應均調歸上海，專作崇明、吳淞巡哨之用。艇船有輪船會哨，輪船果勤奮出力，艇船亦必相觀而善。爲輪船稽查艇船之議，不肖者固多扶同徇隱，即賢者亦難破除情面，專事攻訐，斷無實際。慮無庸慮，至應道兼管機器局，究竟新造輪船後，批先實氣儘但裝船數事，可行否，船果何時可成，仰即單銜稟復。

會文正公批牘 卷五

第三條：巡船易地稽查，立法最善。所擬報單，亦頗周密，然奉行不力，不過如文武考試之互結，綠營之循環籌，地方衙門之晴雨冊，久則奉行故事，全無實際。目下試行一二年，始准照所議辦理。

第四條：師船按時考驗，應如所議。每屆冬季，由蘇松太道，常鎮通海道，調軍海口分別考核。此外，不拘何時，每歲請長江提督按照狼福崇明考察一次。

第五條：管帶艇船員弁，如不出洋巡哨，一經察出，應即撤參。其一艘擊獲，或二船三船，應如所議，分別全賞、半賞、或賞三分之一，以昭公允。至擊獲無主盜賊，總須解交地方官驗收估變後，於定案時聲明，宜賞銀若干兩，不必以盜犯認劫次數，按次賞銀。凡立法過於縝細，則必不能行矣！

第六條：地方官盜案處分定例甚嚴，果能照例辦理，何常不知儆畏，乃積習相沿，一遇四參處分，便設法求調，巧爲趨避。其中亦有官聲素好，上司欲爲保全，不肯以一案去一好官，因而輾轉遷就，處分幾同虛設。今欲整頓巡洋事宜，但就地方官原定處分，不肯通融，即使例止降留，究已有礙於升轉。若再加重定議，則外海內洋，本非陸路州縣所能致力，不必更張。至水師疏防處分，長江章程第二十二條內，第言由提督專案參辦，並未詳載參之輕重，限之遲速。該司等議及文職，而不言武職，尤爲疏略。所有狼福崇吳四營疏防處分，仰該司道參酌外海內洋定例，及長江章程

五七

另行議詳核奪

常鎮蘇道世俊稟復職員吳楚山控淮關巡役詐擾違批
查明情形

塗家灣王家港邵伯鎮等處既非淮關例應設巡地方即未
便任聽丁役越境滋擾候咨會淮關監督將丁役分別撤回以安
商旅至另單稟黃花菜八十件罰銀至四百兩不免苦累並候咨
會淮關將經手罰款之人查收職名以憑參辦如係丁役亦應嚴
懲嗣後遇有罰款分別持平辦理免致影射需索

山陽縣桃令德彰稟浙軍等歸伍請核封船濟用由
該兵勇分起歸伍應令由陸路行走何必封許多船向來湘
淮各軍經過之處均無辦差之說與前此金陵大營向師和帥所
部兵勇所過水陸何應兵差者迥別浙軍李道需索差船決非浙
撫部院之意仰即傳知遵照仍錄批報明漕部堂撫部院查照

蘇松大道應寶時等稟會議暫行雇船捕盜章程由
本部堂月內親赴上海吳淞一帶巡閱形勢巡洋章程不久
當可定議目下洋面不靖又值海運北上之時自應先其所急暫
求緝捕之法如所議第一條雇募廣艇八隻權應急需應即照辦
其雇船之數會與丁撫部院往返函商想該道亦聞之矣第三條
各船勇數多寡督照所擬雇募配用應俟撥行李軍門仿照福建
李軍門成謀之例馳赴洋面巡緝聞洋近極安靖皆李軍門去
歲親巡之效也各船哨弁即由李軍門及蘇狼顧三鎮自行揀派

每船派一可靠之員親帶出洋則責成效專而條款可簡其水勇
口糧照長江水師章程第十二條每名每日酌加二分其哨草薪
水當如何酌加應請李軍門查核定擬第四條各船七日在吳淞
口外會哨一次事噶可行惟提鎮親自出巡則會哨之期應由李
軍門及三鎮隨時酌派自不必呈報日期至令管輪船之委員稟
揭艇船則斷不可行輪船未必果賢員艇船未必皆不肖也第五
條明定管罰與第八條本屬一事應俟李軍門出巡一次之後再
行定議其餘第二條每日以兩艇出巡兩艇住口以均勞逸第六
條本境汛弁一體巡防第七條月給每船油燭等費第九條寬給
軍械均准照行未盡事宜歸入經久章程案內定擬可也

李軍門稟巡察內洋大概情形並擬移駐松江由
內洋既經細勘再用天平輪船將外洋詳細察看全局瞭然
一切規畫布置便可具得貴軍門擬駐紮松江係屬舊制應准暫
駐該郡免致與上海洋人朝入交涉或滋事端寶山距上海六十
里南達吳淞黃浦西通長江最為扼要之地請貴軍門自往勘查
將來可建衛永遠駐紮否本部堂亦當派員察看以憑核辦

李軍門咨巡歷外洋回滬會議派巡各條並代三鎮請給
薪水由
此次貴軍門與狼顧蘇三鎮出洋履勘形勢甚屬精細即所
議各條亦尚妥協茲批答如左第一條三鎮與吳淞營於內洋各
分汛地各派船隻以專責成逢五則與本營會哨逢十則與別營

會哨立法已極周密，均如所議辦理。惟吳淞係蘇松鎮所轄之營，不應與該鎮平列。將來永遠章程，必須酌改。至各營合用船隻四十號，刻下現有之船僅止二十三號。應照上海道續議第一條，先行添雇民船十七隻備用，候咨行船廠再釘八圍抽板等船三十號，陸續更換外洋浩渺數千里，不能盡分派地，即以現有之廣艇八號常泊於十墩分起出巡，每月於吳淞口外會同內洋各船，操演兩次。候丁中丞所借大廣船到滬，即與八船歸併一處巡緝。將來外洋船隻，應否再添，抑或即以十船為額，應請貴軍門酌定。見復輪船遲速，本不與艇船同論。目下輪船尚少，祇可以艇巡各船為主，而輪船協巡協捕，將來輪船果多，再行的核改議。貴軍門出洋亦坐艇巡等船，與三鎮及將弁同甘苦可也。第二條，外洋艇船既有統率名目，即無輪流換統之理。八艇應專歸貴軍門統率，貴軍門自巡一次，又咨飭三鎮各巡一次。三鎮中才長者，多巡幾次，才短者，少巡，聽貴軍門酌核咨委。一面咨報督撫備查。第三條，官弁巡在外洋，酌加薪水，未經得缺之副將等官，即照來單所定薪水之數發給。其實缺人員，有廉俸可領者，不在此例。至艇勇口糧，長江水師定章有舵工管艙槳手等名目，口分自三兩六錢，至二兩七錢不等。前次膝鎖等所報募勇用數，亦分等差，不能一律。現在所擬統於三兩六錢以外，酌加三分，事屬可行。惟是否應分等差，須再詳議核定。第四條，獲盜賞格，即如所擬辦理，惟賞銀若干兩，仍希指定確數，具復核奪。至失事處分，應參酌中樞政考，及

兵部新議之長江處分，候咨商丁部院定議會核。第五條，約束勇丁，照長江章程第二十一條辦理。先立不可犯者三事，登岸居住，吸食洋煙者，官則革職，兵則革糧，犯賭者嚴辦，餘則酌量輕重懲儆。第六條，寬備軍火，第七條，官勇捕盜傷亡，宜給予卹費。第八條，糧臺宜暫設上海，均照所擬辦理。惟旗幟號衣，仍照長江舊例，各營量給公費，不宜由糧臺製辦。至應道等續議之第二條，各船薪糧等項，目前應仍由關庫及滙局分撥。俟議外海經久章程，或酌裁綠營，於司庫撥發，另行定議。前經面訂經久章程，由丁撫部院親自定稿。茲貴軍門有此議章，再參以司道所議之章，儘可作為底本，候咨請撫部院開潤定議，會核具奏。

江南提督李稟福建巡洋事宜，并送船式圖。

巡洋艇船仍用江蘇外海水師第幾號字樣編列，不必別立營名，詳已接到前批矣。李軍門函閱過所言船式口糧營弁三事，有可以資採擇者，候照錄一分，咨送丁撫部院擬議章程時，足資參酌，并候咨商福建督撫院暨李軍門，將拖督面夾板底之船派員管帶一號來江，以憑照式打造可也。

李軍門稟請代表開缺回籍，並卸署福山鎮鎮請酌給薪水由。

本年整頓外海水師，貴軍門督率將弁，親歷出洋，不辭艱苦，足為各鎮將表率。現值更換新章之際，太湖水師勇丁須陸續裁撤，改作經制水兵。其舊制之內河外海水師，須以有船為主，無船

之官，無船之兵，亦須酌量裁汰，庶幾名實相符。目下頭緒極繁，若更易生手，必致絲絲難理。日內與馬督部堂、丁撫部院面商，意見相同，應請貴軍門力疾從公，共維大局，未可遽萌退志。至鄭鎮雲、祚留辦洋務，應准月給薪水銀一百兩，以資津貼，候飭蘇松太應道按月給領。

皖南潘鎮稟請飭前署鎮劉啓發移交親兵，由：

查劉鎮尚未具稟銷假，其病勢頗深，必須久為調理。現當巡緝緊要，所有劉鎮原帶親兵弁委，應即移交該鎮接帶，以資差巡。仰候照行劉鎮照遵，並咨明安徽部院查考。

漢陽許鎮稟抵署察看各汛情形。

長江水師係創始之營，又係各營勇丁改爲經制水師，與地方文武各官均格格不相入。本部堂初定章程，惟恐流弊滋多，招人營議。數年來時加訪問，大半不愜人意，而於兩湖爲尤甚。近則不待訪問，而言者愈衆，其弊端之顯著者，縱容兵弁，索取過往船隻燈油錢等項，又以拳賭博爲名，遇民船之有骨碑者，有字牌者，率得索取錢文，始准釋放。又或借學私錢，率私鹽爲名，講索銀錢。又或擅受詞訟坐堂審訊，刑責紳民，賈備食物，勒給官價，日開全不操演，夜開全不巡查。以致長江常出劫案，聲名狼籍，其致病之原，則在遇事科派錢文，總兵取之營官，則有議定年規章程，致送三節兩節開銷雜款。營官取之哨官，哨官取之額兵，則有扣去公項雜費，捐項送禮等銀，每季或扣一二十兩，多者扣至七八十兩。

皆弁兵本分應得之款。弁兵之心，眼中惟錢財看得分明。若鎮將勒派錢文，此處扣一分，彼處減一錢，府府削削，則弁兵受害不淺，不特心含怨怒，且百事皆懶做矣。故鎮將貪者，滿營皆有廢弛之氣，廉者滿營皆有振興之象。貪者部下常有仇恨之心，廉者部下常有佩服之意。銀錢祇有此數，上愈寬，則下愈窘，上不苟取分文，則下皆畏而愛之。本部堂平日教人，總以廉字爲立身之本。長江水師定章，自提鎮以下，領款無不從優，專爲嚴禁浮費而設。該鎮先從廉字做起，每季發餉，總不可扣弁兵分文。而約束弁兵，則以勤字爲本，刻刻教督，是曰口勤，處處查禁，是曰腳勤，事事體恤，是曰心勤。有此三端，自能與弁兵聯絡一氣。平日嚴課之功，日必操演，夜必巡查。沿江竊盜之事，有案必破，有犯必懲。地方官紳交相推重，豈非快事。至於與人交際之道，則以敬字爲主，切不可仍留軍營脫略模樣。此雖末節，亦易惹人笑話。該鎮與岳州彭鎮均爲彭官保識拔之人，到任數年，聲名日減，不特從前戰功盡棄，並且有累彭官保知人之明，試問於心安否。本部堂殷殷語，誠無非欲爲該鎮保全名。此批並錄與彭鎮一看，從此互相砥礪，實力奉行勤廉二字，而待人接物，常存敬畏之心。行之既久，天下自有公論，斷不是是非倒置。君再自誼前非，滿染積習，人言可畏，本部堂亦不能曲爲寬貸也。

漢陽許鎮稟復整頓營規，由：

本開部堂上次所批各節，無非爲保全該鎮起見。近聞燈油

餒業已查禁，此亦奉行之一端。其漁船編號索費一事，亦極爲人所怨。應即趕緊嚴禁，尤須持以定力，常常稽查，不可日久生懈。其餘各弊，均須切實禁革，斷不可以一復了事。當囑各官中如查出實在劣迹，即可據實密稟，切勿姑息！

記名提督額海仙稟懇收錄差使，由：

目下人浮於事，無差可派。該員舊日苦戰，備歷艱險，本部堂亦極不能忘。無如軍務久平，諸務日簡，遂難於位置也。

安藩司詳長淮水師補議添支各項，可否照淮鹽釐兩項能否添撥，由：

查狼山鎮不在長江水師之列，一切支項，因有督巡內外洋之責，是以較陸營總兵稍增。壽春鎮則不啻洋面，應照陸營總兵之例。新設長淮水師，雖歸兼轄，不過就近節制。所請增議各款，祇宜從簡約處酌擬，不得盡用長江之例。至所增經費，淮河釐卡能否添撥，應候安撫部院酌核批示。其五河正陽兩鹽卡安撫部院月分四成，若添撥一二千金，即在四成之內撥發，應無不敷。仰即另行妥籌，核議詳復，以憑酌辦。至各營如何劃分汛界，管轄巡防，暨此外尚有未盡事宜，應如何變通辦理，並即由司會同分別定議，次第詳辦。

儘先遊擊蔣雲曜稟免騎射人員，可否核定如何輪列，由：各省武營補缺，大抵多係有缺人員，循資升補。江蘇按月考試，乃有以屢列優等而補缺者。此係破格之舉。在他省則雖已受

曾文正公批牘 卷五

傷，而亦未必能補一缺也。缺少而員多，本部堂亦實難於位置。豈見曾經立功受傷之人，而全不體恤哉。所稟礙難允行。

記名提督李文益稟請附奏留用，由：

查該提督係奉特旨發往雲南差遣委用之員，雲南係軍務省分，江南並無軍務，未便奏留。如其輕奏，恐干嚴譴。

漳州孫鎮開華稟報任事並統帶省標八營精兵，由：

據稟已悉，仰即認真訓練，以耐勞潔已，二事自勵。勤則有爲，廉則有守。久之自爲上下及同僚所共信矣。

江督署刑科

安慶府稟請銷太湖縣李萬喬控案，並請通飭各屬，凡有

以未克復時倚賊搶奪等詞控告者，一概立案不行。由：此案准即銷結，候飭太湖縣知照，并候通飭各屬。前此未克復時，倚賊搶奪之事，一概不究。

都司朱家鼎稟控潘廷成糾匪兇搶，財命兩害，懇恩嚴究，由：

壽州失守，已閱兩年。當時搶劫焚殺各案，止能坐罪於苗沛霖一人，豈能一一指名各與私訟耶。該員前年署理壽春右營都司，奉委看守東門，不能於壽州被陷時殉難，尙靦然以搶案具稟，實屬不知大義。所請嚴究潘廷成之處，應不推行。

批銅沛豐三縣士民馬鳳池等呈詞

在此案現准漕部堂鈔摺會，佔種沛地之裔匪，經官兵剿

遂，業將新圍一圩一律平毀。其舊惡湖荒之東民，現具有甘結保狀，不敢別滋事端。於九月初一日覆奏在案。茲該民人等控稱新圍本係由舊圍分撥，且攻寨劫殺，實唐團起意糾合成此巨案。其首領唐守忠異常奸狡，招納亡命，非但居民受害，並敢抗拒官軍。查該匪等罪案極多，恐不畏法。前此尋仇構黨，習為故常。今巨案已發，仍復肆毒鄉閭，實堪痛恨。本應痛加勦洗，姑念甫在漕轅具結，約限三箇月再行察看。如始終怙惡不悛，殘害善良，仰三縣士民再來控告。本部堂必發兵數千前往剿辦，決不稍存姑息也。

徐州鎮稟勦辦新圍盜匪及回防日期由

昨據三縣紳耆公稟，新圍係由舊圍分撥，此案攻寨劫殺，本自唐團起意。首領唐守忠奸狡兇暴，罪狀尤多。原應一律勦洗，僅勦新圍，不足以服土人之心。而懲盜匪之惡，姑念甫在漕轅具結，暫限三箇月，由貴鎮隨時察看。如果怙惡不悛，即密呈本部堂發兵勦辦，不可稍事姑息。

金陵善後總局稟遵議保甲章程開摺請示由

據稟及清摺并悉，均如所擬辦理。總局候另刻關防，札發門牌，則概用江甯府印。紳董准月給錢十二千，甲長月給三千，保甲係民間自清自衛之法，給予餽資，本非古義。姑念亂後才黎，困苦費常，借此以調劑之。書識月給六兩可也。

寶應捐職從九史抱書捷書稟父天佑被殺等情

此案史天佑貧夜被殺，身受刃傷至十餘處之多。查閱屍格

斫斷右手二指，揣其情形自係頭面被刀時，以手遮護，致被砍落。迥非一傷致命，口不能喊者可比。俟婦與高氏住房僅隔一牆，竟謂一無所聞，殊屬可疑。統閱全卷，更有可疑者數端。史天佑於元年閏八月二十二日夜間被人殺死。前署寶應縣姚令於九月初一日堂訊史鳳書，據供史雲書與史天佑有仇，雲書僱工馬貴約同鳳書將史天佑殺死。史鳳書既有此供，即應追問所稱雲書與史天佑有仇者，神係何仇？是否頓起殺心？抑係先經謀定？是夜至史天佑家，是否推門運入？抑係有人預匿在內開門放進？是否殺死史天佑後，再取分書抑係偷竊分書？史天佑驚醒登時用刀砍死兇刀係何式樣？現藏何處？分書現在何人手內？一一盤詰。如果史鳳書等並非正兇，自能察出破綻。倘竟一一確鑿供認，日後斷不能全行翻供。何以九月初一日縣堂供詞寥寥數語，全未根究。此可疑者一也。九月初一日，史鳳書供認謀殺情事，初二日即行翻供。查初一日所供謀殺史天佑係史雲書起意，則史雲書為此案要證，即使史鳳書翻供，總應傳到史雲書後，再行確訊。何以九月初一日史雲書並未傳到，又將史鳳書嚴訊。復經供認如前，忽認忽翻，情節支離，此可疑者二也。史雲書與史鳳書均係死者胞姪，據史鳳書馬貴二人初供，均稱雲書動手用刀砍死。如果史鳳書馬貴實係誑供，何以該兩人一傳即到，獨史雲書避匿許久。直至史吉氏史培軒赴漕轅翻控之後，又遲至十一月初三日始行到案，似有心慮逃匿情事。此可疑者三也。史培軒赴漕轅稟呈

內明稱：九月二十五日，始在伊家將馬貴扭去，何以鈔呈卷內有九月十一日馬貴在縣堂供認同殺情事，似該從九史捷書所控抽換縣卷，未始無因。抑史捷書所鈔各供未足憑信耶？此可疑者四也。史鳳書所穿馬褂，如果真是行兇時沾染血跡，及至赴縣質訊，仍穿此馬褂，自取敗露，雖愚亦不至此。惟既據差役劉文稱有斑點，究竟是否血痕，自應確切辨認，存案備查，何以遽行發還，致令屍子史捷書指為故意滅迹，此可疑者五也。其餘種種疑竇，不可枚舉。總之此案緊要關鍵，史鳳書馬貴初次所認謀殺情事，如係姚令嚴刑逼招，耶此等情節重大案件，豈可任意刑求？如並未十分刑訊，而即行供認，耶何以任令全行翻供，而不敢再問？況案懸兩年之久，前後審訊數十堂之多，至今一無著落。原問官姚令斷不能置身事外，仰布政司飭令前署寶應縣姚令迅速督省，聽候本部堂當面詳細詢問。并飭揚州府將此案全卷調齊，逐一檢點，鈐印固封，派員齎送在閱，再行確切究辦。至案內要證史鳳書馬貴史雲書仰責應縣即行看管，聽候覆訊鈔案存。

客商吳清帥，沛縣奮匪攻破劉家寨一案

為咨商事：為照奮匪攻破劉家寨一案，經貴部堂派兵勦辦，於九月初一日奏明新團一律平毀，奮團出具甘保各結，不敢再滋事端。嗣經劉際昂在都察院呈控，奉旨飭查，又經貴部堂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查明覆奏在案。現據沛縣士民張諤亭等，銅豐兩縣士民時善長等，先後呈控奮匪肆惡不悛，歧殺擄掠慘毒更甚。

會文正公批牘 卷五

并鈔粘控案二十餘件，核其日期自九月二十五日起，至十月二十一日止，均係在貴部堂九月初一日奏結之後。是奮匪殘害善良，並未悔改，顯然可見。本部堂察核案情，現在所辦情節，不能折服銅沛士民之心者，略有數端：奮匪攻破劉家寨，殺傷至八十餘人之多。六月十一日沛縣許令初次具稟，但稱湖內出來奮匪五千餘人，並未分別新團舊團，可見劫殺之事，不必盡屬新團。迨姚鐵等前往勦辦，不知何以專勦新團，含糊了事，其不能服銅沛各民之心者一也。匪徒起事，必有為首主使之，人。此次攻破劉家寨，沛民指定唐守中主使，雖未可盡信，然既非唐守中，自必有渠魁，果能擊獲，憲法懲治，亦足以服沛民之心。乃勦辦新團，擊獲奮匪並未確切根究，輒以交出侯圩之侯殿和塞責，其不能服銅沛各民之心者二也。唐守中為開墾湖田之首，即非鈐制一切，其為各國信從，聽其指揮，可以概見。其子唐錫齡捐納縣丞，在淮候補，自應遠嫌自避，絕不與開湖田之事。乃疊據銅沛士民呈控，稱其入團查辦，以被控之人，在本案之事，安得不變亂黑白，毫無是非？又所控劣員孟廣書張景賢等，未聞懲究一二，其不能服銅沛各民之心者三也。奮匪既舉湖田，又侵佔民田，縱橫盤踞，其勢強不可禦，適大致東民富而徐民貧，東民強而徐民弱，以東民之富強，歷年以來，官吏受其賄通，土人遭其魚肉，寔尋日久，釀成巨患。本年六月以前，未經發兵，或者猶存畏忌，及至發兵之後，草率了案，必更肆無忌憚，莫敢誰何，其不能服銅沛各民之心者四也。此案

前於九月間，三縣來控，本部堂批以約限三月，如果怙惡不悛，三縣再來控告，即行發兵勦辦。茲該民等果來再控，惟係貴部堂三次具奏之案，本部堂未便以銅沛士民懇告之詞，遽行勦辦。舊圍用特縷晰咨商，素稔貴部堂愛民如子，江北士民感戴已非一日。湖田之事，警營門內之子弟，遭外來之強暴，全賴尊長力為保護。務希再加詳察，即將前次在貴驛具結之人，指名傳到，責令將九月以後，沛縣各庄被劫之案，何人主使，何人行劫，按數交出，從嚴究辦。以平銅沛豐三縣士民之心。一面清查湖田，必將侵佔民地，悉數退還，雖於辦理匪徒，已屬從寬，而於保護良民，差可無害。案關重大，相應咨商為此，咨貴部堂，請煩查照施行。

批：沛縣士民張謗亭等呈

查匪怙惡不悛，殊可痛恨。惟路督部堂已於九月初一日奏結，旋有沛縣童生劉際昌赴京呈訴，經都察院奏奉諭旨，交漕部堂撫部院派員查辦。漕部堂復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查明覆奏，均稱東民尚為安分，此時未便遽爾派兵勦辦。本部堂已將該民等受苦各情，縷晰咨商漕部堂詳察核辦。當可主持公道，為該民等一紓積怨也。

批：銅沛豐魚等縣士民劉貫三等呈詞

湖圍良莠不齊，通捻之說亦非無因。此次唐守忠父子在袁家廟殉難，業經本部堂派委地方官勘驗屬實，其圍亦被賊攻破。受禍甚慘，現已批准具奏，請即天下無父子死事，而仍目為叛逆。

之理亦無合圍自行發火之理。本部堂本欲將湖圍認真查辦，應籌良法。今觀該士民等公稟一味刁橫，人心不平，如此兵劫殆尚無已時，可憂也。姑傳劉貫三、王秉鳳、蕭朝光、侯殿選、蕭名山、王麟川於十九日質訊。

候被知縣宋祖駿稟察看郵領一帶情形

查遣湖圍不為東人所願，夫人而知之。該員所稟情形，概泛論非查看也。本部堂所謂查勘者，須訪親族是否有人田業，是否尚有一二郵領，是否別有空地村落，是否繁庶，縱不能一一指出，亦當得其大端。如該員所論，乃局外懸揣之談，非實事求是之道也。現已咨請吳部堂閣部院派員再勘。本部堂并非堅執，已見志在必遣者，不過欲權衡實情，兩害相形，則取其輕耳。

湖圍董事前青城縣教諭王孚等稟回籍失業，懇准安業等情

該圍民因被水災遷徙來徐，所墾固多係湖荒之地，亦不免侵佔有主之業。而又恃強侮慢土著，以至與銅沛民仇深讎結，本部堂心焉憫之。前議驅逐秀團，并資遣良團歸東，係為爾等去危就安，永免後患起見。既據稟稱原籍並無田產，安土重遷，自付贖在情形，本部堂亦不强以所難。惟該處王刁兩團平昔窩匪搶劫，劣迹昭彰。王長振一名，尤屬著名積匪，罪在不赦。本年九月，趁匪竄徐，據生擒各賊所供，均稱王團勾通賊匪前來，而銅沛民人紛紛呈控，大略相同。又查該逆屯踞刁團十餘日，事後派府縣察看

情形，鑄屋器具完好如故，并無焚掠，其爲甘心叛逆，與王團厥罪維均，不特本部堂暗訪明查洞悉情僞，卽爾等良團聞王團刁圖之聲名狼籍，恐被連累，亦豈不疑之惡之此等不法頑民，卽使悉數駢誅，亦屬咎所應得，姑念該二團人數甚多，不忍玉石俱焚，除將王長振暨助逆邪黨卽日嚴擊正法，用昭炯戒外，應將王刁兩團丁壯老幼男婦勒限正月十五日以前，全行撤歸本籍，不准一名逗留，卽由該董等傳諭遵照，敢托故遷延，卽派兵剿洗，不留餘孽。王刁二團驅逐之後，卽將該處田產充公，官爲經理，前往駐紮彈壓。王刁二團既去，其餘各團仍准留住，循分安業，無得驚慌疑畏。本部堂辦理此事，不分土民、客民，但分孰良、孰莠，其有契串各據產業爲團所佔，急求清還者，是土民之良者也。其并無契串產業，但知斂錢構訟，激衆論以興禍端者，是土民之莠者也。其平日安分耕種，如唐團之拒賊殉節，受害極慘者，是客民之良者也。其平日凌辱土著，如王團之勾賊刁圖之容賊者，是客民之莠者也。良者必加意保護，莠者必執法嚴懲。自此次批示之後，凡失業土民有契串等據者，准於充公田內撥還其公田。餘資准充銅浦兩縣學校之用。若已分并無產業，契串者，概不准斂錢糾衆，聯名告狀，并不准稱團民爲畚匪字樣，如違枷責懲治，團民之堅守拒賊者，本部堂必派兵援救，如有陷王團刁圖之覆轍者，本部堂委查確實，亦必痛加誅懲，扶善去惡，決不稍偏，亦不稍寬，其餘未盡事宜，另候示遵可也。

曾文正公批牘 卷五

示諭：王刁兩團全行驅逐回籍稿
爲曉諭事：照得王刁兩團全行驅逐一案，本部堂業經明晰批示，所有未盡事宜，合再曉諭開列於後：

一、派兵鎮駐，以重地方也。王刁二團限於節前搬徙回籍，如敢抗違，十六日卽派大兵前往剿辦，事平之後，兵勇卽駐該二團中以資彈壓。

一、執據清田，以絕爭競也。王刁二團之田，本部堂業已批定作爲公田，官爲經理。凡銅浦民產有被各團侵佔者，或有印契爲據，或有糧串爲據，准其呈請給還。如二者皆無，概不准影射冒領，亦不准具稟冒認。如違枷責重懲，其鄰近各團界址相連者，不准乘風侵越，如違軍法從事。

一、設官稽查，以圖久安也。湖團聚族日繁，良莠不一。此次雖逐去通賊之團，而留住各團，亦應編查保甲，以資整頓。擬卽奏明設立同知一員，管理各團詞訟等事。嚴十家連生之法，庶莠民不敢勾匪，而良民永遠安業。

一、酌平大邊，以通水利也。湖團原築大隄，土人稱曰大邊，從前皆因客主相爭，分畫畫界，以致上游水勢壅遏不行，於豐沛民田大有窒礙。肇辟成仇，訟根糾結，皆由於此。上年雖經徐海道委員督飭各團開掘十數處，而水利仍未一律通暢。究與耕作相妨，應責令留住各團董，隨時平毀按段疏通，以資宣洩。

咨會東撫王刁二團各回本籍委員帶銀赴東散給安插

為咨會事：為照聞王刁二團業經先後撤動，各回本籍，沿途均稱安靜，並無違抗情事，尚屬畏法安分。王團多係郟城籍，刁團雖非一邑之人，而人情無多，應請貴護院就近委員前往各屬，妥為安插。俾該團民等不至窮無所歸。所有該二團民，原繳田價約錢近二萬餘串，本部堂俟各屬稟復安靜後，亦須委員帶銀赴東會同東省印委各員并札藩臬司經理其事，散給撫綏。但懲通賊之頭目，不咎無辜之團民，相應咨會為此合咨貴護院請煩查照辦理施行。

統領老湘營總兵劉松山稟：王團團民業已遷徙，俟辦理粗妥，即往刁團察看由。

王刁兩團業經陸續遷去，凡住屋之稍大者，均已拆毀變賣，所遺茅蓬數處，數雖零星，然切不可焚燒。應與已種之麥，由該鎮派勇一一看守，絲毫不令毀傷，以示軍無私焉之意。若因其為無主之物，任意作踐，蹂躪禾苗，搶毀器物，即是無紀律者之所為，宜切禁之。仍俟札飭張臬司派員先行勘明麥苗情形，稟商核辦。

文生彭在政等稟：歸官團田為學校之用由。

義塾乃學校之一端，候飭張臬司會同新任李道查明原案，於王刁二團內酌撥田產，清選義塾借撥之款，而稍增益之。此外如銅沛二縣會試之公車費、鄉試之賓與費、小考之買卷費、書院之膏火費，均係培植學校之事，其項應酌撥田產若干，使寒士各沾實惠。仰張臬司李道督同府縣，迅速議詳核奪定案，勒碑，以垂

久遠！

王刁團民安靜回籍，准給地價告示稿：

為曉諭事：照得王刁兩團前經本部堂示期勒逐回籍，並經飭查該團民如果依限撤回，沿途安靜，准其給還原領地價，以示體卹。在案。茲據銅沛魚台等縣稟復該兩團民均已遵限起程，安靜回籍，是為首通匪者不過數人之罪，而安分畏法者，尚有數千之衆，情殊可憫。應即查明該兩團戶口清冊，昔年領地若干，照數給還。本部堂派一委員山東撫院派一委員會同郟城縣於三月二十日，在郟城設局發還地價。屆時撥兵一二營，在郟城彈壓，仍飭郟城縣於王團舉董五人，先行造具有地之戶姓名數實冊，呈送到局，以便由局核明發交該董轉給花戶。除王常振罪惡昭著，不准舉充外，其餘但能秉公辦事者，皆准充董。本部堂執法如山，愛民如子，與爾百姓相見以誠。該董事等七人屆期赴郟城縣局領價散放，慎毋存懷疑畏縮之見，亦不可有從中侵蝕之弊。再王刁兩團現飭准揚州兩鎮派兵屯田，並派員勘查團民已種之麥，究有若干。俟四月麥收後，估價值錢若干，准以一半給屯田之兵，一半給兩團之民。定於五月二十日仍在郟城縣設局該董等七人屆期赴局聽候各委員發錢，轉給花戶領收。除分別咨行外，合亟出示曉諭。為此仰王刁兩團人等一體知悉。特示。

徐海道詳徐州衛請撥還被佔衛地一案，請示由。

查閱該衛所呈卷宗，前此二百餘年衛田，歷未成熟，即所謂

補類者亦祇有擬撥之名並無奉撥之實。即嘉慶以後該衛詳請清查亦訖無勘丈之事。迨至咸豐七年各前道飭衛另查實在案據亦無確據可以呈復。屢約局員會勘則以逆匪滋擾大雨泥甯爲詞終未勘過一次。就繪送地圖而論則以形勢變遷爲詞圖幅前後不同。就坐落地段而論則原卷係坐落銅境儘靠沛境現詳忽改爲坐落銅境半入沛境就部文而論則所稱雍正年間奉部撥補二百四十三頃者衛卷并無此件種種含糊捏飾殊屬可惡。本部堂此次奏結湖團一案原期廓清舊案永斷葛藤不應再以二百餘年未經清出之田希圖冒領該衛所請撥還衛田以復舊額之處斷不准行至以原卷儘盡二字改爲半入二字及捏稱部文係屬有心蒙混仰道該查取該衛職名以憑參辦。

徐海道稟據營縣請以王前道撥領湖地未領照懇恩酌予撥補由

據稟及另單均悉所謂井山張家橋新澗灘地并不在八團中已耕地內王前升道既撥營學各一百頃何以咸豐十年不立刻丈給通至同治三年始丈出三十五畝有奇董釐及檢教授等既知有此案何以正月不行稟明直至奏定以後始行添此校節本部堂辦結湖團一案原因沛民連年控告東民俱以籍估產業爲詞因於王刁二團退出地畝酌留二百頃以恤失業之戶又撥四百五十頃以平釋大業之怨鎮營并雲龍書院并無失業所請酌予分撥之處應無庸議現撥銅沛學校之田仰該道奉批後飭

派印委各員勘丈劃界即交紳董召佃耕種未經勘丈以前屯兵亦無須前往種豆至原業認領之期以奉旨後六箇月爲限逾限不准再行稟領仰即出示曉諭如限期滿後尚有餘存之田應否酌撥鎮營及雲龍書院該道再行通詳核示。

徐海道詳復奉飭籌議撥給銅沛兩學學校公用地畝一案繕具章程請示由

據詳已悉該升道所議撥給銅沛公田章程并附呈銅沛兩縣會議各條道署所議向屬精詳其中亦有須酌核者若逐條批答分別准駁則閱者易致迷混今另約爲八條多係採擇該升道原議而駁改者亦寓其中仰刊刻一本傳佈城鄉紳民遵照俟行之二三年再行勒碑學官以垂久遠開列於左

一王刁兩團地畝共六百七十七頃有零應以二百頃作爲銅山公田以二百五十頃作爲沛縣公田以二十頃作爲雲龍書院公田以二百七頃有零留撥銅沛原業之戶其銅山學校公田二百頃及雲龍書院公田二十頃即在王團靠南銅境地內丈撥不敷者於沛境連界處照數補足其沛縣學校公田二百五十頃即在王團中間沛境地內丈撥俟三宗公田丈定後所餘王團靠北沛境之地一百四十八頃有零應與銅境刁團之五十八頃有零留待原業之戶認領

一此項湖田向分上中下三則繳租約計每畝年租可收錢二百文雖歲有豐歉租有增減然高下率算大致不甚相遠此次

撥歸學校公田，應納年租，應仍以二百文為率。俟試辦一年之後，如必有須增減之處，由銅沛二令會同各學校傳諭紳董，另行分晰酌議，申報道府，詳定租額。限丁卯年議定，不准屢次更改。所有勘丈經費，即由徐州糧臺借用收租歸還。租額既定，由徐海道通詳各贛，奏請升科。雖係培植學校之公產，仍宜定則納賦，但比照民人私業量從輕減耳。照例徵賦以外，別無報銷之說。兩縣皆官督紳辦，實用實銷，不得造冊送藩司衙門備查，致啓司書謁索之端。

一、雲龍書院山長脩金、監院薪水、生童膏火、課卷、課飯、暨花紅加課、書院歲修等項，准於銅邑之二百頃內，再撥地二十頃，共計四十頃，以裕經費。歌風書院傾圮，現議興修，准撥地八十頃，以一二二年租息先行購料興工建造。俟工竣後，再將山長脩金、生童膏火、暨歲修等一切款項，由該縣會學督同紳董，將此八十頃歲入之款，逐條妥議，申詳道府核定，永作歌風書院經費。仍稟院司立案。

一、銅邑文章、縣府院三試卷費，准撥地四十頃；沛邑文章、縣府院三試卷費，准撥地三十頃。所有試卷，應由禮房承辦，卷價公議刊碑，不增不減。每屆考試之期，核計人數，場數，共用卷價若干，由管田之紳董，與禮房清算交割。應試童生，永不再出卷費，亦不准干預卷田之事。

一、銅邑鄉試賓興費，准撥地七十頃；義塾准撥地六十頃；沛

邑鄉試賓興費，准撥地五十頃；義塾准撥地四十頃。銅沛會試公車費，應各歸併兩縣賓興項下辦理。其鄉試賓興費，每名以錢十五串為率。如遇歉收之歲，尚可會議酌減。豐歲不准增多。會試公車費，每名以銀百兩為率，無論豐歉不增不減。

一、銅邑學宮准撥地十頃，以為歲修之資。沛邑學宮傾圮，現議興修，准撥地五十頃，以二三年租息，先行購料興工。俟修建工竣後，以二十頃撥添賓興之費；以二十頃撥添義塾之費。庶與銅山相符，仍留十頃為學宮歲修之用。

一、此項學校公費，道府縣學衙門不得動用。一切召佃、收租、生息、修工事宜，應由銅沛兩縣會同該學遴選紳董三人經理。仍稟請徐海道加發札諭，設一公田局，無事則三人輪班住局，有事則齊集會辦。三年更換一次，每人歲支薪水八千文，局費歲銷六千文。優其廩給，正所以杜其侵蝕也。其支放在儲地租數目，於每年丁祭之次日算明，張榜學宮。仍刻簡明帳目一紙，分送城鄉各家，使閭閻紳民一望了然。

一、此項學校公田，佃戶抗魏不納者，應由紳董報縣，押追換佃。如經理紳董名下積欠過多，或係催收不力，或係暗中侵蝕情弊，以佃戶延抗為詞者，不待三年期滿，即由縣稟請更換。輕則勒令賠出，重則詳革功名，嚴行追繳！

徐海道稟，沛縣凡各業戶呈契領地，應否酌取四址地鄰保結，可。

該道據徐令面陳，沛邑向來執業民人，有地已久，售僅存遠年廢契，執而與人控爭者，有因地契未載四至坐落，以他區混作此區之據者，至其印串，或以各鄉零星地畝，歸入一串完納，或以高區熟田，冀圖災緩，并歸窪地行糶者，恐其曠混影射，欲取地鄰聯名保結，始准撥地等語。查沛民與東民連年之爭，正以全無四址地鄰可資質證，是以難於割斷。當時無論湖身田業，全被淹沈，茫茫巨浸水涸後，即係東民流寓到此，准其懇荒為業，是王刁兩團居此之時，本無當日之鄰。右連王刁兩團被逐之後，又無新招之土民，將從何處覓四鄰乎？有印之契串，尚可作弊，四鄰之保結，獨無弊乎？正恐書役地保等借此為譌索張本，不可不防。此時凡呈契串者，該縣皆應批准，轉稟道署，聽候彙撥道署，彙至十家八家，其中果有作僞者，不難細細辨認，再行設法區別，尚不為遲。目下但當招之使來，不可以索取保結拒之也。

江蘇候補縣朱廷球等稟到，鄆開局日期，及擬辦情形。湖田局善後端程七條，擬議均屬允協，簡易可行，應即照辦。戶口姓名，後先不符，自是勢所必有之事。惟當日繳價多寡之數，宜仍以徐州湖田局底冊為憑。蓋田主時有變遷，而原價似無增減也。該員等再行細心的核稟，復至給發地價一節，本部堂酌中定價，每湖平銀一兩，准合制錢一千二百文。仰該員等先期出示曉諭，鄆民知照，應飭徐臺羅委員備湖平銀一、二千兩備錢五千串，由潘臬司督同濟甯州程牧酌雇車輛，解赴鄆城，並派勇二營

駐鄆彈壓，以資散放，分別札飭遵照。

臨山鎮稟常昭兩縣釐局委員會稟，備船巡海，籌捐經費，請示祇遵，由。

閱稟殊堪詫異，捐釐濟餉，商力本形竭蹶，豈能輕議加收別項經費？該棚以巡海船緣不敷，意在添雇，自應具文本部堂衙門稟請示遵，何得與卡員私相商酌，加收錢文卡員監收釐金，絲毫不得妄增，既無專斷之權，亦本不受該鎮節制。果係因公起見，不妨將該鎮餉碼之處，轉呈牙釐總局核議通詳，何得遽與該營委員會商定議舉辦？並已知照江陰及湖城各局卡一體照辦，似此擅妄糊塗，實出情理之外。蘇福狼三鎮均有巡海之責，亦各有附近釐卡，使皆仿照，彼此私行議辦，非特釐務不可復問，而通省之紀綱全弛矣。來稟聲敵，鄭鎮鑿鑿，梁牧函覆，以及常昭兩令本地紳董等人轉折援證，無非極力幹旋，硬行做成此事，而後具稟。除將該鎮立即撤委外，所有該縣及卡員等如何遷稟之處，仰蘇州布政司會同蘇省牙釐總局查明，據實稟復，察辦毋延。

都司周光碧呈控武銘座等毀詞搶劫，委提訊辦，由。

據控武銘座等毀詞搶劫，乃咸豐六年之事，既有御賜珍物祭文情節重大，本部堂前任江督多年，又常駐徐半年，何以未經呈報？迨至去冬始據迭控前情，既經李署部堂批飭提解，靜候辦理可也。

常書道稟顧金海控案，因牽涉人證較多，請由廳訊明解

道審詳由

此案前據海門廳具詳，當經批飭該道，俟顧金海及顧朱氏解到，即捕提入證，訊供詳辦在案。既係批提之案，不准州縣稟請免提，亦不准道府藉詞諉卸限五十天內，提齊人證，審擬詳辦。仍將遵辦緣由先行稟覆。

甘泉縣陳廷柏呈伊姪陳祥奉委新興場巡私，被拒捕戕斃一案由

陳祥被戕斃命一案，業據淮運司呈請，札飭鹽城縣將要犯沈梓等解司質審在案。現在犯證已解若干名，未獲若干名，候札飭運名迅速等復。如沈梓等一月不能解齊，即將該縣撤任。一面將已獲之犯，先行究辦，仍勒緝餘犯，續行擬結。仰淮運司轉行鹽城縣遵照，並行甘泉縣，錄批示諭陳廷柏可也。

實應捐職從九史抱書，捷書，稟父天佑被殺等情。

此案實應縣於同治元年十一月初次勸詳，本請嚴拏凶犯，史抱書亦會供明史天佑平日有無仇人，不能詳悉。旋因史抱書以史風書等盜取分書，商同謀殺來贖呈控。經本部堂以案多疑，寶明晰批查提省訊辦。并委員前往密訪，取兇刀又因所獲廚刀，是否兇器，驗無確據。馬貴亦未到案，各供支離，未便遽定。爰書是以發交揚州府就近查明嚴拏馬貴訊究詳辦。未及訊詳，即據史培軒史抱書先後赴京呈控，奉旨交參，又經前署部堂李飭提來省，發交該司督府及委員確訊。史抱書如果情殷報仇，既能確

指為史風書所殺，即應指出實據，以憑根究。何得僅以空言越演。現在案懸六載，前後審訊已不下百數十堂，仍屬一無證據，徒然羅織拖累，供差役之譌索，於事仍屬無補。應由該司督府即日提訊明白，將大概供情，先行詳候本部堂奏明嚴拏正兇及馬貴到案，再行訊辦。現到之原被證佐人等一概省釋正兇及馬貴一日未到，史抱書等一日不准再控，如敢以空言赴各處呈控，即行拘繫圍圍，不為甲理，以免擾累。仰江藩司即遵照辦理。

海州營稟帶兵會辦圩匪沈如興等由

匪徒沈如興嘯聚滋事，曾經分飭嚴拏。各該營縣並不合力兜捕，以致沈如興挈眷潛逃，殊屬玩誤。現在沈如興究往何處，仍應跟蹤查緝，務獲馳報。至稟內所稱阿湖陳姓與沐邑徐姓各糾千餘人械鬪，山東沂州長守帶馬步隊駐紅花埠，欲來攻圩等語，聲鼓未能明晰。仰徐海道查明陳徐兩姓如何械鬪，長守越境攻圩，是否有文知照到道，迅速稟復，以證核辦。仍移該營遵照，並候漕部堂批示。

淮揚鎮稟：海匪沈如興出沒情形，並地圖略節由

在辦此等匪徒，全在妥速。仰即就近查明情形，相機辦理。如有機可乘，則或親自馳往，或派員密拏。奉到再行呈報。若並未拏辦，不必空行多文。本部堂最惡官場陋習，一事未辦，而文書累牘不休也。

淮揚鎮稟：奉諭仍回瑤防，派隊伍勦辦海匪，由

據稟已悉！仰候還河防務布置妥當後，沈家灘匪徒倘尚未能即了，仍由該鎮租機親往勦辦，不必定候檄文，亦不須各處稟報，機有可圖則圖之。

舉人金鳳梧稟，王刁兩團退出湖田，乞飭道查明領地輸租，以便公具領結，由

王刁兩團退出田畝六百餘頃，除分撥銅浦兩邑學校公田四百七十頃外，其餘二百頃，從二月十三奉旨之日起，限六箇月留俟原棄民人認領，暫不准其租佃。至撥為銅浦學校之田，業經本部堂酌定章程，由該兩縣舉董設局，招人耕佃，按畝輸租。該舉人志安耕墾，應即前赴銅浦兩縣公局，與各該管委員紳董承領讓租，不得在此請領也。

礪山縣詳，馬公田等控，案情節兩，歧請飭遵辦，由

馬公田等私築牙寨，抗拒官兵，經前甯署部堂李飭令徐州董鎮，帶兵平毀。馬公田等當時潛逃，飭擊未獲，乃敢赴府以唐瑞邦等率衆搶殺焚棺等詞捏控，查梁小係拒敵官兵，被擊格殺，無論是否焚毀，均屬律所勿論。徐州府部守於馬公田初次呈控時，並不查明原委，輒令勘驗繪畫。於董鎮率督部堂檄令帶兵擊辦之案，近在同城，毫無聞見，且該府亦於十一月奉焉院飭擊之札，全不記憶，已屬昏愎糊塗。迨接到道札後，自應細閱全案，乃復飭縣繪圖勘驗，尤屬謬妄。仰江藩司即將部守撤任，另委按員接署徐州府篆務，督同該縣趕將馬公田，許宗太擊獲確訊懲辦，毋任

漏網，屆限無獲，定行分別參辦！

淮運司稟新興揚拒捕戕官一案，請將鹽城縣陳令撤任，

第念緝捕海寇，並督團練前赴各海口防堵，以致沈梓未能依限獲解，可否札飭江藩司暫緩撤任由

鹽城陳令於要案人犯不能依限獲解，殊屬玩視，早經本部堂批飭撤任，留於地方協緝，並據潘泉兩司會詳，已委沈令國翰前往接署在案。該司於五月初一日詳請將陳令撤任，未及兩旬，忽又稟請緩撤，殊不可解！

江藩司詳覆東海營私收船捐一案由

地方文武因公斂費，肥己病民，實為膽大玩軫。今東海營設立哨船，藉巡緝為名，私收貨捐，每月至三四百千之多，並無隻字具報，可恨已極。玉令因募勇經費無出，抽收船捐，雖經李署部堂駁飭後，即行停止，究係私收。玉令於抵任後，並不悉心查辦，法敢相率效尤。復藉團練書院為名，肆意收捐，並不先行具稟請示，均屬膽大妄為，必應分別懲辦。除札飭東海營開具私收捐款職名，詳候參辦外，仰該司嚴札玉令，將此項船捐一體即行停止。查明已收數目若干，如何開支，經辦董事何人，據實稟復，以憑察核。嚴辦玉令應得之咎，已歸入周曰森等控案內奏參，另行鈔稿飭知，仰即分別移行遵照。

蘇臬司稟查江浙一帶搶匪擾害，由

搶船匪徒為害已久，前經李甯前部院嚴飭地方文武會同

浙省營縣合力兜捕，盡法懲辦，該匪徒等始稍斂迹。據稟現在游弋於江浙交界七縣，嘯聚成羣，盈千累百，必應趕緊擊辦，以免延蔓。仰候咨商李軍門派委營官專捕水路。該司會同丁藩司保一委員酌帶隊伍，密藏各處，專捕陸路。並當咨商浙撫部院飭屬一體會合嚴擊懲辦，以靖地方。

徐海道稟在丈王刁二圍地畝情形。

丈量王刁二圍於銅境內劃出學校公田一百八十頃有奇，雲龍書院公田四十頃有奇，沛境內劃出學校公田二百五十頃有奇。自此次分撥之後，永為定案，應即深挑長溝，以清界限。惟日久溝路必致填塞，并應各立石誌，聲明寬長丈尺，庶可永杜爭端。其招佃開墾，應繳租錢，准緩至明年麥收後啓征，以示體卹。至原業主領田一節，上年三月批令張升道出示，自五年二月十三日奉旨後，予限半年，至八月十三日止，不准再領。粟中所稱民地一百四十八頃有奇，究係何時所領，並未稟定有案。仰新任徐海高道查明稟復，道署書吏撥給公田，作為辦公經費。五月間李升道稟內雖經批准，尚未批定，撥給若干。所請丈出之田六十三頃有奇，一概撥給書吏。若論善後局裁撤之後，為道署經久辦公常例，不應如此之多仰高道一并酌議稟奪。

福山成署鎮呈稟中營把總張德鵬擊獲掩逃匪犯郭大孝釋放一案由

此案郭大孝在上海拐洋逃至常熟之莫城鎮地方，旋經失

主史濟鼐等尋獲，當將洋錢交還失主領回，本係即可了結，無關緊要之事。游擊張鼎峯初任將官，以本轄之汛未速稟報，致生疑端，遂以得賄故縱，訪在係屬多事，迨後既撤把總張德鵬，又因遲不稟復，請撤守備王慶餘。從此枝節橫生，而無辜被累之蔡鏞、杜裕豐並原失主史濟鼐、永高等一千人，證拖累質盡，以極小之事，生出無數葛藤。此是外間辦案之惡習，而要之郭大孝拐去之洋，原失主棄經供明領回，更有何人行賄，此理不辨自明。仰候札飭常熟，注令將傳審之人，概省釋結案，不必再問。署游擊張鼎峯妄生疑端，本有不合，惟初履外任，泥於營轄體制之說，懷疑尚屬有因，從寬免其置議。此外如不自斂戢，定即參辦。至蔡鏞所控之錢外委顯係藉案索詐，此案現經批結，蔡鏞所開染店，應令照常生理。如該外委再敢詐擾，即由該鎮具詳斥革。

徐海道稟銅沛二縣原業各戶具領王刁二圍內地畝，所呈契串不符，如何分撥請示由

本部堂上年奏結湖圍一案，以王刁二圍之地分別撥給銅沛學校及原業之戶，初不意原業契串皆不可憑，而冒領者若星之多也。茲閱稟摺詳列五年八月限內領地各戶，已帶地三百三十六頃。除奏定應撥畝數之外，尚不敷地一百三十餘頃，而所契串非前明國初，遠年廢紙，即坐落名姓緊要之處，不免挖補破損，甚至有僅呈糧串而無印契者。有契串皆無備開完糧戶名者，支離偷恍，情弊顯然。若概行准撥，不特田畝不敷，亦且無此情理。若

分別准駁，則偽多真少，去取無憑，且令冒領者一戶得地，必有數十戶羣起相爭，訟累不休，官擾而民亦病。事勢既已變遷，辦理未便拘泥，應將此項田畝，仍分作銅浦兩縣學校公田。該縣民人雖不得此田於私家，而猶可取償於庠序，諒亦樂從。至銅邑應分若干頃，浦邑應分若干頃，所分田畝，應作學校某事之用，仰該道查明前定八條章程，體察兩邑繁簡情形，博詢各紳董，擬議具詳，以便奏辦。

太湖水師左營營官熊殿元稟會獲著名鎗匪下小二，請示遵辦，由：

該員等誘獲著名匪首下小二，為江浙除一大患，至以為慰！既據解送撫轅，仰候郭署部院就近訊明，分別辦理，並候札飭藩臬兩司密飭地方文武，隨時會同訪拏餘匪，獲解究辦。

卷六

江督署刑科

發審局員何慶激等稟委審程照純控告許鑾吞欠贖考一案

此案程照純所控者，一係許大秀靠身娶婢，一係追討遠年毫無證據之欠賬，許家之靠身係乾隆四十年白契，蔡家之賣契係乾隆三十五年白契，其姓不同，其地其時不同，何以紙色相同，

會文正公批牘 卷六

所印之護封圖書相同作偽之贖已顯然矣。若云許大秀娶婢，凡娶婢之家，并無子孫不准與考之例。古禮今律均無此條。況所謂許姓娶婢者，毫無憑據乎？至欠項一千兩，據程照純供係伊曾祖經手之事，何以事隔三代，絕不提起，直至去年感空索取，已出情理之外。況程照純初至許家之時，究竟為認婢家來乎？為討賬來乎？一片支離偷悅之詞，全是痞棍行徑，及至許家不理，出門雇車，既誑報竊銀，并將小車誑去，又硬指林萬金等為許姓佃戶，砌詞拖累，種種荒謬情形，現經一再審訊，真情畢露，豈可任令狡展，墮其術中，仰將程照純監生執照當堂塗銷，送繳歸卷，并重責一百柳號三箇月，監禁二年，以示懲儆。許鑾等一千人證立即釋放。結案。其許氏靠身，蔡氏賣身二偽契，已由本部堂親筆塗銷存卷。其欠項偽契，候札飭淮安府送贖塗銷可也。該令等承審此案，前數次所稟，均知程照純有案詐情事，何以此次所稟是非倒置，若此，此皆見理不明之咎，除牌示外，仰即知照。

常鎮道稟顧金海控案發回海門廳查訊由：

此案顧金海迭次上控，牽連提訊，已逾三年。查閱全案，海門廳於四年通稟，顧金海係屬地棍，並有拒捕傷人情事，該犯現仍一味狡展，必須被害之人一一對質，方能輸服等語。其意祇在耽延拖累，永無了期。既據該道遍詢各供，僉稱顧金海並未開過糧食行，大興集亦無顧三泰字號，則所控施獻春除欠許捨各事，全屬捏造。其妻顧朱氏又於五年十二月誑報命案，希圖訛詐，顯係

顧金海主使。其為積憤訟棍，尤無疑義。即使拒捕傷人，未經訊有確據，顧金海已有應得之罪。仰即重責一百枷號三箇月，發交丹徒縣監禁一年，再行釋放。奏賓開供認推車送錢五十千文，交顧差陳正陸太之手，其為差役詐贓，亦已顯然。未便置之不問，轉無以服顧金海之心。仰即札飭海門廳，立提陳正陸、太重責一百枷號一箇月，革役不准再充。其餘傳訊之人，一概釋放銷案。

徐海道稟沛縣新團公田前議創建書院城垣一案，改擬章程請示由

新團撥出之公田百頃，與王團撥出之公田二百五十頃，相距百里而遙。本部堂上次批內並未令王團紳董一律承辦。核閱沛令改議章程，擬分四段：段設一董，由董選舉殷實佃戶，取具領狀保結，呈縣備查。田租入款，即責成四董經收，尙屬妥善。可行。惟百頃公田，歲入一千六百餘串之多，若由該董經收，即由該董經放，殊覺散漫無紀。應於該董中每年輪派一人，總司支放，由縣稽核。方為盡善。紳董既任收支之責，侵吞挪移，全在縣官隨時認真督察。若僅憑收租時散給三連租串，遂杜弊端。此語殊未可信。每年收支細數，入款若干，出款若干，亦應由縣報道核銷存案。沛縣善後各事，應俟明年麥秋之後，合新團王團兩起公田所入，積有成數，再行動工。不必該令墊款興修，亦不必將四配十哲先賢牌位，奉入書院。三百五十頃之田，若果經理得宜，約計入款在六千串左右。前批本令將沛縣兩起公田如何分別承辦，一併公議。何

以此次章程，僅議新團之百頃，而於王團之二百五十頃，概未議及。殊不可解。至沛令所擬上則租錢一百八十文，中則一百四十文，是否專為目前招租起見。仰可為久遠定章。仰該道細加考核，於下次呈覆。王團公田章程稟內，將科則如何議准，何段應用。上則何段應用。中則或不分科。則然後公允之處。一併稟。以憑核示。查閱兩次所擬章程，殊於公事不甚明析。該道向來辦事頗能燭察，織微屏除官樣文章。此案經理公產，為湖團案內善後最要之事。仰即親至各團一訪，究竟沛令注意新團而不肯與王團合議者，其故安在。殆新團地肥民馴，易於收租耶。凡事總以得人為主。究竟沛縣紳士中，何人可以經管公產。亦須該道接見考察，方能定局。切勿照該令所稟，一轉了事也。

太湖水師營官稟續獲鎗匪卜長生等解辦由

卜長生係匪首卜小二之子，為害地方。該員等於一月中擒獲首夥三犯，辦理妥速，嘉慰無已。現據蘇州府訊供詳報，解赴郭署部院訊明酌辦矣。

揚州府詳泰州曹毓芝因差役匡洪延不捉人，愆忿自刎身死一案，訊擬由

此案曹毓芝之自刎，前據東臺縣詳報屍子曹均也供明係由差役匡洪等誘宕索費。查核來詳，該府初次提訊，曹均也仍供由匡洪等索詐所致。是差役索詐斃命，已屬無可疑義，而覆訊供詞，則稱疑係誘詐忿激拚命赴匡洪家自刎。查曹毓芝如因匡洪

並不趕緊捉人，因此忿激，前往爭吵，係屬情理。若因提解遲延，即行輕生，萬無是理。該府於此等要案，並不悉心推求，秉公辦理，懸宕年餘，專以開脫差役爲事。其平日於飭查之案，無非遲延顧積，始終無一有著之語。仰江甯布政司會同蘇署臬司，即將揚州府摘去頂戴，勒令速提差役匡洪等確究實情，限於一月內秉公按擬，詳候察辦，不准稍有開脫。

安臬司稟安省命盜章程酌量變通辦理請示，由。

安省吏治因亂廢弛已極，此時揀患將平，正宜極加整頓，該司前詳命盜案件變通章程，所見甚是。業經批示在案。茲據查造盜案清摺，合肥一縣失事至二十七起之多，疏玩已極。惟地方民情強悍，懦弱各有不同，未便以搶劫之有無，定州縣之優劣。應統查二三年之內，報案幾起，破獲幾起，細加比較，則承緝之勤惰可知。擇尤參撤一二員，即足以儆玩愒而重捕務。該司職司風憲，如捕務弛壞等類，即應由臬署主稿，會同藩司隨時撤任，詳請糾參。何所容其請示，惟稽察屬員，宜如父兄之教子弟，先之以訓，誠繼之以嚴，防不可遺存疾視之心，致成隔膜。如有不服教誨，怙終不悛，及實干貪酷六法之員，則立挂彈章，不必問參員心服與否，更不宜聽揚言，而自形憤懣也。所稟稽牧周倅二事，一宜訓飭之一則聽之而已。

徐海道詳覆留撥民地，改作兩島學校公田，並新刁二團，文餘地畝合議分撥章程請示，由。

會文正公批牘 卷六

銅沛兩縣留撥民地公田二百零七頃，新團丈餘地畝一百頃，刁團丈餘地畝六十三頃，經該道通盤籌議，擬以民地之坐落沛境者歸沛縣分撥，坐落銅境者歸銅山分撥。大綱自應如是。其在民田二百七頃項下，如銅山添撥學宮之十頃，文昌宮十頃，賓興費二十頃，雲龍書院二十頃，沛縣添撥之歐風書院四十頃，文童卷費十頃，賓興費二十頃，義塾二十頃，學宮二十八頃，考棚三十頃，刁團丈餘地畝項下，添撥銅山義塾之十頃，察院十二頃，與鄉試膳錄費十頃，道科書吏薪俸之三十頃，均如該道所擬，一律辦。惟新團公田百頃，此時暫撥爲興修城垣衙署之用，計功原非二三年所能驟畢。惟將來畢功之日，其留作歲修之五十頃，城垣應撥若干，衙署應撥若干，外，餘之五十頃，究竟作爲地方善舉何者之用，均應於此時稟定，以免他時另生枝節。仰仍轉飭沛令稟復定案，各項公田，經此次核定之後，應飭銅沛兩令選舉公正紳董，認真承辦。查照上年八月之批，深挑長溝，樹立界石，注明頃畝，丈尺各清界限，庶可永杜爭端。仍俟本部堂將民田一項奏准後，再行勒碑兩縣，以垂久遠。刻下捻匪已平，大亂之後，地方獲此大利，頭緒繁多，若官不認真，始基一壞，不但無以造福於地方，且恐轉有貽累之處。仰該道督率銅沛兩令，實心舉辦，視如私家之田可也。

徐海道稟沛縣新團公田復議章程，由。

新團公田百頃，舊有河東西之分，該道擬分四段，派委辦

董惠師箴等分段管理，選舉殷實佃戶承領耕種。又恐該董照料難周，加派王圍兩董會同經紀如議照行，其每年征收出入由縣發給印聯聯單，年終造冊報銷立法亦尚妥善，惟百頃公田歲入一千六百餘串，大利所在弊竇易生，全在地方官與道中常常考核，庶幾滴歸源法不虛設。今年總司收放派定何人，便中亦須稟及至地有肥瘠不同，據稱此項公田，作上則一百八十文者，十之八，中則一百四十文者，十之二，今年應即照此征收。俟滿三年，再行酌定科則，著為經久章程。王圍公田為數較多於此，何以該道詎未議及？本部堂前批業經申飭，豈忘之耶？抑沛令延不辦理，耶仰再稟復核奪。

桃源縣粟事主徐進被搶，會營勸緝，請賜行知各營嚴防，勇丁滋事由。

徐庶常京官清寒，本部堂素所深悉。此案於二月二十四日失事，距該令發粟之日業逾半月，賊犯尙無影響，已屬遲延。前據淮揚歐鎮粟請小隊口糧專資巡捕，業經本部堂批准在案。仰候檄飭歐鎮迅派得力員弁，酌帶小隊趕緊訪緝，務將此案破獲。目前降衆游勇比比皆是，桃源一帶向多盜藪，緝捕係縣中專責，該令亟須認真購線訪查，不得因派營專緝，遂思卸責。如日久無獲，應飭該令先行賠贖也。

泰州革監曹毓琦控案審擬：此案前據揚州府訊明擬罪，附詳請示。本部堂當在匡洪倚

勢嚇逼，應如所擬定案。曹毓琦控案釀命，殊屬健訟，必應就地重懲，酌改杖一百，枷繫三箇月。批由該司轉飭揚州府押解來省，務落在案。嗣因曹毓琦枷限未滿，復據呈報適遭母喪，家中乏人，須回歸料理。本部堂念其情詞懇摯，即經飭令江甯府將其省釋回泰治喪。茲復核原卷，及該司來詳曹毓琦早經供明父母已故，輒敢捏詞具呈，朦混保釋，尤見膽大刁惡，可恨已極。現在曹毓琦業據江甯府申報於二十四日省釋回籍，仰即飭令泰州嚴提曹毓琦再解來甯覆訊，以便嚴刑處治，非充徒所可蔽辜也。

常鎮道詳海門廳顧騰氏稟子顧金海監禁悔悟，母老子單請示飭遵由。

顧金海本係積慣訟棍，僅予杖責監禁，業已從寬，現在限期未滿，豈能驟予省釋，所請應不准行。

統領老湘全軍剽道稟金積堡逆目馬化澹，陳練等先後投誠由。

金積堡乃回匪老巢，負隅已久。前經劉前軍門銳意進剿，力戰死綏，開死時遺囑，金積不克，馬逆不誅，靈輅不可甯返。聞之令人悚然，起敬盡然，傷心該道接統以來，血戰經年，斬敵拳旂，屢塞賊膽，此次痛加剿洗，該逆馬化澹等窮蹙投誠，現雖從權寬撫，而殺賊極多，足以洩公忿而復世仇。所有一切招撫善後事宜，就近稟請左爵帥核示。該道肅此全功，上膺懋賞，亦足慰劉前軍門於九原矣。

統領盛軍周提督稟覆黃啓明正法緣由

黃啓明既因串拐軍餉經王參將稟由張提督景春查訊確切，按照軍令正法並非王參將殺害，并據該鎮將王參將及該營各哨官提訊無異，應即毋庸解甯質訊，以申軍律，而示體卹。除行標中軍周署將江甯府副署守等傳諭黃楊氏知照外，仰即轉飭遵照。

長江水師孟河營稟：可否准守口弁兵盤驗出入商漁船隻，請示由。

查長江水師本有稽查管轄漁船之責，其要重在捕盜。現在武進小可等口一帶江面既歸該營專管，所有出入商漁船隻自應責成守口員弁認真盤驗，以清盜源。仍照章按季造冊，分別送核，仰即妥議盤驗章程，期於杜絕盜舟，而仍不需索商民，乃為妥善。仍核定章程後，始行查辦。

方道稟：統帶各營馳赴廣建剿匪，由。

此起匪徒，現據各處稟報業已被擊四散，惟渠魁未獲，伏莽必多，亟應設法殲除，以免散而復聚。仍須約束兵丁，不可以搜捕之故，徧入民房，略涉騷擾。廣建子之餘民困苦極矣，尤宜加意撫恤，以安良善。仰與潘鎮等隨時妥籌辦理。

壽州職婦黃楊氏呈控伊夫被王參將謀害一案

此案前週周統領稟覆該氏之夫黃啓明因串拐軍餉潛逃，派弁追擊於平陽府之蒙城鎮就獲，訊明正法並非王參將謀害。

會文正公批牘 卷六

經本閣部堂飭令標中軍江甯府，傳知該氏遵照並將人證省釋，免予訊辦。在案該氏尚不自知悔悟，猶敢來轅混說，殊屬謬妄。惟查該氏夫黃啓明係屬副將，官職較大，如果實因拐餉正法，事前當稟請李爵中堂批示，事後當有報案可稽。姑候咨詢李爵中堂在案，見覆察奪。

孟河營詳：謹擬盤驗商漁各船章程十條，仰祈訓示，祇遵。

由

水師分扼各口，原為稽緝盜蹤，保護行旅而設。其章程有稽查漁船一條，亦恐漁船匿盜也。此案常州府原移僅止盤驗給照之商漁船隻，造一盤冊，具一無漏結，不知立法之初，查奸究乎查盜賊乎？責重在給照之州縣乎？抑重在盤驗之水營乎？今該遊擊議以分設各口，派弁給照落號，及飭董編查等事，其意原在周密。惟大江往來舟楫甚繁，若非形迹可疑，勢不能按船盤查。適開擾累之漸。且無照者而查驗，不特非水師應辦之事，亦非常州府立法之意。即如編船一項，日數百號出入，皆係貧民渡江，種田貿易，船多人雜，一經嚴查，必致滋事。其餘渡船及沙洲民船等項，亦難一一徧查。長江處處船多，何獨孟河認真盤詰，而他處即置之不問？水師勇丁出身曉事者少，若照該游擊所議，即使立法之初，不敢需索，日久必生事端。仰瓜洲鎮會同蘇臬司，即將所議各條分別應用，應除及如何有益捕務，無擾商民，確核詳覆，察辦並細詢常州札守，當初定章時，州縣給照水營盤驗，究係專指何項船隻。

七七

係杜何弊起見如何能不混淆摻累此後可無庸盤驗否一併詳
復原詳及章程鈔發

會任江南提督李世忠：因陳國瑞前在淮河劫去鹽
船衣物隱忍多年今知在揚邇來舟中扣留懇請查究
等情

該提督開缺數年，尙能守法安分，故外間浮言漸息，免遭禍
譴，自係該提督之幸事。此次來省謁見本部堂，以禮相待，無非始
終成全之意。今據稟稱扣留陳國瑞在船等情，仍是從前驕肆之態，
閱之不勝詫異。所稱同治三年淮河內鹽船皮被衣搶一事，無論
是否屬實，即使真有其事，當時何以不確切稟明，事後何以不詳
細申訴，今已隔七年之久，忽然與此波瀾，駭人聽聞。該提督未投
誠以前，所得本皆不義之財，即後來自行籌餉所營，亦非盡應得
之利。當時物議紛紛，咸稱該提督富蓋數省，宜即抄沒全行，充公
此等議論，想該提督亦曾聞之。陳國瑞當時如果有搶奪之事，立刻
申理則可，事久行登則不可。向大吏衙門興訟則可，自行捆縛大
員則不可。似此無賴行徑，殊為遠近所笑。仰候將起解情形先行
據實奏參，一面再派員詳細確在秉公核辦。

皖南潛鎮軍一方道會稟越境合搜匪徒，及擬分駐巡緝
由

匪首關汶貴，行蹤詭秘，若統帶隊伍，窮搜遍索，徒然擾累民
居，而匪首轉聞風遠颺矣。察核所稟各情，尙係官據文章，於事無

濟應由該鎮道會商選派得力幹弁，廣購眼線，改裝易服，越境訪
擊。帶隊極多，不過數十人，尙須遠避藏避，重在線不重在隊也。該
鎮道即暫駐廣建，督飭該州縣撫慰居民，毋許兵勇藉端滋擾，為
要。

瓜州吳鎮等稟：前江南李提督與陳國瑞互相滋事，緣
由

據稟及面呈李世忠、陳國瑞、陳澤培等親供五紙，均悉本部
堂詳加察核。李世忠、陳國瑞兩人夙怨，如同治元年高良淵搶奪
之事，二年壽州截殺朱元興等之事，三年扣留鹽船馬鞍皮衣之
事，其中情節雖各執一詞，而陳國瑞逞強搶物，鑿然無疑。揆度當
日情事，正是陳國瑞打仗奮勇，聲名日起之時。李世忠則人人切
齒，中外疑之，正聲名極壞之時。或畏陳鎮而不敢與校，亦屬意中
之事。且高良淵一案，據李世忠供稱已賠銀一千五百兩，陳國瑞
則稱二千兩。壽州一案，其時陳國瑞并未到壽，僧親王因朱杜等
死於無辜，曾經參奏，將苗景開、李萬春等正法，奉有諭旨。此二事
業已了結，其未見明文者，惟懷遠鹽船之事。陳國瑞現認認變賣充
賞馬鞍皮衣之事。陳國瑞現認認係李所贈送，其為估奪可知。然當
時未經呈報有案，此次又未先行申訴，從前軍營無理之事，祇好
概置不論。試問李世忠咸豐年間擄財殺人之事，不知凡幾，若令
被害之家，一一全來訴冤，又將何以處之。此昔年之事，祇能一筆
勾銷，不准再提。並非袒護陳國瑞，所以持大體而弭爭奪也。至此

次在揚州滋事情由，陳國瑞初與李世忠相遇，要金魚，要山石，要戲班。在陳國瑞猶是強梁之積習，在李世忠已著誑誘之詭計。供內所敘陳國瑞談論洋務各情，一種恃強喜事光景，逼有口吻。李世忠伴爲結納，隱圖報復，遂有十四日突至陳國瑞寓中，捆縛赴船之事。衆情洶洶，共見共聞，無可掩飾。陳國瑞所供逼寫家信勒取財物，并另稟扭拖之時，揪落頭髮一縷，均屬可信。陳澤培如果欲設法救援伊叔，或向揚州文武各官求救，或逕赴本部堂衙門申訴，均屬分內之事，何至糾合船戶水手，揚言捉獲李世忠者，立予重賞，以致聚集數千人，填塞江岸，乘機搶奪，甚至逼勒婦女，擁至揚州，並有溺斃一人之事，尙得一概諉諸公憤乎？陳國瑞關閉在船，據稱並不知情，而平日不能約束家屬，豈能辭咎乎？李世忠所供攜手偕同回船等語，以陳國瑞之狡譎暴戾，若非李世忠乘其不備，用強逞強，何肯隨同赴船？李世忠蓄憾已久，一旦下手，所稱并未凌辱，殊不足信。陳國瑞所供將大船橫挖一洞，拖上磯船，此屬過甚其詞，亦不足信。李世忠攜帶戲班到處淫演，已屬毫無廉恥，且所蓄腳色，半係打手，人言籍籍，形迹可疑。陳國瑞所稱軍營穿著，攜帶刀鎗，亦非無因。平情而論，十四日以前，李陳謬訂知交，來往親密，各懷猜疑，各蓄機心。陳國瑞所供規勸李世忠各語，即係生平不甘言欺人之伎倆。李世忠之事，尤其所諳，即係生平蓄謀害人之伎倆。兩入之心術相近，而李世忠尤爲凶狠。聞上年曾輒禁楊姓，勒令出銀數萬，始准放還。此次又輒禁陳鎮，其行徑

同於擄人勒贖，若照例嚴辦，厥罪甚重。惟本部堂仰體朝廷之意，業已保全於前，姑從寬奏參革職，免其治罪，勒令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如再出外滋事，一經查出，立即奏明重懲。陳國瑞於陳澤培聚衆之時，雖不知情，而昔年恃強佔奪，近在揚州，好作大言，以致家屬效尤生事，且先與李世忠交結往來，挾技演戲，亦屬有玷。官箴應奏參以都司降補，勒令回籍，不准在外逗留。陳澤培糾衆釀命，應先革去監生，船戶水手倡首滋鬧之人，現已派田鎮前往嚴拿，在獲後，如查出重情，陳澤培再當酌如懲辦。船戶亦當嚴懲，以儆刁風。此係本部堂對明至再，格外從寬。李世忠等應即悔悟，欵迹保全末路，仰將此批，給付二人閱看。本部堂一面即據此具奏，并通行各省，以彰公論。

瓜洲鎮詳酌核孟河營條議整齊商漁船隻章程，開摺詳候示遵由。

查核摺開覆議各條，均甚妥洽。切當事理，應即如詳，飭令孟河營遵照至緝查漁船及禁止釣船攜帶軍火入江，本有定章。成案可循，飭仍照章辦理，毋庸再議。更張。

代統老湘全軍肅提督察接管視事日期，由日前蘇松章鎮前來江甯詳述歷年接仗情形。物昂貴，轉輸極速，堅忍耐苦，爲從來所罕有。該提督與士卒共甘苦，出力尤久。此次帶統各營，氣誼相孚，自能措置裕如也。

兩淮鹽運司稟候選道魏綸先稟控唐光昱一案

此案唐光昱魏綸先互控各情事關離謬該司係屬專責豈能推諉不問所稟提省審辦殊屬非是本部堂察核案情唐光昱所控謀命滅口一節當時兩船相碰事起倉猝決非預蓄惡謀可以直斷其誣即使魏綸先在船且不得指為謀命況并不在船并不在皖乎此誣告不辨自明矣惟陳爾盛之船已據譚實驗供明確係魏綸先裝運皖鹽試思江中往來船隻不知凡幾陳爾盛裝運魏姓之鹽適將唐姓之船撞翻溺斃雖無人謀卻似微有天意唐光昱所控挈票影運一節查魏道承總辦皖局其子魏綸先即在皖岸廣運票鹽坐致殷富當時事權在握操縱自如驗資則虛有其名挈票則實獲其利必不能免於人言指摘或唐光昱知其底裏而硬索引票或綸先本與相好而分給數票均未可知迨至事後翻釀凶終隙末適有鹽船撞溺之事種種變幻因隙成仇此魏綸先所宜曲全善處者也至魏綸先稟內牽涉勒道各情尤屬荒謬此案自九年二月涉訟後魏綸先在馬前部堂衙門呈訴一次嗣於魁將軍署任內呈訴一次其時已在九月並無一字牽涉勒道而此次在該司處具稟據稱五月內有葉碧堂牽銀等情既係五月之事何以九月中呈詞一字不提其為憑空添砌已可概見勒道於此案雖未能斷結而並無錯誤之處何致以被控之人而捏詞痛詆承審大員殊屬可詫又魏綸先呈內屢稱廢簿二字究竟所謂廢簿者為驗資之底簿乎為挈票之底簿乎既由魏道轉交李守寰道而遞至勒道交代數任即屬官物其中或果有

破綻或并無關係勒道移送該司均無不合何必深憾若此項簿既屬廢簿當時驗資挈票之商名當有過印存案之清簿今日尚可調驗否唐光昱之死究由於魏氏鹽船撞溺魏綸先與之同鄉同事交好已久今日見其孤兒寡婦窮困無依即設法周濟亦屬天理人情之至本部堂與魏綸先鄉里世好兼有成誼見其控告勒道所遞供詞理矯氣橫不得不加中斥不敢稍涉袒護該司亦不准稍有瞻徇仰仍提集兩造反覆開導秉公研訊如能輸服了事即可具詳銷案倘仍固執謬見曉諭不休即據實詳請奏參懲訊以成信讞

統帶老湘全軍蕭提督稟甘省軍務情形由

聞劉軍門忠勳業已抵湘遠近欽而悼之該提督現統此軍務須申嚴紀律秋毫無擾以全老湘之令名也

江甯府摺呈發審江都縣奪獲事主吳通判停船被劫案犯訊過供情由

所訊各供李兆松等均已自認聽從李秀芝等夥劫事主吳恩隴停船李兆松幫搶船隻係屬同行未經上盜譚萬義楊勝發上岸看人係屬把風惟各犯供詞內均敘有並沒同去一語殊覺夾雜不清現在原贖未經起獲固難定案尙有丁華林一名曾經湖南人公稟保係誣扳因病取保醫調未經訊供敍入應飭縣趕將丁華林醫痊交案質明能一訊出確情再行發回則善矣至張子元係在船燒鍋是否另有一船並非開行上盜之小划船

亦即詳確訊明，呈候分別辦理。

兩淮鹽運司詳銷唐光昱魏綸先互控一案：

此案唐光昱叔姪因唐光煜被鹽船撞溺，牽砌多詞，意存誣詐，縲訟兩載之久，實屬可惡。姑念唐宗洛懷疑具稟，出於痛父情切，現又具結請息，免其深究。魏綸先因訟成仇，初雖堅執一經本部堂明晰批示，經中調處，亦即出具息結，不願終訟，足見力顧大局，曲全鄉誼。如詳准予銷案，該司仍俾唐光昱嚴加申飭，以杜譌詐之風。

管帶直隸正定府練軍，右營營官楊德珍稟開差出防，由行軍以愛民為先，以勤操為本，前會屢次告誡，宜牢記之，保全名也。

管帶大名練軍後營直隸開州協張副將稟巡防開州一帶由：

帶由：

直隸齊魯之區，帶兵以紀律嚴明為要，慎無擾累民間也。

批銅州湖團董事，瀋亞江等呈詞：

查湖團設立專官，以資銓束，前經表明將徐州府同知移駐該處。嗣准漕部堂咨會該同知移駐湖團去工，寫遠難以兼顧，河防商請另籌辦理。當經前署部堂李札飭該道會同藩司妥細籌議，具復在案。究應如何另籌，迄未據該道覆到。至該處田畝亦經奏明，俟安置既定，按地升科，驗租執業。現已定案六年，何以尚未據查明辦理。仰徐海道會同江藩司迅即妥籌查議，詳覆察辦。案

會文正公批牘 卷六

懸太久，毋再延宕。

大通營詳事主甯繼賢行船被劫一案：

長江設立營汛，專司緝捕，原期肅清江面。據詳，上年十二月間，竟有盜匪駕船肆劫，並將事主推入江中之事。該處汛弁近在咫尺，何以當時毫無覺察，失事一月有餘，贖犯又未被獲。現當水師創設伊始，豈容如此玩誤。仰即親督該汛弁等上緊嚴緝，務將此案正盜真贖迅速破獲，馳稟解究，屆限無獲，即開具疏防職名。詳候核參。年來物議紛紛，皆謂水師為不可靠，必須竭力緝捕，期於弋獲，以雪此恥。

江督署工科：

前署常鎮道稟前在常鎮道任內，應捐船工銀兩由：

此項常鎮道衙門攤捐船工銀兩，應即一概豁免，不獨該道一任為然，候札飭江藩司知照，以後無庸再詳可也。

海州營稟响水等口派委巡查由：

查前定稽查章程，係專為沿海大口而設。該營所轄青口一岸，乃各省商船停泊之區，向有稽查之責。故經本部堂於上年秋開飭行在報，乃時逾一載，並未據駐口之員造冊呈送。茲復欲於口水各小口分委盤驗，是徒增船戶商民之累，而益啓營員覬覦之端。且所稱各該口民情強悍，及有商船被劫等事，是亦惟該汛之土匪有礙於船商，並非外至之船隻有妨於該口也。所謂應不准行，仰將駐口各員立撤回汛，不准給發私查。

八一

金陵釐捐局詳送木行捐修萬福橋釐收支冊由

在萬福橋工程既據覆估需銀二萬七千四百兩零係因撥節所致茲就捐收各款核計如注如清控案內揚州府訊罰凌桂芳賄繳照估作價銀一萬五百八十四兩又木行隱漏橋釐由府罰捐關石木六百根約值三千餘串又前次富將軍發府銀一千二十兩又據該司等冊報同治四年二月十五日起至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止共收捐錢七千六百七十餘千內支薪工等項錢一千九百餘千尚存錢五千七百餘千統共已經收存銀錢並計約合銀一萬七千四百餘兩加以上年七月二十一日之後及八月初一日起每兩加收八文截至本年二月底止所捐計已不少核與復估數目諒無短絀何以自上年四月初一日開工起迄今已閱十一月既未呈報工竣又不報明辦有幾分工程年復一年將何時始能竣事耶該董史兆霖等承辦要工就延時日是何居心揚州府有督率之責亦不認真訪察任其怠玩實屬不成事體本應將史兆霖等撤退惟工在喫緊若另易生手史兆霖反得置身事外應責成准運司確實勘估並督同揚州府勒令該董史兆霖等認限辦竣倘再逾違從嚴參辦除分飭遵照外仰將上年七月二十一日之後及八月初一日起加收捐數並現辦幾分工程先行查明開冊稟報再該司等冊開捐收此項釐錢內共支薪工錢一千九百餘千核之收數幾及三成之多其中顯有浮冒並即確查按款開報察核勿稍徇庇切切

淮揚海屬紳士裴蔭森等稟請復淮水故道由

此案籌議兩月不能斷決傳詢衆論力主修復淮濱故道者固多而辦難者亦復不少難者之說不盡平允而有數事可信者一謂淮揚農民窮困鹽商亦極疲乏不忍再捐即捐亦不能年內即至百萬之多一謂章程第八條之遙隄暫做掃工第九條之河渠出土宜遠縷隄寬百餘丈乃是正經辦法河身堅土板沙斷非如第三條溝線跌塘之法所能爲力一謂洪湖北高南下形如側釜勢難引全湖之水盡出清口中河比洪湖尤高勢難挽南趨之水折而東注此三層皆近理之言欲復淮濱經費既慮其太鉅效驗亦茫無把握惟復濱之大利未敢必其遠興而淮揚之大患不可不思稍減減害之法仍不外乎分淮流以入故道擬就稟中所謂成子河引淮入黃者非此案之正文不但三河緩堵即清口亦可緩開應自海口起西至桃源濬此五百餘里之河身修築縷隄遙隄工不可率費不可省自戊辰年起每年籌銀三十萬倘歲事豐稔軍務稍整尚可增加逐年修濬自下而上濬至揚莊高築南隄則中河泗沂之水可東行注海矣又濬至桃源則刷開成子河可分淮入黃矣如果自成子河至海一律通暢測量水勢不至掣溜南趨再行掘開清口多一分淮之路如清口一律通暢再行堵塞三河以弭下河之災目下軍餉緊急籌款極艱然亦不能不急辦以慰該紳民之望准於本年八月起至明年三月止陸續撥銀十萬在於雲梯關以下先行試辦并於清江開設導淮局派委官

紳履勘水陸，測量高底，製備器具，博採異議，熟商工程做法。其公呈中所未及者，如自高良湖以至清口，節節淺窄，尚須分別開濬，自變溝以至舊縣，亦須酌濬湖身。推之奎河、匯河，均須大加開濬，使徐宿之水導歸於淮，皆應由局中查勘定議，刻成導濬事宜。一營分別緩急，次第興工，不求速效，但求實濟，不求利多，但求患滅。仰准揚道循傳該紳等知照。

監生葛明章、旂丁周鑄昌等欠帳，求請追還，以濟公用。由

查閱鈔粘稟據江准衛旂丁周鑄昌、劉廣士等所欠私帳，已隔三四十年。當時既未控追，此中必別有情由。今欠戶存亡未卜，該監生自知無處索逋，因妄冀以灘河口租穀取償。要知此項租穀係屬古運公產，豈能為周鑄昌等抵還私債？該監生亦自知不能邀准，因極陳淮河宜即疏濬排決，巧為以公濟公之說，請封租穀，以一半償欠，一半疏濬。殊不知淮水宜復故道，已據淮揚紳士具稟批准，設局籌款辦理。何須該監生以無著之款，空言報效，耶？粘件內有漕部堂奏稿、趙奏言稟詞，皆本部堂衙門有案之文，何須據拾碎紙，推所鈔程，微五呈前漕部堂吳之稟，及能造疏河車，著有治水要略圖說，據云會於道光二十九年試行有效等語。現詢當日在淮官吏均無知其事者，僅聞咸豐四年前河部堂楊任內有人獻鐵齒木車為浚淤器具，當飭募外河試行無效而止。所謂疏河車，是否即指此事，程微五為何如人，候徐為訪察。該監

生此稟言公意私，居心極為巧詐，不准！

江蘇候補葉道稟高郵具工估計銀錢，請飭撥，由

高郵新壩工程前經張漕部堂商定與辦，係為疏洩盛漲起見。本部堂酌量工程緩急，目前最要者東西兩岸隄工，一以禦洪澤湖之巨浸，一以衛裏下河之田廬。本年二月間本部堂經過之地，處處卑薄，險工林立。夏間草率修葺，可危之處尚多。上年清水潭決口公私所失，奚止百萬，思之寒心。隄工與壩工二者相較，隄工尤為緊要。若欲兼辦兩宗，則經費艱難，力有未逮。現擬緩辦壩工，先行竭力興修東西兩隄。即就壩工所估三萬七千串，稍加擴充，為修隄之費。壩工以木料石灰為大宗，隄工則以土方科塊為大宗。所購合料應暫緩採辦。本部堂已兩次函商張漕部堂，俟覆函酌定後，即另行委員會同該道切實勘估。一切應辦事宜，聽候另札飭遵。

淮揚道等稟勸估東西兩隄，由

據估運河東西兩隄，共需錢三十一萬餘千，一時誠難籌此鉅款。自應先其所急，從馬棚灣動手，分作三年加修。每修一段，總須結實堅固，可保三四十年，無須加工，乃為經久之計。惟此次勘估稟復太遲，致前此月餘晴明之天，未克興工，深為可惜。現在時日已迫，工程浩大，不可再緩。程道上年獨任其難，憂慮勞苦，前經稟請免其再派承修業，已批准查江蘇候補潘道廉慎耐勞，應即派令經修，會同葉道劉道，刻日興工。由後路糧臺撥錢三萬串，淮

運司撥錢三萬串陸續運赴工次。所少之數俟工程辦有眉目稟請續撥該道等仍事事熟商程道以期成規可循。

淮揚道稟請委員查勘導淮事宜並請撥經費由

修復淮濱工程浩大自應勘明地勢陸續籌修當以修築運河東西兩隄為首務二三年內必將全隄修築堅好以弭襄下河切近之災其修六塘河分沂泗之水從淮六塘入海亦可減淮濱之盛漲其餘工程俟測量准定再議與工據請撥給勘費應准在於興修東西隄工款內酌量勻撥二千兩以資應用仰移知潘葉二道如數動撥至所需員弁即由該道斟酌派委不可過多得人則一二員亦可幹大事不得人則員愈多而事愈無頭緒應需薪水各項諸宜撙節不得稍浮仍將查勘情形隨時馳稟其六塘河應如何興修迅速勘估具報令新場而先修隄工之案二月即當會奏六塘河勘定後可并奏也

委修隄工候補潘道等稟辦理隄工情形由

今春陰雨太多本部堂日日焦慮據稟未甚停工稍以為慰仰即督飭工員嚴督夫役加緊趕築並嚴催採石員弁迅將所採石料陸續解工以資應用至該道等續請撥錢五萬餘串已飭運司籌撥矣前與劉道面議礙件不宜用凹底劉道言向來有所謂五子破者其形如五箇饅頭列於破底以本部堂度之平底者宜施於最上一層取其平而且光其施於中下數十層者則不如凸底之善入而易緊但鍋底則凸太大上層不與下層相湊泊五子

饅頭則凸小而勻雖凸而不失其為平似可參用該道等可屢試而酌行之

淮揚道稟酌挑黃河堵築順清河壩由

本年陰雨連綿湖水勢泛漲前據稟請啓放歸江各壩業已批飭趕緊商辦此兩月內由運司及潘葉二道主持辦理在案至潘黃減漲其名甚善上年十月十九日會接准漕部堂函稱前試挑張福口引河開濬以後過水纔一二尺而中運河反低於新河底尺餘湖水漲發勢將倒灌吳城七堡以西黃河之底均高湖底二丈有餘等語是挑潘黃河斷不能引淮湖之水入海已屬顯而有證該道日侍漕部堂左右又係經手挑張福口之人何以與漕部堂之議全不相合導淮須測量地勢高下通籌全局確有把握方可舉辦不能遽撥巨款輕於一試所請未便准行

導淮局董丁顯稟會勘敬呈管說由

仰淮揚道傅稽業議專案詳復所以議修闕六塘河者有鑒於丙寅年清水潭之災故欲分沂泗之水由六塘河入海免致山東全省之漲併力南趨致高竇一帶運河又生奇變也今該董等議以六塘河一開增海沐之患而無以收盪刷之力則淮復故道尤無冀望本部堂向不甚信盪刷之說蓋以隄束水以水刷沙惟束之緊而後能刷之深亦惟黃水之力而後能衝刷所刷者流行之活沙非未開之生土也若淮水之力稍弱又無高隄以緊束之即活沙已難衝刷況生土哉是挖溝緣以刷生土之說決無效驗

借沂泗以刷淮故道之說，亦頗渺茫。惟六塘果否增海沐之患，尙應詳議。

淮揚道稟查勘中河六塘等河情形

六塘河洩水既暢，可以延緩疏浚。擬將上下游滾壩修建，俾水勢因時宣洩。又以駱馬湖今昔情形不同，老劉澗一壩三丈，東省下注之水，若僅防舊制，仍虞消不敵漲。所議均非無見。然冀望落黃以暢去路，則非旦夕可成。目前開六塘河之役，正爲急則治標之計。若疏消仍無把握，而滾壩反爲蓄水而設，與本案減漲之意不符。所稱兼顧民田鹽運之說，即使工程應辦，亦當另爲一議。何必歸入導淮案內辦理。耶導淮以減漲爲主，腦減漲以測量高下爲先。務其蓄水運鹽民田等事，均俟有餘力而後及之。標本資主之義，必宜分明。據云通籌全局，必使中河六塘河、鹽河三處終歲無盈缺之患，方爲盡善。本部堂之意，則謂圖事斷難萬全，但求兩害相形則擇其輕。若漲時果不太盈，則消時稍缺，亦猶是害之輕者，尙在可辦之列。且終歲無盈無缺，究竟有何方法。仰仍督飭委董周歷勘畢後，確實定議稟核，勿存偏執之見，勿涉游移之詞，是爲至要。

潘道等稟修築隄工，原估經費，不敷支用，懇請增撥款項，由

今年雨水太多，鑄工十分艱難。原估經費，自不敷用。應准再撥錢一萬串，候札飭淮運司照數撥解，以濟要工。至前撥淮揚劉

道導淮經費錢三千串，又添辦郵工進南原估錢一千九百餘串，本不在馬朋灣原估數內。自應飭淮運司一併撥解還款，以符原案。惟現在所築隄工，本部堂訪問係東隄之淤灘，做西隄之新工，夫役不過貪圖近便，甚至將隄根挖虛，致東隄有上寬下凹者，深爲可慮。該道等日駐工所，何以一無聞見。仰卽迅速確查，明白稟覆。

徐海道稟沐陽縣六塘河身淺窄情形

海沐兩地士紳誼切桑梓，鯁骨焉懼以該境爲壑，亦屬人情。惟此案議落六塘，祇洩泗沂之水，並不洩洪澤湖之水。丁顯亦不主灌六塘之說，因其可以減中運河之漲，免其阻遏清口，故歸入導淮案內辦理。豈能引淮湖全注六塘。至於另開黃河舊壩，由海州民便河導淮入海，則更無此事。羣言淆亂，容有與此說相類者，豈能不擇而行。如該紳等所云以訛傳訛，有似市虎成於三人，烏焉變於三焉矣。丁顯始爲導淮論，其於徐海水患，卽已推廣及之。嗣復呈淮北水利說，專就六塘河發論，尤於海沐安受患之處，反覆指陳。今年三月飭委周歷履勘中河六塘等處，會商海沐董事朱伯璣、葛沅等公同酌議辦法。志在宣蓄，以時兼顧農田水利。稟由淮揚劉道核轉前來。當經批飭仍俟周勘畢後，再行確實定議。似此慎之又慎，原冀淮揚與海沐交受其益，豈稍有益南損北之見。查勘六塘河洩水尙暢，本可暨緩疏濬。今接來稟，卽順輿情，決意不灌六塘可也。俟行淮揚劉道轉飭局中委董等遵照該道亦

傳諭海林士紳知照並將丁顯淮北水利說劉道稟勸中河等及各場情形一件鈔發閱看

會參將稟奉委探木起程到漢各日期由

初出獨辦一事總以勤廉二字為護身之符立命之根廉則為僚友及在下者取信勤則不知者傳訪而漸知不能者苦習而漸能自不患無出頭之日也

翰林院編修蔡則澐等稟啓壩水誌一案

運河水誌前因清水潭漫口經漕部堂張會同前爵署部堂李體察情形更定尺寸奏明定案保衛隄工即所以顧全民命並非固執從前舊案水勢情形遞年不同將來設有緩急原不妨隨時相機酌辦至甫經奏定之案似未便驟行更改裏下河之居民總以運河之兩隄為命脈本部堂擬於二三年內將東西兩隄全行修築務期格外高厚堅實今年九月即行興工能至一丈六尺尚不開壩其所保全者豈不更大各紳民均居隄之左右凡見委員辦工不甚結實不妨隨時密稟本部堂嚴飭妥辦隄工加一分則裏下河受一分之益若爭開壩之尺寸猶非最善之策也

淮揚道稟查勘導淮工程情形

據稱溶黃估法有三大挑工程太鉅勢難一氣呵成若隨河身灣直之形刻高就低以順水勢誠日鈔稟內所云多挑高處一尺之深即可多過一尺之水且將來倘能加挑寬深亦不礙於推廣正與現在試辦之意相符惟黃河一灣一變其高處仍自凸窪

不齊徑圍亦形式不等估算稍疏一經刻平之後則收方時必難憑稽核其中滋弊甚大必須逐段勘明用勾股截方之術估定土方確數兼用封墩插標明暗記號以憑工竣驗收庶免浮冒此事可於隨動工前數日按每一段先行勘定一面即令人夫下塘起土勿庸再行周勘造冊屆時勘估幾段方數即隨時報明備查可也張福口引河出水尚暢其河頭淤過處需撈自不可少至於分洩泗沂及海口改道兩層諸說雖各有可採究無確實把握本案主見祇可試開黃河故道歸宿於導淮之本意俯從乎紳民之初議盡心力而為之縱其無功亦別無絲毫流弊庶可以對淮揚之民矣惟今年上半年已籌十餘萬串修馬棚灣要工下半年再籌數萬金修小羅堡要工明年尚需籌款修界首要工目下以全力修東西兩隄使運河無潰決之患庶淮揚免非常之災則試開黃河故道不能不稍遲矣

江甯府詳上江二縣查覆伍城河向完上邑關租並無旗

租名目如何征解由

旗營魚藕租據稱每年徵錢二百七十千為青龍山演放大礮打靶之用年終報部之款諒非平空結撰自必確有其地該府前詳詢據耆老居民有將軍塘牧馬草廠係旗人收租之語是否旗營魚藕租即在此處應由該府督同印委代為訪查還其魚藕租所在自可免爭通濟門外五城河既完公費關租係屬國課上江二縣經收報解造入奏銷魚藕租乃旗營充公自用之項斷不

能冒認完課之地。至今上江二縣每年認完租錢二百七十千，亦覺牽強。仰即遵照指飭，督飭印委，詳細訪查，確勘詳覆。再解其生初供，遠稱：『城河爲旗租，伊家三世包繳。』繼又稱：『在上元完納關租。』前後兩歧，是何緣故？該府仍親提解，其生訊原委，取結稟覆奏奉。

捐職朱柏稟准北等處河道情形

准北安海沐諸處河道情形，已經導淮局員董逐一踏勘。其上游或田二河等入烏沙河下游，或在灌河口等處歸海。衆說紛紛，均經勘明，窒礙難行。至于鹽河及武障諸河，處處皆有草場。議者欲因時拆閉，藉爲暢宣泗沂之計，向在存而不論之列。更何足以容納長淮全濟耶？來稟圖說，多係臆測之見，殊無足取，不必發局核議也。

朱丹忱等稟准水故道章程，由

據稟慮及榮澤之水下注急籌防濬等語，尙是懸度之詞。本部堂聞黃河大溜由北口決入直隸者，汎濫甚廣。其分溜田南口決入潁河者，其勢尙小。目前已閱兩箇月，尙無灌入淮河信息，爲害似不甚烈。卽爲預防起見，亦須待水勢有人境確信，察其如何情形，再行酌辦。至導淮之舉，已經定議，以修運河兩隄治其標，以疏鑿黃河身治其本。今年因遭撤淮勇經費支絀，祇能先修運堤，明年以後則視撥款之多少，以定興工之鉅細，不必多陳條議也。仰准揚道轉飭該紳等知照。

江藩司詳復徐州鎮請修衙署，俟有款項，再行興建，由據詳該司庫無款可籌，自是實情。惟徐州鎮係屬要衝，衙署坍塌已久，工不可緩。仰卽在於解存鄰稅項下撥給七千八百餘串，以資工用。至動款借廉，多至一千兩爲止，尙須咨部核准。工竣報銷，部例極嚴，此次係從權辦理。其油漆工料，挑土夫價，不准再行發款，以示限制。仰分別移行遵照。

候選同知蔡崇先稟洋鎗可否搭輪船解呈，檣價是否，在滬給領，由

此項洋鎗，民船裝運，既恐不便，應准飭輪船搭解來甯，以期運捷。所稟以英鎗五百桿，法鎗五百桿，作爲報效。其餘二千桿內，究竟尙存英國兵鎗，法國來福兵鎗，各若干桿，單磨兵鎗若干桿，未據稟明細數。候札飭機器局馮道先行驗明，是否一律磨刮如新。應否逐加挑選，所收各鎗，計給價六元者若干桿，五元半者若干桿，就近核示。一面稟候給價，一面覓輪船搭運，卽由馮道轉飭蔡同知遵照。

營務處袁道等稟填築城外長濠情形。

仰俟秋成後，逐細勘明，妥籌填築，其無關地脈者，工程或可少減，仍傳諭買紳等遵照。

大通裕溪蕪湖等營稟建造衙署，多少懸殊，由

開兩湖所造水營衙署，木小而麗，工程草率，較之太平瓜洲所造各署，錢之多少則一，工之堅密則相去天淵。今大通等三署

亦與瓜洲遊擊署迥殊恐有不實不盡仰候札飭安徽善後局確核妥議詳復察奪

金陵工程局稟長江水師江陰協署擬在京口協署舊基建造由

查長江水師本係專防江面各處衙署除中軍副將因提督駐劄太平府城一併建於城內外其餘均應建於濱江口岸以期呼應較靈便於巡緝江陰之黃田港口一帶地勢高燥亦甚空曠自應即就該處擇地勘辦未便於城內建造致失設水師之本意仰即分別移行該營縣趕緊另行履勘妥議如萬無合宜之地再用京口協舊制署基可也

兩江督署江西科

進賢縣稟到任查辦地方情形

牧令之要不外勤廉二字勤則無不詳求之事而明生矣廉則無不可對人之言而公生矣該令果從勤廉二字著力當猶長日加益而不自覺也

浮梁縣稟到任及現在地方情形

該縣與大營交涉之事仰時時稟商行營糧臺以免隔閡凡治事以習勤耐苦為本勤則無不清理之事再加之以廉則無不信服之民矣

九江府稟到任後所屬地方情形

該署守再任潯江辦理地方堪資熟手英國通商一事創而

尤難妥貼。稟中開誠布公四字最為緊要。我消機心彼亦可釋疑慮。現在均建均已解圍該逆由宜黃一路而竄若蔓司臨瑞注意九江尤覺空虛可慮仰多發偵探一聞賊近瑞臨飛速疊報當令飽鎮一軍赴潯援剿也

臨川傳錫恩控李清臣為偽職違兇逼勒繼串書役請飭訊一案由

此案據傳錫恩呈控李清臣等前充偽職勒索逞凶各情粘鈔內復有何賡堯指控傳錫恩父子一室三帥勒派鄉捐歸已之訴案經撫院暨藩臬兩司批提審辦該臨川縣以人證難齊復請留縣查訊以致控告紛紛延擱不了看來祇為一偽職大題目所誤耳逆匪竄踞之地何處不有偽職強者固助賊為虐便其私圖弱者亦姑且順承苟全性命但不肯派鄉里搜求富室以媚賊便是好鄉官其義不從賊盡室先逃暨甘蹈白刃者有幾人哉賊去之後彼此各以偽職互相告訐地方官遇此等案件但取案中一二切要人證立予質訊察其黨類之善惡究其受害之輕重如確有田產器物可指者追還故主銀錢衣服架空之數概不追究其魚肉良善為衆論所不容者重則立弊杖下輕則予以枷責諭令受害者永不記仇犯法者咸與維新兩造氣平則爭端息矣上年河南捻匪未猖獗時紳民互認為團五指為擒架造搶殺情節官吏震其題目不與立時剖悉以拖延含混了事卒致民氣不平釀成巨禍雲南回漢相殺其初起時亦是虛架題目互相告訐現在

朝廷屢下寬大之令，投誠者概與自新！本部堂所刊解散歌中有不殺僞官之條。此案甫經臨川縣稟請留縣查訊，傅錫恩尚未赴賈，不應遽來本部堂行轅稟廣，其親供內編為六誣，十不解之說，問詰官長，舞文弄墨，亦殊非醇謹忠厚者所為。仰臨川縣迅提傅錫恩父子，饒錦春與被控之李清臣、何慶堯、余承恩等分別研究，務得確情，迅速稟結，不得以一人證未齊，再為拖延。總之，告許鄉官僞職之案，皆以連結為妙，其延擱不結者，必非好官，其儘訟不休者，必非良民。至余承恩劣蹟昭著，經前鄒令訪察得實，此等劣吏，不必究其從逆與否，早應從嚴懲辦，不俟今日也。此批並仰兩司通飭各該州縣知之。

吉安府稟抵任後籌辦大概情形。

現在江西全境肅清，吉郡一切善後事宜，皆應體恤民艱，酌量籌辦。所請捐穀一節，本年穀價既賤，倘非民所難堪，應准如稟辦理，亦祇許捐備守城之用，不許太多。餘如設立商捐局，及令木商每牌捐納數祿，並責成各屬勸捐解郡，均不准行名目愈多，誅求愈迫，民何以堪。仰江西善後總局轉飭遵照。

江西安義縣舉人喻學芳等稟留縣令率團戰守，富紳吝捐，挾嫌由。

地方紳士稟留官長，本屬有干例禁。本年六月十二安義縣城池失守，據各路稟報皆同。該舉人等但稱縣主憤激投河兩次，諱言失守，殊不知城亡與亡，亦地方官分所應爾。且彭熊兩姓經

該令稟請撫部院飭回本籍，捐助團費，先後各繳錢一千串。既已勒捐，即當力圖固守，既不能守，自應撤任參辦。縱使上司不撤參，彭熊不稟許，鍾令亦當嚴譴難安其位矣。鍾令在安義，其平時政績姑置勿論，即匿報失守一事，足見其居官行選，必有要譽沽名之處。該舉人等輒隨聲附和，合詞籠罩，是但與彭熊二家爭意氣，非為通縣彰公道也。下之公道或可混淆，上之紀綱不可紊亂。除飭江西藩司仍將鍾令撤任，另委接署，並飭選派委員在明各紳前後所稟，節據實詳覆核奪外，仰即聽候查辦，毋再冒瀆。

前署江西廬陵縣知縣丁日昌稟江西省丁漕利弊情形。

據稟各條，不獨於丁漕利弊確切指陳，且於江西省各州縣衙門積習，究則明暢，足見該令素日留心吏治，實事求是，殊可嘉獎。候鈔行江西藩司核詳議辦。粵鹽濟餉，湖南現已試行，江西省如辦官運，必須較抽釐之利多所增益，乃可興舉。該令既有所見，仍仰縷悉以陳明年將定江西丁漕永遠章程，仰該令會同江西牧令之現在皖省者，妥速詳議，開具簡明清摺，呈候核奪。二十四日接司道詳摺指一案，並本部堂覆李署司一信稿，發給閱看。

江西貴溪縣生員夏朝秀等稟舉人姚步瀛，詭設團局，派丁欵費由。

舉人權步瀛，在本籍帶勇，雖不無武斷之處，亦尚有捍衛之功。前此縱有過失，應免追究。現奉諭旨，將江西團練大臣撤去，此後凡有借團斂費，勒派鄉民者，應一概禁革，嚴行懲辦。至武生黃

應請另撥匿示浮收各情候飭江西藩司糧道查明嚴參本部堂
昨又派人在貴溪徧貼減徵告示矣

江西藩司詳元年以後錢漕酌定數目徵收並分限完解
由

據詳已悉所定各屬丁漕減收銀兩地丁一項以每兩作錢
一千六百文計之今收庫紋一兩五錢與去年所定收錢二千四
百文之數適合漕折一項南撫等十府屬每漕米一石折收庫紋
二兩尙覺未妥合去年所定收錢三千文不過扣銀一兩八錢五
分四釐即以每兩作錢一千六百計之亦不過一兩八錢八分應
減爲每石收銀一兩九錢雖漸有增加而大致相符廣信府屬七
縣向來浮收較重減至四兩仍覺過多應減爲每石收錢四千文
外加軍需費八百文作銀三兩俟軍務完竣減去八百文銀亦照
減所有應解司道兩軍及提貼軍餉並各項公費即照所議之數
分別解支至花戶完納仍有拖欠各立限制按限加價以儆疲玩
應即如詳辦理惟所加銀兩應以八成給經收
之州縣俾催征者更形踴躍前此湖南湘潭衡陽等處減漕之法
雖由巡撫衙門先示之意而仍由各縣督同紳民詳悉定議稟明
撫藩兩署立案較之湖北先奏後定者更可垂久本部堂擬即會
同撫部院札飭各屬出示曉諭令各縣官紳自行酌議稟省立案
另擬呈稿札稿由司道轉呈撫部院察奪其不安者稟商改正即
行刊刻送院會印分別發貼定於六月初發出限中秋節前一律

稟復定案具奏仰錄報撫部院查核

江西藩司會詳丁漕減價停捐核議應行融撥抵補各款
由

據詳并清摺二件均悉停刪摺內各款多係本部堂正月批
內所指之端錯誤三條應即更正補列三條應即添入年例隨時
兩宗通計公務要需共銀六萬二千餘兩均准立案在於津貼軍
餉半歸江西項下照數融補由該司按季支給年終造報其從前
詳辦各案即飭該管府州逐縣清釐註銷永斷葛藤惟此項融補
之費究應於津貼軍餉半歸江西項下開支乎抑應於一三耗米
歸公項下開支乎仰稟商撫部院酌定歸於府攤考費案內一併
議詳核奪

江西糧道稟催提漕折情形

令各屬按旬摺報按摺催提此議尙屬可行惟縣縣派委員
守催徒滋擾累此輩一出省城情態即異當此新章初定革除攤
捐酬應之時不可開此需索之端或用書函諄催動之以至誠儆
之以大義擇一二疲玩者勒限奏參或可日有起色不必委員之
相屬於道也

湖口縣紳士截取知縣高心夔等稟究納地丁南糧銀米

折量價數多寡不能一律請示由

地丁一項本部堂已會同撫部院頒發告示雖以銀爲準以
一兩五錢爲率然交錢亦聽民自便雖未將銀價斷定然以去年

示中二千四百之數計之，則每兩合錢一千六百，已隱然若示以定價矣。曠市價漲跌無常，此時一涉武斷，將來動多窒礙。目下該縣銀價跌賤，該紳等所謂明定以錢合銀數目之處，處難允准。至該縣向例完了不滿二千四百文之數，應准酌減。每丁一兩，完銀一兩四錢五分，交錢則二千三百二十文，稍慰該縣望澤之情，仍不出前示範圍之內。其丁銀不滿三四錢之戶，亦應照此定則與大戶一律征收，不准櫃書圖差浮收勒索，另立小錢糧名目，致滋擾累。至該縣兵米一項，大戶多係實量本色，小戶多係折色。軍本色者一斗加六，新米上市時，每一石六斗不過合制錢三串數百文耳。折色則額米一升，須折錢六十六文，一石便須折錢六串六百文，與軍本色之價多寡懸絕，未免大戶便益，小戶喫虧，殊非均平盡一之道。本部堂減漕新章，皆係折色。即江西司道會詳南糧兵米，亦係折色。由縣官買米運倉。該縣兵米一項，應改爲一律折色征收，每額米一升，應改爲折錢四十八文。以禁大戶之歧異，而紓小民之窮困。即倉後打樣淋尖等弊，亦不杜自銷矣。書斗王開桂等六名，膽敢仍前舞弊，候即嚴懲。治本部堂與撫部院此次新章，准縣官與紳耆會議具稟。蓋欲聯官紳爲一氣，而後各縣有可久之法。民間無不達之情。該紳等呈詞有公庭呵辱胥吏把持字樣，殊乖所望。本部堂始與折衷核斷，其永久章程仍應由該紳等稟明縣官，詳細定議，赴省立案，不得稍涉意氣，藐視司牧，致傷大體。稟之。

曾文正公批牘 卷六

前南昌縣稟前代南昌所解漕折，仍作正款，免提加價銀兩由。

仰江西布政司會同督糧道核飭遵照。此案立法之初，自以恤民爲主。然州縣不稍足自裕，則斷無不浮收於民之理。亦斷非可久之道。南昌酌加漕折銀一錢六分，自是紳民顯出，以供邑尊辦公之需。何以糧道又將此項提作公用之說，原札所無，仰一併詳復。

江西藩司詳明酌定撥補各屬考費銀數章程

不敷經費，既已悉予刪除。則府州試費應照院試之例，一概如數撥補，不可酌減四成。此項考費不於一三津貼米價項下支銷，甚是。甚是不宜專在津貼軍餉半歸江西項下支銷。應於半歸本部堂營餉項下，各認一半，乃爲平允。府州費不減成，歲科并計亦僅銀八萬五千六百八十兩零，每年不滿三萬兩。邊津貼項下各認其半，各不滿一萬五千。其勢常處有餘，其事乃可垂久。即一二津貼米價，亦終宜照部定初議，歸之州縣，乃可垂久。否則州縣不稍寬裕，不旋踵而法裂矣。惟公同籌補四字，仍啓撥派之漸，斷斷不可。

江西藩司會稟查議江西丁漕火工減價情形

據稟，錢漕銀兩須循舊由省傾瀉，省匠應得火工及官吏人役向歸火工分交之款，均礙難裁革，否則除弊適以滋弊。各等情。具見悉心討論，實事求是，以勢論之，似應即照所議辦理。惟查江

西司庫慶額正雜款銀，一百八十六萬三千六百四十六兩有奇。道庫慶額正雜及漕折銀，一百三十五萬八千零三十二兩有奇。若照前次摺開火工數目，約計各州縣每年應交司署官匠錄共八萬八千餘兩。道署官匠銀共七萬四千餘兩。除該司道及內使得項外，司署尚有七萬兩。零道署尚有五萬三千兩零。即各屬錢漕完解不能足額，而每年征至七分八分。省匠及官吏人役所得火工，為數過鉅。應如何分別大加核減，仰悉心籌議。就近稟請撫部院核定。示遵。國朝定制，自雍正初年，明定加一之耗。優給各官養廉銀兩，即已嚴禁火工解費，絲毫不得多取。今養廉已為分內應得之項，而火工之不禁，如故。即辛酉年督撫會札，議給司道衙門公費，亦為裁去火工一款。另籌津貼起見。今公費又為分內應得之項，而火工之不裁，如故。聞知府已得公費，仍有收節壽禮如故者。是新章但刻苦州縣，而司道知府較前更肥矣。初立新章之時，係咸豐十一年九月初四日，李藩司函稟大減丁漕，革陳陋規，廓然更始。其裁禁火工、節壽、辦差、供應等事，皆李藩司所議定，并代督撫擬一札稿示稿。本部堂即將其札稿與統部院會銜行之。一字未改。其親筆擬稿，今存本衙門附卷。意謂有本省藩司一力承任，本部堂不過主持大綱，斷無行不動之理。厥後元年春間聞江西州縣多議新章之刻，並聞李藩司督議新章諸多窒礙，若忘乎裁禁各項，皆其所定議手稿者。殊堪詫異。其司署火工、李藩司任內全未裁減，自立法而自背之，則尤堪詫異也。今來稟請將火

工中司道及內使得項裁汰，餘仍循舊。本部堂亦不欲堅持成見，等一條翻案，即各條亦有應翻之處。司道兩署既收火工，即不宜再收公費。此時既收公費，即不能不大減火工，仰再為討論一番。取之司道者少一分，即減一分蠹弊。存之州縣者多一分，即寬一分民力。至要。至要。另稟銀價日賤，州縣錢漕徵銀毫無餘潤可沾，以致辦公竭蹶。自甲子年為始，請照辛酉所定錢數征收，並請以後收銀收錢，悉由官定，不由糧戶自擇。應如所議辦理。如須兩院會銜出示，即請撫部院主稿，送院會印可也。仍先將此批錄報撫部院查考。

江西撫建牙釐局，楊令照稟稟行戶無帖，私充經書弊混，請提省審辦由。

牙帖，向為州縣分肥之端，書差漁利之藪。本部堂疊次批飭，不准州縣干預。乃江西省牙釐總局不能認真整頓，以致辦理三年，毫無起色。茲據稟稱，牙帖積弊，均係實在情形。縣書陳大槐，應即在該分局門首枷號兩月。貞順等行戶十家，均應飭領部帖。隔川縣黃令始而稟傳管押，繼而開釋，顯有徇庇。賄縱情弊，候參辦以儆其餘。以後撫建所屬各縣市鎮，責成該令查明，已未領帖各行戶，分別開單詳報。該令務須親往確查，藉以周歷各卡，訪求釐務之利弊，察看卡員之優劣，隨時密稟。所需夫馬等費，准其報銷。該分局准用局勇字識，按月報銷口糧，毋庸撥用縣署書差。新城卡員孫鴻鈞，辦理釐務最久，近聞聲名甚壞，既據稟稱商賈

頗有浮言，自應確切查明，據實密稟參辦。不僅以撤退了事。李家波卡員姚星浦，不將經收數目及餘存票簿移交清楚，擅自回家。顯有虧擲情弊，仰即認真查究。溫家圳卡員李振欽，稟報甚是該令職司分局，舉核稽查，是其專責。嫌怨有所難避。撫建釐務疲乏，已極，須實力整頓，以期有益於餉，無害於民，是為至要。

南城縣稟：扣折渣項，民間議增，請發還，俾得免賠累，由

現據司道詳覆：「扣各存屬酌加銀兩，一併放給。即以放給銀兩仍行收還。正漕折價，或本身應解交代案內，正項錢糧，札飭自行指款抵收。其既無欠解漕折，又無別項解款，即由道庫提還現銀。」等語。已批准如詳辦理矣。據呈摺內所開批解了漕上庫除津貼軍餉司道府公費及縣饋傾銷火耗外，另有火工解費，添補實平，投文，挂號，單批等項，隨規。已批飭司道，將庫丁鏗頭丁書，調案為首者，解送安監，以憑訊究。至摺內所開丁書，經承辦公，清書，辛工，火食，及經承提用，開銷，各款，并幕，束脩，一切雜用，浮費，應由該令自行酌量，分別裁減。差使應酬，何至需銀一千二百餘之多。前批司道詳考，試經費一案，鈔給該令閱看。至稱該縣額征漕米一萬二千四百餘石，仰即分別漕米變價若干，隨漕協濟倉費，耗羨，贖軍，割淺，扣半，腳耗，板板價，腳，迎剝等項，各若干，及有無兵折屯糧，兵加餘租等款，一一臚列詳明稟復。

臨川縣稟：真順行私賣客油，無帖私充，由

牙釐二端，乃官與民爭利之事。若非稍示威嚴，令必行，禁必

止，則商民多方抗匿，牙帖尤書吏所據為己有者，一旦奪而歸公，更覺非威不立，非勢不行。而局卡委員偶爾立威，不得不借照於印官，差攤簽拘，一棒一喝，形格勢禁，商民不敢抗匿。書吏不敢阻攔，而財於是乎生矣。從前湖南駱撫部院籌辦釐務，湖省競傳其袒紳而抑官。湖北胡撫部院籌辦牙釐，鄂省競傳其袒委而抑印。非抑也，印官不以權勢輔照之，則委紳之號令不行，局務立壞也。江西局卡委員，本乏竭力經營，任勞任怨之人，偶有認真承辦者，印官不稍與護持，或反為掣肘，日積月累，遂致牙釐大減，軍餉奇絀。本部堂憂憤實深，每思參辦以儆其餘。念風氣相沿，不忍未敦而先劾，又因昔年在江見該令又愷惻有賢聲，故亦遲遲未發。陳大槐之案，現交撫州府吳守嚴行訊辦。該令有無徇庇，候吳守詳到核奪。

江西牙釐局稟：洋商運茶，完納子口半稅，江省捐釐無抽，由

洋商入內地置買茶葉，請領報單，運貨經過各卡，自不能再抽釐金。而義甯州向收華商之捐，准華商請獎，與洋人無涉。洋人之請領單，照本不能阻華商之捐輸。惟訪聞江西茶捐近多流弊，已照部議改辦落地稅，另札飭運矣。其已收落地稅以後，商人販運經過各卡，華商以護票為憑，洋商以運照為憑。均令驗明放行，不准再抽釐金，並不准需索絲毫小費。仰即通飭各局卡，遵照至卡員吳光裕所稱福德泉茶莊，係代寶順洋商辦茶，此外尚有鴻

興信等莊，均領洋商資本等語：不可為憑！前因安徽祁門縣設立行棧，英國領事出為承認，稱係洋商開設一案，經總理衙門照會英國公使，旋據該公使照覆，內稱內地城鎮約內本無外國商人進內開行之條。此等情弊，決無英商在內等語。照覆又經總理衙門鈔錄照會，以該寶順行何得以洋商名目自居，倘佛領事狡執，即當遵守條約，與之辨論，毋得稍涉含混，致開內地奸商串同把持之漸。咨覆本部堂在案。寶順行尚不得以洋商自居，而福德泉何得以代寶順辦茶，遂為洋商華夥自居。鴻興信等莊又何得以領洋商資本為詞，本部堂訪聞義甯州茶莊，本不欲串同把持。皆因胡光裕刻薄肥私，每收茶捐，格外挑斤銀色，動輒留難數日，藉補銀色為名，以充私囊。而過秤又不公平，逼令華商冒充洋商，以致今年頭茶少收捐銀數萬金之多。是以撤去吳光裕另委朱王二員接辦矣。

江西藩司詳臨川從九陳大槐包蔽牙行，請咨斥革，由捐職從九縣書陳大槐，候即咨部斥革。仰該司會同臬司提陳大槐到省，收押訊究侵吞諸弊。一面飭令撫州府將貞順等行戶一律捐領部帖，如始終把持不捐，即將陳大槐解赴本部堂行轅究辦。

景鎮牙釐局稟：遵示更章抽收洋華商茶稅，是否錯誤，由江西茶捐請獎流弊滋多，照部議改征落地稅。皖南引捐釐係本部堂今年從新核定章程，未便朝令夕改。其在皖南已完引

捐釐者，不欲落地稅。在江西已完落地稅者，不完引捐釐。經過安徽江西各局卡，一體查截放行。雖江皖之辦法不同，而皖南收華民之捐，准華民請獎，江西征業戶之稅令茶莊繳單，皆以中國之法取中國商民之財，與洋人毫無干涉。據稱商人販運毛茶二萬七千四百三十斤，計四百二十二袋，指為英商立德販運之茶。前據九江關呈報四月十一日英商立德請發空白土貨報單運照各二十件，往徽州辦茶。四月十八日英商立德請發報單運照各三件，往義甯州辦茶。五月十七日英商立德請發報單運照各三件，六月初十日又請發報單運照各三件，均往婺源辦茶。以一商人請領單照數十件，自為包攬華商之用。此次販運毛茶，既未妙配成熟裝箱，顯係華商私買洋人單照，串同把持，候飭九江關查明私買單照，運毛茶之華商嚴行懲辦。至茶莊業戶，在皖境者應完引捐釐，在江境者應繳落地稅。該守傳到茶莊十一戶，均有店號，既不於未經發販之前，完繳引捐釐銀，及至該卡查出，僅令繳稅領單，未會照章加罰，已屬從寬。該茶莊何得以應繳之款，需索行商，仰即會同地方官查究茶莊十一戶，如有需索行商情事，勒令退還，並另行嚴辦。本部堂所征取者，所懲究者，皆在茶莊業戶，不在華洋商販也。

江西藩司會稟州縣向交火工定數，詳開一摺，官匠於火工內分交各款，定數另開一摺，由初議丁漕減價章程，即令裁汰火工解費。茲據該司道將火

工陋規和盤托出。先將司道辦公及內使得項一律裁汰。正已率屬澈底澄清。嘉慰曷已。惟交事前此相沿已久。後此利弊仍長。若不痛加討論。將來必蹈前轍。聊以本部堂之所聞。再與該司道等一細參之。查例載州縣解司銀兩無論元寶及十兩小錠均令於錠面上鑿鑿年月。州縣及銀匠姓名。各州縣起解銀兩均已傾瀉鑿鑿。故南城縣陳令稟內有每銀一兩。縣鑄澆水銀一分五釐之款。聞有州縣運錢赴省。易銀解庫者。或錢店包兌。或丁書包兌。市肆之傾銷。火工取諸州縣之銀匠。及至上庫。則銀已傾銷矣。且漕項例收散碎。向非盡解元寶。即收元寶。亦未必從新傾瀉。該司道庫前解糧臺軍餉銀兩不無低潮。上年春間尙有機和銅塊。經糧臺委員密稟李前司嚴查未究之案。可見解銀上庫未必盡皆傾銷。官匠設鑄未必實有其事。即遇有低潮銀兩。另加火耗。亦不在火工解費之內。而所謂官匠者。朋充以應募。鑄營以准卯。并無傾銷之手藝。一經簽充。派令承辦若干州縣。凡承辦之州縣解銀。不將陋規交清。不特傾銷足色之元寶。不能上庫。即就近撥解巡道府營。交收之款。州縣補具文批。申報司道。核作收放者。亦不能掣發批迴。授官匠以把持之權。遂成牢不可破之弊。宜將藩糧二署向充銀鑄官匠。概行革退。不准再有此項人役。庶幾弊盡澄清。一了百了。夫州縣有承領之責。銷鑄之匠。庫官任彈收之職。與其責成應募之商民。曷若責成州縣與庫官。更有把握。庫官署內設鑄選募善辨銀色熟習傾銷之銀匠一二名。從優詳定工食。通飭各

州縣丁漸兩項一律傾銷足色。夜鑿年月州縣及銀匠姓名。令護解之丁役。帶同銀匠解省上庫。責成庫官督飭署內銀匠驗收。如實有低潮。以樣銀比兌抽募。令護解之丁役銀匠眼同傾銷。如鑄銷提出低潮。令縣匠補足火耗。如無低潮。或銀匠格外挑斥。立即責革。或庫官授意格外挑斥。立即詳參。以州縣庫官分任其責。則庫官吏丁役之津貼。綜計歲需不過二三千金。則易措辦矣。此外經歷理問。各有廉俸。又有承辦密書之優差。司道衙門書吏丁役。既有役食。又有另案撥補年例捐款內之辛工。紙飯均非楊腹從事。并與收銀不相干涉。一切陋規。皆可裁汰。再據南城陳令稟內所稱。司道衙門向來火工之外。尙有解費及添補費平。投文掛號。掣批等項名目。稟內未會議及者。均應一體裁汰。該司道如以此說爲可行。仰即稟明撫部院。照此詳辦。如其空虛難行。仰再反覆稟商。事關久遠。本部堂決不固執已見也。至來稟稱津貼軍餉。半歸江西銀兩。儘數撥補捐攤考費。已虞不足。等語。卻不可解。前據李前司會同該道詳稱。捐攤考費歲科并計。府州本不減成分。作三年勻派。每年需銀二萬八千五百六十兩。有奇。除本部堂於津貼軍餉半歸糧臺項下認分一半外。歲需僅一萬四千餘金。即以融補停捐各款銀六萬二千餘兩併計。亦僅七萬六千餘金。前據李前司會同該道詳稱。丁漕兩項應行隨解江西一半軍餉。歲額共銀一十四萬七千九百四十八兩零。雖有災緩。不能足額。斷不至

不敷動撥。至所稱內河水師一軍，專備江西巡防之用。糧餉動放釐金與釐金專充本部堂軍餉，原議不符。請將此項改歸江西善後局，在於軍餉項下動放，撥入防兵報銷。並請將丁漕項下隨解半歸楚軍銀兩，併歸江西津貼公用等語。苦心經營，所議極為平允。惟內河水師撥歸吳城釐局發餉，係甫經批定之案，未便朝令夕改。且俟明年再酌。該司道查閱本部堂前兩月所批孫將糧丞之案，則可知其有難遽改之故。又據稱一三津貼米價，即以同治二年為始，歸之州縣濟公，所有佐雜武職協濟公費，仍由州縣自行支給最為妥協，即照所擬辦理。

撫州府稟查訊陳大槐玩法弊混，貞順等行無帖私充一案。

查辦極為認真，情理亦得其平均，照所擬結。候飭藩臬司免其提究。黃令昔在廣信，見其豈弟謹飭，准予免議。本部堂雖極思整頓，然於良吏不可苛求也。

江西紳士夏廷梁等稟，建造張文毅公等專祠，條款由張文毅苦守危城，近九十日晝夜辛勤，心如金石。其前後典試視學及巡撫任內，尤多善政。江忠烈以湖北臬司奉命督辦金陵軍餉，道出潯陽，本可不赴江西，乃一聞賊竄南昌，星夜馳援，入城堅守，保全會垣，均有功德於江西。該紳等不忘遺愛，擇日鳩工，邀敷建造二公祠宇。所陳條款，諸臻妥協，仰即稟請撫部院，就近派員並飭在城府縣各官會同該紳等敬謹將事，以襄盛舉。條款

附：

景鎮牙釐局稟報抽釐總數，應存茶款銀兩，由上年初辦落地稅，商民尚未周知，致有已完引捐釐，未經呈驗三照，重收落地稅，札飭退還之案。現在辦理日久，所收稅銀亦無退還之理。仰將茶款存銀，併入釐金搭解。以後晚茶經過，該卡查有滯稅及斤兩不符者，照章飭令補完引捐釐銀，並罰加三倍。毋庸改征落地稅。釐落地稅一案，所有奏稿咨札告示，皆專指江西言之，本未議及皖南也。

南昌府稟前奉抄發許高鴻衣物等件，應否變價解兌，由許高鴻贛城一寓，從前抄出之金銀衣服器具，奏結時並無發還許家之說，自不能再行給還。其所置田產奏明由黃守等酌量斷還。惟恐各賣田原主仍有與許高鴻家爭訟之處，應將抄產變價，發交黃守黎守會同歸公存儲，以備許家與賣主爭論田價為彌縫息訟之用。此案概歸外結，毋庸造報。

南安府知府會稟委辦南康充公田產等案，擬定章程，由在辦此案大致有二：一在清釐田房，給還業主；一在裁撤圍局，以靜民氣。來稟四條，第一至第三條，均言清釐田房之法，如塘江蕉坑抗斷之事，既將贖收房租之劉光珍擊並正法，又限令王功興設法調停，是否慌於威令，羣情帖服，產業即可清還。稟內尚無把握。蕉坑之昭忠祠，即係周道石令構訟之一大端。原奏並未飭設該守等退令毀祠，稍涉草率。至充公田地房屋，除實係叛逆

及無人認領者，酌量充公外，其餘概還原主，係本部堂奏明定案。該府前議將八年以前所罰之田充公八年以後概行發還，殊未妥協。自應遵照奏案辦理，以資保叛逆及無辜脅從者顯示區別。不宜以充公之年限先後為區別。陣亡勇丁，本無印田之例。一勇而印數畝，則嫌其太多；數十勇而共印公田，則難於分晰。如能將印田變賣，散給現銀，自是正辦。設或不能，亦須將印田章程詳稟具奏，以免數十年後反復纏訟。未發鈔票，亦應停止，以杜訟端。第四條裁撤團局，准如所擬辦理。鄉間各局，愈少愈好，不得再行苛款。別生枝節。該守等係委派查結此案，非尋常札派可比。黎守業已交卸，固應在康邑久住。宜稟請另委別員。黃守係該管知府，相距不過一百餘里，亦儘可在康駐札。竭數十晝夜之力，認真妥辦，不得諉諸他員。視為細故。此次若不澈底清釐，將來南康田產黨仇，訟無了期。俟該守等詳到本部堂據詳奏結，聲明數年後，如有翻控，惟該二員是問也。

南安府知府稟約會赴康查明田地及各案原委情形。細核所擬辦法，均尚妥協。仰即會同黎守妥為辦理。凡辦案欲為經久之計，不得不慘淡經營，反復求詳也。

前署南安府黎守兆棠稟南康之案，由黃守專辦請示，由現據南安府黃守稟陳所擬辦法，均尚妥協。已批飭會同該守妥為辦理，詳覆定案。仰即會同妥辦其事，不過一月可畢。所有贖南釐務，應可兼顧。至釐軍糧臺，此次波瀾若定，以後應易經理。

仰候護撫院改委，仍候批示。

江西撫州甯生員王謨等稟屯田請緩餘供銀兩，由：

此案應特派安徽吳臬司委員前赴建德地方查明原委，詳細稟覆核奪。建德屯租隸江西督糧道為數甚微，而隔省徵收，諸多不便。該司籍隸江西，而皖省去建甚近，能詳奏定一簡便之法，加惠屯丁，則善矣！

江西臬司稟查各屬團局久已裁撤，覆訊武舉張弼臣，由武舉張弼臣擅設公案，於本部堂之路票尚敢藐視。謝巡檢尚畏其強橫，是其平日之目無法紀，已可概見。若不斥革，必愈橫行。鄉曲為害，行旅萬載縣久不稟覆，殊不可解。仰即嚴催該縣研訊詳辦，毋任再延。

萬載縣詳審武舉張弼臣喚勇搜驗路票，扯破衣服一案。武舉張弼臣曾經帶勇，遞保都司，自應安分曉事。乃於親兵王廣發等過境時，並不細心查問，輒令團勇王桂茂等任意搜驗，滋生事端。雖據訊無擅設公案情事，顯係恃有官階，不安本分。應將張弼臣所保都司守備藍翎咨都撤銷，查收保獎各札，送院塗銷。從寬准留武舉人予以自新之路。仰江西按察司錄批詳請撫部院核辦。

統帶江西內河水師孫提督昌國稟前奉委紳收捐續修縣志，茲志成未載，請分別飭查，由：

此案於同治元年據該統帶將各員弁銜名開摺呈請轉飭，

當經札飭清泉縣轉移修志局查照纂輯在案。何以未據列入候鈔摺札飭清泉縣再移修志局紳查照纂輯。並在明該委紳歐陽利所收該管捐銀百數十兩會否交局呈復核奪。

撫州府稟到任現辦事宜並地方情形。

仰將地方應辦事宜嚴督各屬次第經理。京官初出外間，每以不曉事理見噴。每事推尋源委，辨其所由始，而究其所終極。理會數件，則逐處可以旁通其洞悉，反有過於素號精明者矣！

統領江西陸路各軍王道承澤稟抵江接統各營及添募親兵由。

該道志識卓越，才大心細，本部堂久已聞之。茲接統江右各營，雖處安閑之時，無忘艱苦之境，終日欽欽如對大敵，不特有裨於軍事，即立身之道，惕厲日新，亦常有一種朝氣也。

江督署鹽政科。

淮運司詳現在抽釐各卡，請咨部立案，嗣後無論何營，不准設卡抽收，以示限制由。

運商由場到棧，每票共抽釐錢一千一百文。水販接運，出江下游各釐卡，每票銀錢併計將及六兩。至上游皖楚江面，沿途釐卡更多，皆由各處軍餉緊急，萬不得已之計。該司以商販成本過重，慮其虧折滯銷，欲請批定咨部立案，不再添抽，以示限制，不為無見。惟各軍同一缺餉，若謂此卡可以常設，彼卡即宜裁撤，其勢固不能行。即謂後來禁止添設，現卡即可不禁，其理亦不甚足，所

請核咨立案之處，礙難照准。既不能為他軍謀一裕餉之法，即不能為淮網定一共守之規。政出多門，焉能利出一孔。時勢使然，且姑仍之。

淮運司詳覆籌議輪船拖帶章程由。

據詳復，加細核所擬嗣後查出私拖，將鹽船一併入官，并提奸商盡法處治。洋人運送領事官究罰較稅務司益足以資彈壓。立法似屬周備。查洋船拖帶上駛，揚帆迅速，并不停泊，候查何由。辨其為官僱，為私拖藉，查且難禁止，更為不易。況聞洋船近常私帶米石，接濟金陵之賊，尚不能禁，又何能禁其拖帶私鹽。即能查出，運送領事官亦難保無徇庇情事。白齊文所犯情罪重大，至今未將該犯交出，即係洋官袒庇之明證。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若待不行，而後更改，則不如不輕議法令之為愈。仰該司再四熟籌，若能於經過之處，令洋船停泊候查，查出之後，令洋漢一律嚴懲，自可據所議轉咨辦理。若自度此二層皆辦不到，則本部堂不肯輕出此令也。

淮運司詳漕院奏江運改復舊制一案，俟淮南有商認岸再行籌計由。

北鹽運江誠如該司所議有益於淮北者，其利甚小有損於淮南者，其害甚大。況目下九洲洲將次克復，江路將一律通暢，本部堂當另定新章，收回淮南引地，堵止川粵各私更不宜以淮北之鹽侵淮南之引地，又添一重轆轤也。仰候咨商漕部堂彙行停

辦，另爲籌議。

江西督辦局程道桓生稟：到局派員銜名由：

前此浙鹽運西之時，局中似友多而員少，且局員亦不盡由本部堂給札。該道和平明練，倣往咸宜，所慮者隱徇私情，不能裁之以義。前來行轅告狀，遞稟之人，詢諸號房，每有由該道指引遞入者，已屬不知遠嫌。此稟隨帶四員，而同縣占其三，皆因私情膠葛，不能擺脫同人之道。于野則亨，于宗則吝，以其私狹也。本部堂治事有年，左右信任之人，湘鄉同縣者極少，劉撫部院相從三年，僅保過教官一次。近歲則幕僚近習，并無湘鄉人員。豈戚族鄉黨中無一可用之才？交不欲示人以私狹也。該道初政，即偏於私，曠將來微商在江者，頗多恐糾纏，不能自主。人非太上忘情，亦誰能盡免以私特徇私，而漫無裁制，則不可徇私而認爲分內之事，認爲理直氣壯之事，則更不可耳。

雲南迤東黃道等會稟：米鹽互市一案：

連據廿四、廿六兩稟，詳加披閱，其中多具卓識，尙有略須斟酌處，再以本部堂之所見，分條商榷如左：

一、解京米石，參用白糧一節，湖南米質較嫩，道途較遠，恐有溼熱霉變之患。自湘來者，應即全辦糙米。如裏下河一帶，有米可購，酌彙辦白糧一二萬石，或算皖省之米，俟黃道到秦州後，察看斟酌。

一、士商運米到皖，互市之鹽，在楚西食各岸商鹽之外，具行銷

會文正公批牘 卷六

楚岸，並與閩運兩不相背。鹽不入局，歸行發售者，以私論，自不至爭相減跌各等語。應如所擬辦理，但須由安慶總局另刻護照，將照根存皖中，照護運左，照寄楚局，查對庶與自泰起運者大同小異，較有把握。

現辦互市，祇可略借湖南米價以作鹽本，原以防淮鹽到岸之遲，銷售之滯，現銀不敷周轉。稱湖南米商由皖往返有數月之期，彼時鹽已分銷，價已到手，恐不能如此之速。以本部堂之見，湘漕十萬石解津，必須於三月內一律到皖，乃能於四五月一律放洋，殊不易易。即招商買米，能否始終踴躍，殊不敢必。應請湖南一面招商運米，一面官自辦米。其招商者，仿照今夏軍米之例，商人運米抵皖，量收後，再回東征局領價。其官辦者，仿照道光中辦漕之例，由官碾米，委員解皖。本部堂代爲遞運到津。日昨咨提湖南九解之十五萬金，先解赴秦州，以作運鹽之本，將來即作湘漕運津之費，歸還湖南之款。此外，湖南所備米價銀兩，聽撫部院自爲經畫，本部堂不敢再行咨提。蓋括用之，而彙爲鹽計，不若呆用之，而專爲漕計也。續稟請咨催湖南趕緊再解十六七萬之處，暫時無庸議及。

商借官鹽一萬大引，前批仍須交商領運，原未遽定。交王子鑑不過因官運難得其人，不如仍交商運，俾沾利息，以廣招徠。茲既據稱經辦委員有事權而無利權，與從前官運大不

九九

相同，所見甚是！應即照續稟所擬，委員前往泰州，提取分運。湖南北歸局發行售賣，惟據稱銷鹽一引，可獲利三十兩，及穀粟開具清摺，每引除鹽本運脚外，餘銀三十五兩有奇等語。此時鹽未到岸，運費如何？售價如何？殊難預定。每引除各處釐金外，能獲利十餘兩，所得已多矣！

湖北設局收川私之釐，自應在川私初入淮引地面時抽之，斷不能於腹地逐節加抽。此乃鹽院稅鄰私以清淮引之界，非江督越楚境而分餘斤之釐也。候咨商鄂省時，另案札知湖南買米定價，均照原稟第五條所議辦理。其續稟內稱湖南扣存未解之銀，請留於南省，由東征總局就近分投設法採辦京米，或招商運米，加領米價數成，聽南省酌辦等語。本部堂之意，湘漕至十萬石之多，全靠招商購運，斷不濟事。必須一面由官購穀，碾成顆粒圓整之漕米，由官僱船委辦，一面招商購運，由東征局定價經辦。二者兼營并舉，或可於三月內解畢。否則衆商居奇，價必突漲。且湘省漕艘久壞，民船大者絕少，即裝運亦繁費經營，不可不早為籌畫。作每月解二萬石之計。庶幾事豫則立。

據擬簡明章程內海運一條，請飭上海道，派令殷商挑選沙船，編號造冊，送局備查。應即如稟札飭遵辦，免米給價等事，並照所擬辦理。其由津至通，至京分歸直隸總督暨戶部經理，亦應援案照辦。惟米船放洋，不定限四月以前，今年上海

商捐米九萬石放洋之期，係五月一批，六月一批，八月初一日一批，此次稍為提前，至五六月放畢，亦無不可。准鹽運楚一條，大要在設局督銷。現在湖北，已委黃道杜道會同本省司道督辦。湖南設局，候即咨商選委與辦，另札飭知！以上各條，係就兩稟中所及詳加商榷。餘均照所擬辦理。其僱用沙船，如何給價，能至何處受免，以後察看情形，再行商辦。准運司詳據淮南總局詳，准張守秉鈞移請給照收鹽一案。

在本部堂前批，有認運西鹽新鹽在五百引以上者，准其認收場鹽等語。係指股實商販資本較豐者而言。今恆裕隆所認西鹽六千引，業經兩月有餘，尚未據網運一引，昨已札飭張道查明，該商如果逾限竟不到，即行注銷在案。核計新章，西鹽六千引，約須本銀五萬餘兩。張守文內僅稱籌撥萬金，所短尚鉅。是資本並不豐裕，徒借認收垣鹽之名，遂其下場自網之私。所謂自赴伍

前批運司之詳，必須有重資辦運，不准空言認垣，所以杜場商之弊也。後刊西岸之章，必須赴公棧買鹽，不准下場網收，所以杜運商之弊也。豈一端言各有所當也？張守所辦者運商之事，而欲下場收買，該司當據刊本章程駁之，不得泥前語而違新例。再新章不准另立營運，官運名目，恆裕隆並不赴局，自行具稟，率由張守自備，移文顯與刊章不合。候咨明彭部堂迅將張守撤回，不准

干預鹽務！

雲南迤東黃道稟米鹽五市一案

該道歷任江蘇守，今爲蔣相國陶文忠毅林文忠諸名臣所器賞，出考優保，均有奏牘可稽，內無參劾之疏，外無京控上控之案。即本部堂詢訪蘇省士紳，亦有去思而無貶詞。近年籌畫兵餉，任勞任怨，本籍及外省各軍倚賴良多，而於本部堂東征之師，尤爲竭力維持，每當萬分艱窘之時，得大批餉項接濟，保全甚鉅。曾經本部堂奏明在案。此次因留該道辦理鹽漕諸務，延旨忽加深責，或因前奏立言未當，或別有人參劾，以致上干嚴詰。此時若遽行奏請查辦，難免益觸君父之怒，須俟稍遲，遇便代陳，始無爭辨之迹。而前事可期昭雪，仰仍往來兩湖蘇皖，襄辦淮鹽，共濟時艱。至該道慮及認真辦事，或致蜚語橫生，本部堂當力爲主持，不虞黑白混淆也。

江西督銷局稟設立吳城分局章程，由：

據吳城分局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設立，並據酌議章程六條及擬派執事薪水等項，均悉第一條分三七成，准於春月水淺時行四月以後，江深暢行，仍以省局爲之。吳局祇可銷一二成，或竟將分局停撤。仰於三月中旬，察看稟辦第四條，收次色銀，流弊孔多，擬難允准。餘皆如所稟辦理。吳城既設分局，所有舊鹽自應歸局一律出售，以杜搶跌。現在漢岸舊鹽，核定與新鹽分成勻銷，售價在刊章定價以內，祇繳局用，及楚省釐金。如在刊章定

曾文正公批牘 卷六

價以外，仍令以三成歸商，七成充餉。西岸事同一律，仰即督同糧收仿照辦理！

雲南迤東黃道稟米鹽五市一案

北宋漕運之法，荆湖岳鄂之粟，運至真州，入轉般倉，回船即自真州請鹽，運至荊湖銷售。真州今之儀徵也。荊湖岳鄂今之湖南湖北也。將來兩湖江西之漕，改辦海運，應略仿宋世之法。宋世由真州換船入淮，以達汴。今日亦須由揚儀金焦一帶換船入海，以達津。宋世漕船可由儀徵帶鹽回楚。今日亦可由儀徵帶鹽回楚。海運一案，部臣仍令各督撫妥議章程覆奏。本部堂擬於覆陳疏內，議及仍於儀徵設立米鹽五市局，若經理得宜，不獨可省多造漕船，實亦官商兩利之事。目下兩湖米價奇貴，湖漕仍解折色，所有安慶五市一局，應暨停撤，改爲轉運淮鹽局，專管官本運湘之鹽，另行刊發關防。至湖南借撥漕折銀十萬兩，卽於運湘新鹽銷售項內，劃還湖南糧庫歸款。已於去冬咨明樞撫部院矣。

漢口轉運局李守宗稟添設分銷湘鹽照式，由：

湖南督銷分局前據黃道稟商已覆令不宜多設，以一事權。該守擬呈照式內所敘分四路行銷等語，應行改換。仰卽另刊飭發，大約祇分兩路。長沙爲一路，可銷十分之八。常德爲一路，可銷十分之二。常德走洞庭西湖與各屬走東湖者迥別也。岳州歸併長沙一路，猶鄂鹽先到武漢，再發售武穴也。湘潭距長沙九十里，益陽距長沙百餘里，本無分爲三路之理。此次所呈照式已注銷

簡單式存

官運湖鹽委員文守翼稟籌銷湖鹽章程，由：

據議籌銷湖鹽章程九條，第一條，分局之議，前據漢口轉運局李守具稟業經本部堂批明。湖省銷鹽大約祇分兩路，長沙為一路，常德為一路，分局不必多設。茲據稟稱：岳州不必過湖，益陽進林子口，在漢口時即須派撥分運，而所撥之員，多係東釐局員，兼辦不必另立鹽局，尙屬可行。岳州之勞丞常德之徐守，如稟由本部堂札委兼辦。黃道在湘潭人地不甚相宜。該道前稟請離潭銷差業經批准。即此次該守稟請黃道赴省局辦鹽亦經批准。正所以善全黃道也。湘潭釐鹽兩事，以另選賢員為妥。益陽靖港兩處，即由鄭道等下札可也。第二條，鹽行應查明股實之戶，曾經納帖者，方准開設。務令以現銀交易，鹽課兩交，并歸督銷局約束。如有拖欠，脫騙等事，即由局員提究詳辦。第三條，分局事宜，悉照總局一律辦理。誤解總局，彙同轉解。應否接辦後運，應隨時稟請本部堂核示。第四條，湖南新造船隻，如有願裝准鹽，據請由省局議定水腳，咨送泰局裝鹽事，屬可行。其船價仍照轉運定章，先由泰局發給若干成，餘由岸局找清為妥。第五條，泰州買鹽，處非難事。據稱探訪輿論，多願以鹽價課項呈繳督銷局，轉解泰州辦理。以商本而交官為經守，竊恐未必樂從。看似便宜，實多窒礙。第六條，鄰私充斥，非加重鄰稅不可。湖省應加粵釐，前准撫部院咨明，在於衡州每百斤加抽一百五十文，歸准永郴桂每百斤加抽一

百五十文歸湖。當經咨覆，俟准鹽運至長沙，湖省設立督銷局後，即照此數試辦。現在湖鹽已將次抵岸，正在設局督銷，所需加抽鄰私稅單，亦早經札發，應將加稅一事，趕緊舉辦。第七條，本部堂所辦官運成本，係借湖南米價，前經咨明撫部院，售出之銀，即還糧庫借款，現又准會撫部院來咨，金陵遣撤湘勇已請湖南籌發欠餉，亦須以鹽價歸款。是售出本利，不能一并撥解金陵。至售鹽細賬，豐裕號與豐盈號，必須各歸各算，斷不可稍有牽扯。是為至要。第八條，岳州縣尚有督銷考核，目前自可從緩。湖鹽到岸發售，收銀各數，應由鄭鹽道等按旬開摺，專差具報。第九條，分局一層，已於第一條內批示，至跌價搶售，大為鹽法之害，自宜禁止。可由督銷局出示曉諭，仰候錄批，咨明會撫部院，並札鄭鹽道等遵照。

湖北督銷局會稟：淹鹽提售，由：

據稟淹消救獲之鹽，提倉先售，至多以一百包為率，亦不必如此拘泥。受溼之鹽，多則提售可過百包，受溼之鹽少，則提售不必滿百包。每次須親自勘驗，視其潮溼之數，俾提售者稍溢其數，乃足體恤災商。餘鹽仍令挨賣，則情與法俱平矣。

湖南督銷局呈平餘津貼局用由：

查湖岸售價每百斤售銀四兩，據辦另收加平，及傾瀉工價銀二錢，每引即收一兩二錢，加以消耗包索餘斤，約計百斤再增二錢，共收一兩四錢。以每年額行八萬引計算，可得銀十一萬二

千兩，爲數甚鉅，即以盈餘繳公，而平色既無一定，開銷必難核實，流弊無窮，應行停止。嗣後各局售銀，應一律收庫平，庫色平。如參差，可由省局移取藩署庫砵，仿製頒發，色如低潮，尤可隨時剔換。現在湘省銷數甚暢，如果售價實可酌提，所提之價，應遵刊章以七成充餉，三成給商，斷不可稍違定章，致貽商販口實。仍將已收加平傾瀉銀兩，造冊報銷。凡利之所在，衆目環伺，總須光明洞達，使上下皆了然於心，了然於口，免致迷離傳播，別生波瀾。江西督銷局爲言官所糾，而查辦毫無實迹者，以平日恪守刊章，立於無過之地也。吾湘亦宜妥慎圖之。

江西督銷局稟建造立成堂公所，由：

立成堂公所，既於運商水販均資便利，暫搭篷屋，難以持久，自須改建瓦屋，以資辦公。所需工料銀兩，准照李爵督部堂批定之案，在於局費項下酌量借支，實成股實運商，擇節建造。應如何撥扣歸款，仍由該道妥議具覆。至該堂落成後，需用看守工食等項，爲數無多，每月應用若干，將來即由該道的核稟定。在於局用內開支，斷不可令商販指繳分文，致增成本，而叢弊發。本部堂辦公事，最不喜言捐字，擬字，即州縣稟稱捐廉倡辦某事，亦惡聞其說也。

江南鹽巡道詳查緝藉考夾私，由：

查應試士子，如敢包攬大夥私鹽，恃符闖卡，自應立時擊解，照例究辦。其寒士略帶食鹽，藉作考寓日用之需，爲數無多，於岸

銷無甚占礙，固不必專派教職稽查，亦毋庸官爲收買。

兩淮李運司元華稟到任情形：

運河水勢日涸，歸江各壩自宜趕堵。各場收鹽，每月衰旺，定有比較章程，應仍循照稽核督催。現在鄂湘各岸不患鹽少，而患鹽色不潔，鹽滴太重，必須切實講求，務使質淨色白，爲主。鹽務向爲利藪，從前浮靡之習，應掃除一切。尤宜慎者，初到之始，條呈必多。凡獻策之人，立言最易動聽，看似因公，其實無非爲私。該司情形未熟，固宜博採以廣見聞，亦勿輕信以致叢脞。所有已定各章，均經反覆推敲，不可輕議更張。如有應行變通之處，隨時稟候核示遵行。

江西督銷局稟覆堵緝鄰私，由：

查江西本淮銷極暢之序，程道經辦時，凡遇旺市，每旬省吳兩局銷至五千引以外。當時粵鹽亦如此收稅，而局銷有暢無滯。自該道接辦後，銷數逐漸短絀。本年截至十月止，較上年又短銷一萬四千餘引。披閱來稟，盡屬官樣文字，於前暢今滯之故，未能道其所以然。一味諉諸鄰私，且謂亂後商民不知有引地之說，若忘程道任內之會旺銷者，銷路之開，全恃水販。該道宜隨時傳見訪察利弊，待之如家人骨肉，體卹而護持之，使有利可圖，自然聞風踴躍。聞西岸商販，近來求見該道，頗不甚易。在上司之前，純用官氣，則其待商販概可知矣。宜乎司事弊發，該道全不得知，務須痛除官場習氣，實力整頓，毋徒以陸路私多爲文過之地。是爲至

囑

宿州尹致稟請將該州東省引地改食淮鹽由

宿州爲東省引地而與淮界毗連該州以頻年東引滯銷宿
民又利食淮鹽擬請改銷淮引此亦法窮思變之計惟兩省交界
引地往往不能盡如人意卽如鐵江在揚州對岸而不許食淮鹽
古人非故困鹽民也不如此則浙鹽之引地太隘也又如江西吉
安府屬之近粵界隴州府屬之近浙界湖北宜昌府屬之近川界
現爲鄰私侵灌幾成廢岸而兩淮不肯奏歸鄰省者因留此引地
希冀有規復之日若并此去之鄰私得步進步必致占地益廣東
省之宿州一岸亦同此情非特兩淮不便奏奪山東引地卽爲東
省計亦不應割地與淮紊亂舊章所謂礙難准行

湖南督銷局稟奉查湘省川私繞越由

查鄂湘兩省本係淮南引地暫准川鹽完稅行銷已屬權宜
至繞越偷漏以多報少之川私不特淮引大受侵害並有礙於楚
餉鄰省大吏皆有督銷淮引之責方宜密同淮局委員嚴緝鄰私
私淨則官自暢而餉自裕乃於該局稟准設立之巡緝率聽川販
一面之詞特札禁止是鄂中祖川之見惟恐川販不繞越不偷漏
從此川私橫行幾不許淮局委員過問於理既屬不順經江督批
准之件楚督竟無文牘咨商而逕札止之於情亦屬不安現在淮
南銷數日疲引地日削課源日絀場竈無出賸堆積如山深恐
竄丁滋事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本部堂責司權權引地不能不

爭緝私不得不嚴該局所設各巡船均應照常認真查驗緝獲川
私必須照章處罰其業經稟明擬在花廳開程慶礮並於衡州分
設局卡務卽趕緊舉辦不得因鄂省祖護川私稍涉畏難並候咨
明湖廣督部堂湖南北撫部院嗣後遇有川淮交涉事件應先咨
商辦理以符體制並札湖北督銷局淮運司一體遵照

兩淮方運司溶頤稟各岸加引接濟直隸賑需由

此項加引本部堂酌定西岸加二萬引每引捐銀六兩計十
二萬兩鄂岸加一萬引每引捐銀四兩計四萬兩統計每票五百
引該加西岸四十票鄂岸二十票湘岸二十票共銀二十萬兩西
岸分三綱循環鄂湘兩岸分兩綱循環皖岸不加所加之引均須
驗實掣簽先儘舊商如舊商無貨可驗或願認者不能足數再准
新商認領引票以昭公允卽乘公妥辦並將認定花名分別新
舊開摺具報查考

兩淮方運司溶頤稟勸種蠶桑情形

課桑養蠶實爲培養民氣善舉該司既籌議舉行卽仰飭令
印委各員妥議章程次第辦理仍隨時與鎮江江甯互相諮商期
彼此皆有利益也

兩淮方運司溶頤稟勸捐直省棉衣由

派捐總非善政本部堂素不以爲然惟念此次淮南各營商
掣獲新票獲利尙厚既據該司分岸核定捐數已由總局收繳姑
准如稟辦理其淮北雖據海分司面稟認捐是否按引派繳未據

議定該司既奉李督相函諭未便多求可否停止免捐之處應再由司妥議覆奪至通泰場商近來乏本收鹽備極艱窘毋庸一律派捐以示體卹

湖南督銷局稟湘省岸務與鄂省不同情形

頃覽湘岸情形昨經本部堂致覆該道一信已陳大概茲聞來稟謂添設各卡後川販漸漸衰足其已入腹地者亦尙就我範圍意在將緝私抽稅歸輪三層層層做到具見心精力果所論鄂能分界湘岸不能一律亦不爲無見本部堂前信擬將長岳岳常歸准者無非欲遏鄰鹽不使散漫無稽其讓澧州於川鹽者以其與荊州相近不欲拂鄂中護川之意也若湘省嚴辦抽稅鄰販日漸其少似較分界尤有把握將來與鄂中商定商章或即專爭鄰稅歸併督銷未始非計一俟鄂中議定即當接續商辦至所請將新增之二十票飭令捆運餘東呂匹上色場鹽直抵衡永寶三府引地設局分銷洵是推廣銷路之善策湘省新增之一萬引昨已批准歸入現網之末先運一次俟即札飭司棧暨湘岸轉運局傳諭各商務實上色場鹽運赴該三府試辦其售價自宜格外酌減方能敵私現在鄂岸每引擬減一兩二錢將來湘省通岸亦須照辦所有衡永寶三府准照所議每引酌減一兩八錢除一兩二錢照通岸核辦外其多減之六錢全歸商認核與該道所稟官認三之二商認三之一數適相符又鄂中鹽規前准李督部堂函覆毋庸議復業經剔除不入章程湘省自可先行議辦據擬以引數之

盈絀定鹽規之多寡所論甚是前據湖南利順與等稟南撫部院衙門擬每引提湖平銀一錢二分藩司鹽道擬每引各提湖平銀六分即可照辦按引扣解其兩湖督部堂衙門鄂商既不繳公費湘商未便歧異應暫從緩計議即將此項擬提之一錢二分移作各銷岸州縣之用究竟何衙門應貼若干應由該道確細妥議詳辦

湖北督銷局稟新隄設局章程由

川淮分界業已定議以設立分局推廣引爲第一要義該道擬將停撤之配銷局移設新隄作爲督銷分局事不宜緩函送章程八條第一條淮南運鹽前赴新隄需增水設腳卡緝私又增費用據擬仿照漢局一律於定價外加收行用分貼運腳卡費及該處原有鹽行帖費妥協之至開局伊始不妨各撥漢局存引濟銷以疏積滯而免脫誤等五條局卡用人尤宜認真揀選業訓導於川私路徑既能詳細指畫人亦辦事結實准如所稟派充總卡巡查前辦配銷局匡委員是否得力此次移設新隄能勝分局之任否未據稟及應由該道察看稟覆其餘何卡飭派何員應將銜名開摺報查第七條沙市局已裁撤其售存引鹽擬令原運各商轉運新隄所需水腳即於加售行用項下貼給准商自必樂從應飭趕速撥運與漢局撥往之鹽一律挨輪開售將售出引數按旬開摺附入漢局馳送查考第八條分界後新隄尚存川鹽若干自應查數定限趕銷凡武漢黃德四府屬所有川鹽均應查數立限

務令逾限銷訖。限外如有川私入境。拿獲後，即將私船焚燒示衆。方足以昭炯戒。其餘各條均屬周妥。悉照所議辦理。

江督署通商科

上海機器局委員徐壽等稟條陳輪船製器四條

來稟所陳，似多出於揣摩之詞，未得要領。總製造船船，係由總署與外國公使議定，爲借法自強之一事。興造時，所用極大木料，與銅板鐵板之類，無一不取材外洋，不僅鐵之一項也。即專以鐵言，如輪船應用通長大鐵軸，斷非中國所能鑄造。設一旦無從購運，此事即當作罷論。縱能自設鐵廠，亦復何爲？故目下祇可乘此機會，量力試辦，不後預計他日之何如也。第二條，鐵與船相配而行，船成時自必由局中酌量安設大礮。聞上海局中於六十四磅以上之礮，實未能製。蓋人事物力均有所限，未易勉強擴充。然礮亦不必過大，軍事固須利器，然究以選擇將材爲先務。第三條，行船與管機自是兩事，洋船所用諸色目人，有大鐵櫃、二鐵櫃、之稱，即管機之類。今日果能學製他日，或可管理此事。若行船則外國謂之船主，中國謂之舵工，非熟習風雲沙線之人，不可令充其選。製船與駕船，豈能合爲一手？第四條，製造必從圖說入門。聞上海局中洋匠向來專造輪船，本有成書可據。第有各種船式，爲該匠所未曾經造者，即不能依圖立說，是必得圖而後能製造。亦必且造且困，且思且通，而後能繪圖也。至外國書不難於購求，而難於翻譯，必得熟諳洋文而又深諳算造，且別具會心者，方能闡明

106
祕要，未易言耳。滬局開設已近二年，在局委員，必均能見於此。該員等此番赴局，宜遵諭專心襄辦輪船。能於一年之內，趕速製造成一二隻，乃爲不負委用。其輪船以外之事，勿遽推廣。言之精心，廣願而出之，以約旨卑思，庶其有濟切切。

鎮江關稟英美領事請開寶華山一帶煤礦由

煤礦係自然之地利，借洋人之機器，俾華人做效，而永收其利，未始全不可行。前應道所議條約冊內，以爲可行。本部堂亦從而聽之。昨總理衙門函開，與蒲公使訂約各條，則煤礦亦中國礙難辦理之事。囑蒲公使往各國將礙難情形，細爲道達。頃蒲公使來金陵，與本部堂相見兩次，並未提及煤礦一事，是於總理衙門所囑，已恪遵而謹行矣。該領事等所請，應無庸議。

九江道稟稅司康發達偏執妄爲請撤換由

三月十八日，該關稅司康發達到省稟見，面遞三摺，皆照錄稅司與關道來往函件。一係因稅司欲裁籌算書辦內羅繼琛一名，該道未允。一係因該道管省將洋務照會稅司，會同新關委員商辦該稅司不以會商字樣爲然，一係因會委字樣彼此爭說，致借驗貨爲題，令委員讓出小房一間，爲打手寫字房。該道未允。本部堂當因此三事均屬細故，自宜隨時了結。爲是。查關上書辦辛工，雖由稅司開支，而銀錢出自關庫七名之額，本經稟定有案。羅繼琛又無貽誤之處，淡時虛糜無幾，旺時免再添募，自應仍循其舊。其委員所住之房，相沿已久，不必忽令遷讓。打手寫字向來本

有一房，亦不必改作驗貨之廳。驗貨亦不須逐件起岸。此事亦應仍循其舊。至關道督省知照稅司會委商辦洋稅事務，雖係後道，辦過有案。然會同二字究屬不妥，即如司道例係平行，司若公出，祇可飭府代行，而不能札府與道會同辦事。又如道員與總兵例係平行，而副將之同城者，亦係與道員平行。道若公出，亦祇可飭府代行，其委員佐雜等官，雖不歸副將管轄，而亦不能令委員與副將會同辦事也。稅務司與關道共事，雖不能如司道之確應平行，而與道協平行，則彷彿相似。文武之不相統轄，與中外之不相統轄，亦彷彿相似。且稅司非監督屬員可比，已載入章程之內。嗣後關道公出，凡洋務應辦事件，雖暗中由委員經理，而公牘應改爲由知府代辦，不宜用會商委員字樣。康稅司稟見之後，本部堂令於次日聽候吩咐。至十九日該稅司令通事前來請示，本部堂面諭以書辦讓房二節，應仍其舊，其會商委員一節，許以事後不用會委商辦字樣。諭知去後，正擬函告該道，茲據具稟前來，於會委商辦彼此爭競之處，未據敘及。另稟該稅司有營私舞弊之事，請即咨撤。但洋人性情強硬，總須曉之以情，諭之以理，乃能輸服。今本部堂甫經吩咐去後，未滿十日，不便遽爾議撤該稅司回滬，是否逾諭辦理，能否虛心斂戢，仰再細心察看，倘仍任性妄爲，即將該稅司營私舞弊指出實在憑證，專案稟報，以憑咨飭撤換可也。

九江關稟請撤換稅司一案。

曾文正公批牘 卷六

此案前經本署大臣準情酌理，批飭了結，原期省筆舌之爭，凡與洋人交際，小事可許者，宜示以寬大，平恕大事不可許者，宜始終堅執力爭。若小事處處爭競，則大事或反有放鬆之時。不分大小，朝夕爭辯，徒爲彼族所輕視也。稅務司爲中國効力，未能熟諳規矩，果其不礙大體者，亦可曲示寬容，各關皆然。今據錄送該稅司康發達回滬後末次照會，雖仍請飭委員遷讓，然亦聲明或俟通商大臣來函經辦之句。該道業已接奉批示，即應鈔批照會該稅司。縱不全鈔，亦宜將批中事理明晰告知。裁革書辦讓房二層，曲在稅司，委員會辦一層，曲在該關。彼見剖斷平允，或者服理輸情，不復多事。乃該關匿批不說，而反稱「通商大臣來函，本道并未接到。」待之不以誠信，徒將該稅司改刊起貨報單爲營私之據，一再請咨撤換。其於向來起貨報單式樣，又不同時送來，是所改款式，損益若何，無憑查核。實屬辦事輕率，應否將該稅司立即撤換，候咨請總理衙門核奪，另稟請於京城同文館中擇人分發各關，作爲委員一節，在無事時言之，尙屬閤中立論；在有事時言之，則爲節外生枝。候咨總理衙門察酌，仰將向來起貨報單式檢出一紙，送核。

上海機器局稟購料限期，及查明已到未到，繕呈清摺，由

此係訂購外洋大批料物，惟造船案內尙有購自上海香港，木料，共有幾起，已未運到。未據一併具報，仰再查明訂購料物，俟有到滬者，另行開摺報查。至各色料物，購運既屬不易，尤宜加

意點檢工程一事，最忌匠人偷漏。若承辦各員稽核稍疏，必至漫無限制，暗地銷餉。採時則多，用時則缺。昔人於竹頭木屑，經營周緻。該局所辦多係珍物，正宜師法。此意庶不至隨時缺乏。譬之為學，採辦多儲者，日知其所亡也。檢點恐失者，月無忘其所能也。嗣後應於各項物料，立一四柱簡明冊。每料舊管若干，新收若干，開除若干，實在若干。每月底該道府等照冊查點一次。三箇月報明督撫衙門一次。規模雖甚宏大，條理卻極謹嚴，則善矣。

華商吳南記等稟集賞購辦輪船試行漕運，請示由：

承運海漕，在輪船為創舉，非通盤籌畫不能率行定議。在沙船為常業，非萬不獲已，亦未便遽作改圖。去年上海道轉呈咨承所擬章程，今年沙船商趙立誠等一稟，均經明白批示在案。茲復據該商等來稟，意謂輪船與沙船可以並運不悖，尙屬持平之論。惟置備海船，究以裝貨攬載為第一義，以運漕辦公為第二義。前任常鎮許道會遞說帖，亦係招商集賞購買輪船。其說以春夏承運海漕，秋冬攬裝客貨。本部堂比與面商，謂海漕仍須先儘沙船。其次或用輪船，或用夾板，并未許以漕概用輪船。蓋商以保全本錢為重，先求包運全漕，為入款之大宗，所以顧成本也。官以不誤公事為重，先儘沙船，所以卸疲商，念舊誼也。次兼用輪船夾板，所以廣招徠，備闕乏也。該商等所稟，并未言及攬載客貨一層，似專靠運漕為生活者。恐益於公者少，而損於私者甚大。計二月至五月，四箇月中，每輪船不過往返運米六次。其餘八箇月，該商等須

另謀生意，細細算計，乃為自全之道。本部堂甚願各商集賞購船，補海運船隻之不足，而又恐各商籌畫不細，或致虧本，不得不詳為指示，仰蘇松太道明晰傳諭知照。

揚州府孫守揚州營朱參將會稟戴德生來揚傳教，民人獲有屍孩，動念解散，由：

洋人設立育嬰堂名目，原為條約所未載。上年法教士金絨三來揚，私在三義閣租房，欲立育嬰堂，即據稟報，有謠言衆多，紛紛傳說之語。彼時稟經批示後，如果即能查詰來歷，並將中國本有育嬰善舉，無須外國再為設堂。該教士當不復私行收養。該士民等亦得釋然，不致積忿生事。茲聞江都縣另稟查驗起出死嬰，均係女屍，情形可慘。其有無取眼、取腦、情事，介在疑似之間。無怪乎民間公忿，不約而同。即如該堂之陸榮仁所供，今年死掉四十多箇嬰孩，皆乳媽踏死的等語，此尤為切要供詞。是育嬰而反以害嬰，其中即無別故，亦不足取信於民。據鈔呈戴教士一函，並無言及焚燬器物書籍之語。既經當時彈壓解散，自屬無可查究。現在該堂門已鎖閉，如該洋人再行前來，應即勸令於數月之內不可赴揚，免生他變。俟本部堂將此案詳細咨明總理衙門，總署商之公使，訂定各教士斷無取腦取眼行徑，由本部堂大張告示，俾揚州士民曉然共知。然後傳教士奉文而來，自不至與之為難。中外相信，庶諸事毫無扞格。告示未到之先，切囑其不宜冒昧復往，迨激出事變，再求懲治補救之法，則已晚矣。此不特保全揚民，

正所以保全教士也。至私代賃房，既已查係黃姓彭姓所爲，仰卽催差在提交案究懲，並將各領事索去示稿，刻日錄送查核。

常鎮蔡道稟鎮江民人因洋人租屋滋事一案

查城內建堂之案，同治四年開法國教士在浙江會稽縣賃屋，咨准總理衙門核復：「內地建堂由來已久，但傳教士究係外國之人，如實地爲建堂之用，其賣契內，祇可載明「賣作本處天主教堂公產」字樣，若係洋人在內地置買私產，與條約不合，仍應禁止」等因。轉行在案。近年江甯安慶所辦法國教堂立契，均照此辦理。今鎮江本係通商口岸，江皖既已允准立堂，並給公所鎮江同事一律，卽在城內賃屋設堂，亦屬應准之事。此次英教士戴德生在鎮所租夏姓房屋，該道按約查理，並無錯處。惟當夏季氏控告退租，該道既與英委員阿林格說明，允願另覓其時，卽應詳告丹徒王令飭其料理清楚，另覓了結。該道不及詳囑妥辦，而遽行赴蘇，王令不責夏姓先相後退之非，又不另爲覓屋以弭弊端，均有不合。王令業因另案撤委，應免置議。該道雖失之疏忽，各不至於撤參所請改委之處，應無庸議。夏姓始則違例私租，後則婦女控退，本應懲究。惟懲究夏履之惡，反憐洋人之忌，若懲究夏李氏，堅執仍租夏姓之屋，又恐愚民疑忿，激成事變。查同治五六年間，法國雷教士在安慶已買安慶蓮寺之屋，因紳民懷疑不允，改作書院公所，經府縣在城外擇買堂基，城內另租公所。雷教士始欣然允從。鎮江亦可仿照安慶之例，仰該道督同府縣於城內

另租公所，妥辦稟復。如洋人不甚樂從，則俟麥領事來金陵時，本部堂再與之面商定奪。至租屋傳教，必須百姓出賃者，赴縣呈明方准成交。一則恐外國教士並非安分無過之人，與中國刁民私相授受。二則恐姦民僞契盜賣，使教士之買者喫虧。三則與上海租地先行報明查視，再行稅契辦法亦屬一律。四則與會稽案內祇准買立教堂，不准置買私產亦屬相符。仰將此四層與領事暨各洋人反覆陳說，當可信從。仍將傳教條條約准行開導士民，務使人人共知，不必與之爲難。如再有聚衆生事，斷難姑容。不論兵民旗漢概卽擇尤擊辦，以示儆戒切切。

華商吳南記等稟集資購賃輪船運漕由

集資購船之舉，總以便商利用爲要義。前因該商等所稟於自全之道未能盡善，當經明晰指示，茲據稟復，如准分運三成，商本卽不致虧折等情。本部堂詳加籌畫，海運向用沙船裝運，久著成效。近來雖因生意冷淡，船隻日少，然所存尚有數百號，儘可挑用。卽有不敷，可令頭批回空之船，再行免運。如本屆江北漕米，參用蘇浙回空沙船，並無遲誤，而閩省捐辦之米，於五月間雇用沙船十六號，早經抵津，亦是明證。縱明年米數較多，尙可仿照此法，南裝北卸，輾轉轉運，尙不虞缺乏。卽或輪船分裝，亦斷不能至三成之多。本屆漕數多寡難定，前批約計四箇月者，祇就輪船論，可裝之月數，不論沙船分裝之成數，誠以輪船尙未試運，恐有窒礙也。天津大沽海口爲米船進口要道，河勢窄淺，十曲九灣，本年

宜判等縣採買之米，係用夾板試運，乃頭號裝米八千石，不能進口。由洋商雇船撥去四千石，始得前行。而所起之米，每袋須虧折一二升，每石又須剝價四分，加之棧租，每一萬石，月需銀四百兩，臨月即加一倍。以致商人賠累，大有悔心。輪舟船身長大，火力迅速，河面掉轉不靈，隨時甚費周章。而水腳一切，又比沙船多銀一錢，剝船棧租，處處需費。於商既多不便，於官亦殊不便。再三斟酌，目下祇可試辦，以少為貴。俟將來江西湖廣等省漕米議及海運，該商等再行多購，另議可也。仰蘇松太道明晰傳諭知照。

劉法國領事文稿

為劉復事。據該總領事於七月十七日申陳一件，八月二十一日，又具申陳一件，各等情。前來本大臣均已閱悉。其見該總領事，深明條約，立言公正，洵為嘉慰。查金司鐸前在淮安地方借名買屋，立契後，又自填天主堂字樣，迹近欺騙。誠如該總領事所云：此金司鐸之過也。本大臣並不另責其非，所有在淮私買之屋，已滋議於前。惟該屋是否可以為教士建堂之用，有無關礙。居民情事，抑應如安慶之案，在城外擇買堂基，在城內另租公所，已飭淮安府縣妥速查辦。申復。另再劉知。至貴國傳教司鐸，據申皆是安分良善之士，倘有不遵和約，或置私產者，該總領事當隨時核辦。切禁等語。本大臣聞之，嘉悅固無不釋之疑。懷而教士之置屋建堂，先經本大臣按照條約，一再剴切飭屬，曉示百姓。原期地方官查酌相宜，不使教中與虧。各教士當可體會此意。坦然明言辦

理，不必私相授受，轉生事端。迨事後補救，已屬無益矣。此外設立育嬰堂，收養男女幼孩，實為各國條約所無。如昨揚州百姓誤接英國教堂之事，係由金司鐸在揚私租房屋，收養育嬰幼孩，死傷太多。據江都縣查訊，李得義供已埋了十四箇嬰孩。據陸榮仁供：今年堂內死了四十多箇嬰孩，皆乳媽踏踏死的。百姓謠傳育嬰有將幼孩挖眼挖心之事，本已懷疑，又見死傷太多，相驗均係女屍，致激眾怒，誤擾英國教堂。而法國之堂亦即盡行鎖閉，並無一人。後經本大臣派員赴揚開導百姓，以嬰孩死傷雖多，是醫生乳媽之咎，非教士之過。並無挖眼挖心等弊，民怨稍止。現理英國教堂之案，本大臣祇就本案究辦，并不咎及金司鐸。欲以護教士而全和好也。茲據申陳內所言，明係為揚州一案而設。是以一併摘略告知。但嬰育一項，乃中國自辦善舉，與外國人無涉。故條約內無此名目。況教士縱有善心，而經理之人不妥，與乳媽任意踏踏，死傷嬰孩太多，使教士暗損陰德，又累聲名，殊屬不便。務望該總領事力勸教士，嗣後到處祇宜傳教，不可設堂育嬰。庶民間知傳教，係條約所准，育嬰乃條約所無。既不育嬰，即無挖眼挖心之說。人人共曉，何患謠言不息。何患民教不能相安。本大臣所見如此。當咨請總理衙門與公使商之，并望該總領事查酌妥議，隨時具復。又據來申內，以淮安府案內批示，按本大臣之意，教士買地須領事官幫辦。云云。和約內無此明文，該總領事力加辯論。在此節恐係因誤會所致。緣傳教士初入內地，未經呈出印照，中國無由

悉其來歷，必須有領事申請之文，方憑酌辦。非謂教士買地由領事官從中幫辦也。本大臣批示內，並無此說，或係地方官告示內詞意未及分析，致成誤解。據後一次來申閱悉，丹徒縣告示內載：入批示，尤爲明晰。是該總領事於此層已釋然無疑矣。須至劄復者。

吳道稟規畫操練輪船大局，由

該道親歷重洋，續行規畫操練輪船事宜，具見不畏煩難，實心任事。仰即督率各船，加意演習，並再博訪西法，斟酌講求洋務，爲當今第一艱巨之事。若於操練輪船之中，而能本末巨細水陸一一廉到，則海上應敵，已非漫無把握，自強之基立矣。勉之望之。

尋常演算之時，忽逢難題，窮思冥索，未易解答，試問：精神上所感痛苦何如？

倘君已備

算術難題五問詳解

於一切困難，即可徹底解決，

下筆敏捷如飛，毫無思索之苦。

「所選材料」：完全與日常生活有關的，個個算題，切合實用，包羅美備。舉一反三，有駕輕就熟之妙。

「解答順序」：一擬題，二公式，三詳解 重要之處，俱加圖例，剝繭抽絲，無異熱心教師，當面指導。

「編制方式」：先整數，次分數，從簡單至複雜，關於四則算術最不易解答而又常遇的難題，一覽無遺。

本書為算術書中僅有之創作，從四則習題之基本訓練中，使人人獲得數學之深切認識與應用，包括算題五百個，分為五十二類，每一算題，必用淺顯的文字，推究其原理，闡明其變化，與普通算術課本之編制與內容，截然不同，讀者備此一書，以供參考，不特任何難題，俱可自由解答，且一經統習，於日常或考試計算時，可養成敏捷之習慣。